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虚假的事实

上卷

故乡与祖国

〔印度〕耶谢巴尔著

金鼎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虚假的事实

上卷

故乡与祖国

〔印度〕耶谢巴尔著

金鼎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Yashpal
JHUTHA SACH

Copyright © 1958, 1960 by Yashpal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Viplava Karyalaya,
335 - B, Mahanagar, Lucknow, UP 226996, India
The Publisher wishes to thank
Viplava Karyalaya for making this edition possible
版权属 Yashpal 所有
©此中文本的翻译出版获 Viplava Karyalaya 授权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虚假的事实
故乡与祖国
上 卷
〔印度〕耶谢巴尔 著
金鼎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625 插页 5 字数 393,000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327-0648-6/I·317
定价:22.60元

译者前言

耶谢巴尔是继普列姆昌德以后印度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于1903年12月3日出生在北方邦的费罗兹布尔。父亲希拉拉尔是一位普通商人,开设了一间小店铺。母亲布雷姆黛维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学校当教员。母亲为了使他受到良好的教育,把他带到拉合尔念书。他中学毕业后进入拉合尔的国民学院学习,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该院的附属学校里教书。

耶谢巴尔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甘地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后来,他对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等主张不满,与著名爱国志士珀格德·辛哈等人一起从事反英的地下暴力活动,成为反英爱国组织“印度斯坦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军”的重要成员。1931年,珀格德·辛哈及“印度斯坦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军”的领导人金德拉夏克尔·阿贾德等人相继牺牲,耶谢巴尔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1932年,耶谢巴尔在阿拉哈巴德与警察交火时因子弹用尽而被捕入狱,被判处14年徒刑。1936年,他在伯雷利监狱中与布尔加什沃迪结婚。1937年,国大党在几个邦成立政府,决定释放政治犯。耶谢巴尔于1938年3月2日被提前释放。获释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耶谢巴尔从小热爱文学,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创作。但是,第

一部公开发表的著作《在鸟笼里飞翔》(短篇小说集)是在 1939 年出版的。因此,印度学者和国外学者都认为耶谢巴尔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 1939 年。他一生共写了 40 余部著作。其中包括 14 部长篇小说、16 部短篇小说集(约 200 篇左右)、一个剧本集(4 个剧本)、10 部文集和 3 部回忆录。此外,还主编过《起义》和《暴动者》两本杂志。他曾获印度文学研究院奖、尼赫鲁奖和代沃文学奖。印度文学会创作委员会和阿格拉大学曾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1976 年 12 月 26 日,耶谢巴尔因心脏病在勒克瑙市默哈纳格尔的寓所中逝世,终年 73 岁。12 月 27 日,印度政府为他举行国葬,遗体在舍姆尚火化。12 月 28 日,北方邦首席部长主持了为他举行的追悼会,并决定将他故居前面的大道命名为“耶谢巴尔路”。

《虚假的事实》是耶谢巴尔的代表作,发表于 1960 年。它通过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兄妹两人(哥哥布里和妹妹达拉)的不同遭遇和不同生活道路,写出了 1942 年到 1947 年这一历史时期内南亚次大陆人民的悲惨命运,和印度独立后十年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作品出版后,不少评论家认为它是“印地语中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

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即上卷的题目是《故乡与祖国》,故事发生的时间是 1942 年到 1947 年,即印巴分治与印度独立这段时期。作品的主人公布里是拉合尔一位中学教员的儿子、硕士研究生,他于 1943 年参加反英反战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1945 年 5 月,英国政府为了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将他释放出狱。他出狱后立即受到穷困的折磨,发现监狱外面的生活还不如监狱里面。他不可能继续学习,不得

不为生活东奔西走。他去当家庭教师,但由于学生是一个年轻浪漫的女孩子,她不好好学习而找机会与他调情,使他不得不辞去这份工作。他在狱中写的小说发表后获得社会上的好评,他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但仍为失业而苦恼。他去一家报社担任编辑工作,但由于写文章谴责教族主义而被解职。他翻译小说,替别人代笔写历史教科书,受到书商和学阀的剥削,收入十分微薄。这时,一位漂亮的阔小姐甘娜格闯进了他的生活。他们两个人产生了爱情。甘娜格爱上了布里的文学天才,不顾家庭反对,一定要与他结婚。1947年夏天,甘娜格在奈尼塔耳避暑,写信要布里前去约会。布里于8月初来到奈尼塔耳。后来,他去勒克瑙找工作,碰了壁,于8月14日回奈尼塔耳,参加了8月15日举行的印度独立庆祝活动。这时,教族冲突越来越严重。拉合尔划归巴基斯坦。布里离开奈尼塔耳,想去拉合尔迎接家里人。在路上,目睹印度教徒屠杀穆斯林和凌辱穆斯林妇女的悲惨情景,他自己也几乎丧命。他去难民营寻找家人,没有找到。

布里的妹妹达拉是本书另一个主人公,她在194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她与穆斯林青年、共产党人阿瑟德互相爱慕,但是家里人却把她许配给一个大资本家的浪荡公子。新婚之夜,她被丈夫毒打了一顿。当晚,穆斯林教族分子进攻印度教徒地区。她从楼上跳下来,幸免于死,但又被歹徒奸污。一位好心的穆斯林老头儿收留了她,劝她改信伊斯兰教。她不同意,只得离开,经过各种磨难,受尽各种凌辱,最后才来到印度。

第二卷即下卷的题目为《国家的未来》,写的是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57年大选这段时期。布里来到贾朗达尔,走投无路,在一家烤饼店里当临时工,遇见同狱的难友苏德。苏德曾于1946年当选为贾朗达尔地区的议员,现在是该地区国大党的负

责人。他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帮助布里把穆斯林丢下的一家印刷厂交给他经营。布里有了苏德这个靠山,在政治上不断往上爬,卷进国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漩涡,充当苏德的喉舌和打手,最后甚至暗中陷害自己的妹妹达拉。在生活上,他追求享受,忘记了自己的恋人而一度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他成为印度独立后的一个新贵。

达拉历尽灾难,来到印度,先到阿姆利则,后到德里。开始时,她在难民营里做一些抄写工作,想找职业,碰了很多钉子,最后,终于找到当家庭教师的职业。有一次,男主人带她出去,她因而遭到太太的辱骂,不得不辞去这份工作。接着,她在国家复兴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工作出色,被调到中央秘书处。她虽然地位日高,但却不忘记为人民做好事。她遇到了父亲的学生布兰纳特博士。布兰纳特是印度计划委员会工业部的经济顾问。由于他思想比较开明而成为保守派苏德的政敌。达拉与布兰纳特互相爱慕,准备结婚。苏德唆使达拉的前夫出来捣乱,但她冲破重重阻力,终于与布兰纳特成为眷属。

以上介绍的只是这部书的主要情节。它的内容远不止这些。总的来说,它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反映了40年代至50年代的整个印度社会,描述了这15年间印度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

1947年8月到10月间,南亚次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骇人听闻的教族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旁遮普省有50余万人被杀,蒙受各种损失和无家可归的人数达1200万之多。本来,故乡与祖国是统一的。自己的故乡就在自己的祖国。然而,现在这二者却无缘无故地被人为地分开,数以千万计的男女老幼不得不离开故乡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国家去。这种事情听起来似

乎荒唐,但却是 1947 年南亚次大陆的现实。在这场大屠杀中,损失最惨重的是拉合尔市。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抓住拉合尔这个典型环境,利用自己对拉合尔非常熟悉的有利条件,把一幕一幕的悲剧展现在读者面前,要人们牢牢记住这个血的教训,千万不要让这惨绝人寰的历史重演。

印度独立后,摆在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国家的前途如何?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谁手上?作者通过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矛盾斗争的揭露,告诉人们:决定国家前途的不是领袖和部长们,而应该是人民大众。这是一位进步作家发自内心的呼声。

本书中写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些人物虽着笔不多,仍然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作者刻划最深的是布里和达拉。他们兄妹俩虽然生在同一个家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在上卷里,布里原来是一个热情、正直、对待爱情很严肃的青年。而在下卷里,由于地位变了,他竟成为一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对爱情极不负责任的小政客。达拉跟她的哥哥则完全不一样,她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却爱上了一个共产党人阿瑟德,她还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她对爱情也是十分坚贞的。她爱上了阿瑟德,而阿瑟德是一个穆斯林。她勇敢地向教族主义思想挑战,甚至准备要跟阿瑟德一同出走。在下卷中,她虽然进入政府部门,但时刻关心劳苦大众的利益;她对布兰纳特的感情也十分真挚感人。兄妹两人的性格黑白分明,作者对他们的形象的刻划是十分成功的。

此外,作者也花了很多笔墨塑造出甘娜格这个人物。她出身于富裕家庭,生活上没有受过什么苦。她的性格主要表现在对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追求上。她爱上布里是因为他的文学天才。这种爱情是纯真的。后来,她发现布里另有新欢,毅然抛

弃了他,而与吉尔结婚。这是一个勇敢地摆脱一切束缚去追求自由婚姻的妇女典型。

作者还刻画了苏德这样一个人物。这位国大党元老表面上不贪污受贿,生活俭朴,然而,却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在“艰苦朴素”的外衣下争权夺势,暴露出他的丑恶的灵魂。

这部小说为何名《虚假的事实》,作者本人为此特地写了一个“必要的说明”,置于正文之前,使读者可以理解他的意图,因此我们不再多做解释了。

我们把这部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一方面是为了使我国人民对这位著名作家和他的作品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我国人民对印度人民那段灾难深重的历史有所了解,从而促进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文化交流。

明年是中印两国建交五十周年。我们谨以此书作为对中印两国人民的献礼。祝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金鼎汉

1999年11月于北京大学

我用虚构的方式写出事实，把它奉献给
人民群众。他们虽然经常受到欺骗，但从未
失去追求事实的信心与勇气。

耶谢巴尔

必要的说明

本书企图尽可能通过历史事实描述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为了使小说中的场面符合历史事实,并能使人信服,书中出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是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历史人物。

书中描写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但是,全书的整个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它是小说而不是历史。

书中所有的人物也都是虚构的,如:达拉、布里、甘娜格、吉尔、纳特博士、奈耶尔、苏德、索姆拉杰、拉瓦德、伊沙格、阿瑟德和总理等。

耶谢巴尔



婆婆断气的时候两个儿媳妇都在场。

大儿媳要弟媳妇按照老规矩放声大哭，向邻居报丧。

弟媳妇一时心慌意乱，哭不出声。大儿媳只得遵照报丧的规矩，自己走到窗前，扯开嗓门嚎啕痛哭起来，活像一只被箭射中的老鹰，发出令人心酸的哀鸣。

全胡同的人都惊醒了。街坊邻居的女人梅拉黛伊，拉萝，加尔达萝，森德高尔，比德姆黛伊和吉万都来了。大家都捶着胸脯放声大哭。她们一边哭一边对老人归天时的情形表示满意：她老人家真是高寿！真幸福！去世时儿孙满堂……她真有福气！

男人们也都来到胡同里，聚集在门外的台阶上。大家都为拉姆卢帕亚老师和拉姆杰瓦亚先生丧母表示哀悼，并且说了一些人世间沧海桑田变化无常之类的话来劝慰他们。

老人从前常住在大儿子拉姆杰瓦亚家里。拉姆杰瓦亚是火车站邮包管理处的职员，在那儿干了二十六年。他在菩提树街区的乌吉胡同买了两幢破房子，把它们改建成为两栋三层楼的楼房。为了增加收入，他们除出租一栋楼房外，还把自己住的这栋楼房也腾出一半租给别人居住。

拉姆杰瓦亚的大儿子已经结婚了。儿子和儿媳住了一间房。家里其他人的房间都安排得很好，唯独老母亲没有地方居

住。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没有必要给老人单独安排什么住处。

拉姆杰瓦亚的老婆脾气很坏。成了两栋房屋的女主人以后，她的舌头就更加不饶人了。如果她婆婆一时不高兴，对她说了什么刺耳的话，这位已经也当了婆婆的儿媳就会反唇相讥。有时候她们会争吵起来。这时老婆婆就会想起大儿子从前的媳妇是多么贤慧。她一气之下，把几件换洗衣服包起来挟在腋下，到波拉邦泰胡同去住在小儿子家里。可是过几天以后，要么因为拉姆杰瓦亚主动来接她，要么因为小儿子家的地方很窄，住不下，或者因为她想念自己的孙子们，于是她又回到乌吉胡同来了。可是一九四二年冬天，她到小儿子家里来以后着了凉，得了肺炎。虽然两个儿子多方奔走求医，但是母亲的沉疴已经无法医治了。

拉姆卢帕亚是迪·艾·维学校^①的教员，有改良主义思想。他主张不用旧方式为母亲治丧，只唱唱圣歌和举行祭神的仪式就行了。胡同里的妇女们听说不照老规矩办理丧事都感到很吃惊，纷纷提出不同的意见：“哎，这怎么行！她老人家有福气，儿孙满堂，连孙媳妇都见到了。如果像她这样的老人家还不能热热闹闹地举行丧礼，难道只有年轻人死了以后才能这么做不成？”

老人是在拉姆卢帕亚家去世的，丧事要在他家里办。但她又是拉姆杰瓦亚的母亲，她的丧事是否办得体面也跟他有关。拉姆卢帕亚是一位穷教员，很难把这位有福气的老太太的丧事办得讲究，办得有排场。拉姆杰瓦亚的家就在这个城里，可是母亲竟然死在弟弟家里，这一点使他感到很遗憾，很难堪。因此，虽然母亲的丧事在弟弟家里办，但是他为了表示孝心，把全部费

^① 印度教徒的学校。

用和需要做的事情都承担下来了。

拉姆卢帕亚住的房屋是租来的，住房在楼上，楼下的院子里有一个水龙头。旁边的小屋是房东放布匹的仓库。楼上还有一间小屋，一间厨房和一个过道。吊丧的人不能照一般规矩坐在他家的楼上。他们两兄弟的岳父家要来，农村的亲戚也要来。拉姆卢帕亚的隔壁邻居是邮局职员比鲁默尔和保险公司职员迪加拉姆。他们的房屋后面有一条大约一码宽的小路，路那边有一块小小的空地。胡同里的人常常用这块空地办红白喜事。现在为了办丧事，在这块空地上铺了席子。

“觉醒社”^①的姐妹们听到老太太去世的消息也都赶来了。她们宣传在社会上移风易俗，建立良好的风尚；主张为老人办丧事不要采取妇女嚎丧的办法，而只是唱一唱圣歌就行了。大儿媳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说道：“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老规矩？这样做会使自己丢脸。人们会瞧不起我们，说我们怕花钱……”

她找来了理发师的妻子——嚎丧老手高兰。所有的女人都穿上了传统的嚎丧服。下身是黑色裙子，头和上身披着细布大围巾，这些围巾都是用灰土染过的。高兰和死者的两个儿媳妇坐在中间。其他女人按亲属关系的远近围成圈坐着，越是近亲越靠近中心。

高兰开始念祭奠词：“以罗摩^②的名义祭奠亡魂！”

妇女们随声朗诵：“以罗摩的名义祭奠亡魂！”

高兰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祭奠去世的老母亲：“先妣大人福寿全归！”

妇女们齐声念道：“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① 宣传社会改良的一个群众性组织。

② 罗摩，印度教神名。

高兰念道：“先妣大人权威无比。”

妇女们念道：“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高兰念道：“先妣大人富甲一方。”

妇女们念道：“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祭奠开始时，妇女们都同时把手放在胸脯上。高兰为了表示悲痛，轻声细语地念着祭奠词，妇女们一边念着“呜呼哀哉！呜呼哀哉！”一边用双手捶打胸脯。念祭奠词和捶打身体的动作都按一定的次序进行。她们先用手敲胸脯；然后敲大腿和胸脯；最后敲大腿、胸脯和脸。大家都随着高兰的指挥忽紧忽慢地动作。有时候动作忽然加快起来，她们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高兰小心而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她们。如果有人隔着墙闭上眼睛听这些妇女们捶胸脯，会以为很多动作熟练的士兵在操练齐步走或者快步走。如果有人动作错了，高兰会马上把她纠正过来。

祭奠的悲哀程度是由对死者的怀念程度来决定的。老年人死了不如年轻人死了那样令人悲痛。拉姆杰瓦亚的母亲之死与其说给人带来忧伤，不如说给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喜悦。但是举行丧礼却不能马马虎虎。老人在世时所受到的种种轻视与怠慢应该由死后受到的礼遇来补偿。

祭奠时每念一次“呜呼哀哉”和捶胸脯一次大约需要四五分钟时间。动作开始和动作结束都由高兰指挥。动作停止时她们就谈论过去的祭奠和孩子们的亲事等问题。一些远房亲戚家的妇女们手里干着活围着举行祭奠的妇女们，谈论一些别的事情。她们既然在场，就表明她们已经尽到了哀悼的责任。表示哀悼的程度也是由亲属关系的远近决定的。同一家族而非近亲的妇女以及一般认识的妇女穿普通衣服来就行了。家里人除了未出

嫁的女孩子和新婚媳妇外都得穿孝服。对老年人的祭奠表明对死者一生的评价。按规矩，死者的未婚孙女和孙媳妇都要盛装参加。

屋外的台阶上铺着粗线毯，男人们坐在线毯上向死者表示哀悼。两兄弟的头发和胡子都剃得光光的。他们悲痛欲绝地坐在吊孝者中间，眼睛都哭肿了。吊孝者来了以后先在他们身旁默默地坐一两分钟，然后谈一些父母慈爱的话，对他们失去母爱表示同情，最后告诉他们，人的身体总是要消亡的，劝他们对世俗之情看得淡薄些，以此得到自我宽慰，然后就走了。

两兄弟在新来的吊孝者坐了一会儿以后，向他们合十敬礼，说声“请！”，并且对他们的关心表示感谢。这样做就表示吊孝者可以离开了。吊孝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死者家属的这种表示才能离开。

办丧事需要花很大的气力，需要谨慎，小心和克制。因此，决不能因为过分悲痛而变得头脑麻木。现在，悲痛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打击，它给人们带来了任务和职责，对这些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悲痛者不应该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而应该把悲痛化为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与职责。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方法，用这个方法可以排遣和克制内心的悲伤。

母亲死后的第四天举行“分遗物”的仪式。拉姆杰瓦亚的儿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了。拉姆卢帕亚的女儿达拉和拉姆杰瓦亚的女儿希萝也穿上新染过的绸衣坐在一旁。

中午，希萝和达拉带着小弟弟小妹妹过来跟拉姆卢帕亚闲聊，顺便吃点东西。她们叫嫂嫂也来，嫂嫂推说头疼，回乌吉胡同去了。

希萝喜欢一边聊一边吃一些咸的或者甜的东西。她在六个

月前已经订婚了，因此分到了祖母留下的两个卢比^①。达拉还没有订婚，所以没有分到任何东西。

达拉的房间里很安静。哥哥布里已经到学院里去了。达拉把橡皮娃娃和玩具放到自己刚满一周岁的妹妹面前，铺好席子，跟希萝一起躺在上面。她们把一包油炸糖面粒放在中间，这是希萝来的时候在胡同口上花两个安那买的，买的时候刚刚炸好，很新鲜。她们俩一边吃一边聊天。

希萝说：“你知道嫂嫂吗？她得了围裙，围巾，还有五个卢比。可是她还说非要十个卢比不可。”接着，她又说：“你看，咱们叫她到这儿来，她不来，还撒谎说是头疼。她回家去，跟哥哥一起待在自己房间里，把房门关得紧紧的，就是这样。真不害臊！也不分是白天还是黑夜。”

达拉问：“怎么回事？”

希萝笑着说道：“哎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从门缝里看见的。这种事情你没有看见过？”

达拉很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说道：“我们家只有一间小屋子。哥哥和爸爸睡在过道里。有一天晚上我醒来，去上厕所，看见爸爸……哎，我真不好意思……”达拉两只手捂住了脸。

达拉觉得很好笑，但又觉得很难为情，停了一会儿说道：“哎，我怎么跟你说呢？赫里才多大？你看见住在前面的那个小女孩儿比多没有？刚才她还光着上身下楼跑来跑去呢！哎，怎么说呢？这两个小傻瓜不知道在哪儿看到这种事情。”达拉不好意思地把手放在嘴唇上。“他们在比多的院子里学着干这种事情。加尔达萝阿姨看见了，把赫里拖到我妈妈面前，吵吵嚷嚷地说：‘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你还有没有羞耻？’我妈妈反过来

^① 印度货币单位。新币制十安那为一卢比。

说她：‘这些都是你教的。你家的比多比我家的孩子大。’她们两个人大吵了一场。爸爸回来听到这件事情狠狠地揍了赫里一顿。他责怪我妈妈。为什么不给孩子穿裤衩儿。我们这儿就是这样。比多家里也只有这么一点地方。孩子们看到这种事情以为很好玩，学着干，结果挨了一顿揍。哎呀，真该死，多不好意思！”

希萝压低了声音，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说道：“可不是，我还看见我爸爸和我妈妈……”接着，好像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问道：“你害怕男孩子吗？”

达拉回答道：“有些男孩子很坏，真该死，勾引别人。”

希萝说：“我们胡同里有一个名叫伯尔代沃的男孩子。哎，他真好。腼腆极了，见了我连头也不敢抬……”

楼梯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希萝猜道：“是哥哥吗？”

达拉说：“可能是尔登。”

房门开着。邻居戈宾德拉姆先生的儿子尔登腋下挟着书在门口探了一下头问道：“阿姨还在外面祭奠没有进来吗？我妈妈也没有进来吗？”

希萝以前在这儿见过他几次。他问希萝：“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达拉冷淡地回答道：“现在怎么会进来？你妈妈在厨房里烤饼。”

尔登走了。他现在念十一年级，十七八岁，比达拉大三岁。他的皮肤很白，个子很高，脸上已经开始长胡子了。

希萝看着达拉的眼睛，笑了笑，说道：“嘿，他现在长得很出色了！跟你没有来往吗？”

达拉把脸一沉，严肃地说道：“他很坏，总是死死地盯着我。”

在楼梯口上碰到我的时候总是挑逗我。我骂他：‘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真可恶！你这该死的敢碰我一下！我要大声嚷嚷，到你妈妈面前去告状。’”

尔登和达拉都生在这栋房子里。达拉还记得，八九年以前，他们两个人都穿着短裤衩，跟其他孩子一道在胡同里用煤炭或瓦片在地上划线，玩游戏，捉迷藏。两个人长大以后来往就少了。达拉十一岁的时候，有一天从学校回来，邻近胡同的一些男孩子欺负她，推她，把她的书扔在地上。她哭着走进胡同。这时尔登正好从学校回来。看到她这种情形，问她：“有人打了你吗？”

达拉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尔登抓住她的胳膊说：“走，你告诉我是谁欺负你？”

达拉为了报仇，跟尔登一起出去，找到了那些男孩子。尔登骂他们，向他们挑战。两边的孩子都把书包放在地上互相扭打起来，达拉十分得意地看着他们。市场上的人过来把两边的孩子拉开了。

尔登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警告他们：“你们听着。以后如果再欺负我们胡同的女孩子，我要砸烂你们这些家伙的脑袋！”

尔登回到家里，因为刚才打架时摔在地上，现在头上还在流血。妈妈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在学校里摔了一交，不要紧。”

达拉把尔登看作胡同里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朋友。他比胡同里其他男孩子更接近她，比比尔辛哈和梅瓦拉尔更干净，更有学问。因此，他们两个人接触比较多。过了两年以后，尔登开始对她有些不规矩了。达拉虽然骂他，但是并不讨厌他。她知道尔登喜欢自己。而她也没有理由要讨厌他。

楼梯那头，尔登在自己房间里叫她：“达拉，我妈妈没有给我

做菜。你家里如果有菜就给我一点儿吧！”

达拉眨巴着眼睛对希萝说：“你看见这该死的东西没有？我不去！”

希萝说：“你拿来，我替你送去。你告诉我，菜在哪儿？”

希萝从厨房里把早上做的菜盛在一只碗里，走到楼梯那头叫道：“你在哪儿？把菜拿去！”她把菜送给尔登就回来了。

达拉和希萝继续闲聊了一会儿。达拉的妈妈在太阳落山以前不可能离开祭奠的地方回房间里来。达拉把小妹妹交给希萝，让她照看，自己和面做晚饭。希萝坐在她面前谈了一些胡同里的人吵架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把小妹妹抱起来对她说：“我带小妹妹到屋顶上去走一走。小妹妹可以在上面玩耍。你就在这儿烤饼吧！”

达拉把豆子放在灶后面的火上煮着，开始烤薄饼。半个小时以后薄饼烤完了，她把豆子下面的火封好，把盛面粉的盆儿和擀面杖洗干净，收拾好，走到屋顶上去，想跟希萝聊天。

小妹妹在屋顶上撒了一泡尿，把橡皮娃娃放在尿上面，用自己的两只像米粒儿似的门牙啃着洋娃娃，洋娃娃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她一个人玩得正起劲。达拉没有看到希萝。她没有大声叫她，走到小阁楼里一看，吓得赶紧退了回来。尔登双手搂住希萝在亲嘴。

他们听到达拉的声音吃了一惊。达拉一句话也没有说，抱着小妹妹气冲冲地走下楼去了。

过一会儿希萝也下楼来了。达拉没有理睬她。

希萝低下头请求达拉宽恕自己，说道：“他抓住我不放！”

“你骗人！”达拉转过脸去，不听她的话。

希萝低下头不再说了。达拉忍耐不住，走到希萝身边说道：

“你这个死家伙，真不害臊！你已经订婚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希萝低着头，用脚趾抠着砖头缝里的水泥继续说：“我又没有干别的事情。”

达拉压低了嗓门，生气地说道：“你还没有干什么？要是邻居们看见了非狠狠地揍你一顿不可！他们会打断他的骨头！还会把我们从这个胡同里赶出去！你真不知羞耻！”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达拉开始对尔登感到很讨厌。她从前骂他的时候他并不生气。因为他从骂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她并不讨厌自己。可是现在达拉的眼睛里总是透露着鄙视的目光。她对尔登和希萝都很生气。他们两个人都欺骗了她。尔登怎么会跟希萝勾搭上的？这爱情是怎么产生的？……这简直是流氓！男孩子就是这样！

祖母的遗物分给了希萝而没有分给达拉。对于这两个卢比和一套衣服达拉的母亲帕格文蒂并不怎么在意，但是这件事情说明嫂嫂的女儿已经订婚了，而她自己的女儿还没有着落。虽然达拉只比希萝大两个半月，但总归还是比她大。在学校里达拉比希萝高两班。她虽然只有十五岁，但是别人都以为她已经有十六七岁了。她已经长得跟哥哥差不多高了。

帕格文蒂对自己丈夫的脱离实际的想法很不理解。有什么必要让女孩子念书念得这么快？谁会向一个穷教员的女孩子求婚？她父亲原来希望她受教育以后有了学问，男孩子会找上门来。可是这种希望现在落空了。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帕格文蒂只得求助于嫂嫂。所以她经常把家里的活儿放下，到嫂嫂家里去，替她干活儿，替她擀薄饼，还把旧棉絮上的棉花撕下来纺成粗线。嫂嫂可以用这些粗线织毯子。

希萝的母亲比帕格文蒂小两岁。但因为是嫂子，从相互关

系来看她的地位要高一些。女人的地位总是由男人的地位来决定的。拉姆杰瓦亚的前妻只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死了。希萝的母亲是填房。她也跟其他填房妻子一样受到了丈夫的宠爱。她很喜欢穿戴打扮，也很会穿戴打扮。她到胡同外面去的时候非穿绸衣服不可。帕格文蒂跟嫂嫂走在一起的时候无论衣着或者仪表都显得有些寒酸。她围着一条粗布围巾，穿着褪了色的绸裙子和裤子，看上去比自己的年龄至少要大五岁。她的两只手上戴了一副一多拉^①重的金镯子。从结婚到现在她一直戴着这一副手镯。而希萝的母亲却围着两条雪白的大围巾，这围巾薄得像风筝上的纸，浆洗得很平整。她手上戴的镯子经常换。丰润的脸庞和青春的活力使她显得更加年轻。她讲话的时候也显得很自信，很神气。

拉姆卢帕亚和拉姆杰瓦亚之间的差别也跟他们妻子的差别一样。拉姆卢帕亚总是满脸倦容，头上戴着灰色的圆帽子，身上穿着带领扣的衣服。为了节省两个钱，他总是自己刮脸。一个礼拜之中，星期一和星期四这两天他不去学校，因此这两天他可以不管下巴上的胡子。他的胡子有三分之二已经发白了，这些胡子盖在嘴唇上，喝完水得用手擦一擦。

拉姆杰瓦亚的冬衣和夏衣都是铁路上发的。但是，他到亲戚朋友家里去的时候不穿铁路上的制服而穿自己的衣服。他头上戴的是浆洗得平平整整的细布头巾，身上穿的是白色有领衬衣和长裤，烫得整齐笔挺。金线绣边的红色丝绸腰带从衬衣的前襟下露出来。他随季节的变换而穿不同的服装，有时穿棉布衣，有时穿毛衣。但他从不打领带和穿西服裤。理发师每隔一天替他刮一次脸，把他嘴唇上的花白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脸上

^① 印度金银重量单位，每多拉的重量是11.6638克。

的皮肤光滑而细腻。

拉拉·苏克拉尔到拉姆杰瓦亚家里来对他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他的妻子杰拉妮也跟他一起来了。苏克拉尔和拉姆杰瓦亚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关系。苏克拉尔表面上是搞运输的，用卡车往拉合尔的东部和西部运送货物。但是实际上他还干一些别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与铁路上的包裹行李有关。

杰拉妮虽然也来吊孝，可是她自己家里不久前也有一件丧事。她的儿媳妇三个月以前死了。她现在跟别人谈话时经常谈到儿媳妇的死，也谈到儿子索姆拉杰的续弦问题。她对希萝的母亲说：“大姐，你要知道，想跟我们攀亲的女孩子可不少。刚把儿媳妇火化完就有五家找上门来了。可我这次不想马上就办事。我死去的儿媳妇性情很好，娘家给的嫁妆也不少。可是性情比较呆板，样子也长得一般。所以我的儿子不喜欢她。后来她得了流行性感冒，又咳嗽又发烧。我把沃乔瓦利路和马尔路的医生都请来替她看病。可是上帝的旨意谁也无法违抗。这回我可要好好地看一看，挑一挑。我一定要挑一个身材好，模样儿俊的女孩子。要不然我就让我儿子亲自去看。现在的男孩子你是知道的。我对嫁妆并不在乎，但是女孩子得我儿子看了中意才行。”

希萝的妈妈看见机会到了，于是说道：“我的小叔子在学校里当教员，他很穷，办不起嫁妆。但是说实在话，女孩子的模样可是千里挑一的，皮肤又白又嫩。眼睛像一片薄薄的芒果。她比我家希萝大两个月，但是比她高半个头。她的身材很苗条，念十年级，一直是优等生。我的弟媳妇……”

几天以后索姆拉杰因为办事情到外地去了。这件事情搁了

下来，过了一年，一直没有提起。

达拉于一九四三年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她的哥哥布里坚持让她读到大学毕业。布里是德亚尔辛哈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念二年级。他让达拉也进了这所学院。过了两个月，布里由于参加秘密政治活动被捕入狱。达拉继续在这所学院里学习。

学院正在举行期终考试，达拉每天早上九点钟到考试大楼去。一天早上，希萝对她说：“今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希萝的目光显得很神秘，脸上禁不住露出一丝微笑。

妈妈拦住达拉，说：“你身上的衣服为什么这么乱七八糟？快去梳洗打扮一下吧！”

妈妈替她把最好的衣服、裤子和围巾找出来让她穿戴上。

达拉很爱清洁。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父亲也主张衣着应该尽量简单一些。那么，去参加考试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何况希萝还对她神秘地微笑？由于妈妈坚持要她换衣服，她怕考试迟到，才勉强换上。可是从家里出来下了楼梯以后她就问希萝：“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跟我直说？”

“今天他要在路上看看你。他看到我以后就知道旁边是你。我会把他指给你看，你也可以看看他。”希萝说道。

达拉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般说来，女孩子认为自己能订婚是一件幸福和自豪的事情，忍不住要把这种事情告诉自己的女友和同学。可是达拉已经准备参加学士学位的考试了。她的理想和志趣当然和别的女孩子不同。

两周前的一个星期六，达拉的同学阿姆丽达跟家里人一起到阿姆巴拉军营去度周末。回来时宣布自己已经订婚了。阿姆丽达的父母思想很开明，他们在订婚以前请男孩子到家里来喝

茶，让他们两个人见面。他们相互间很难为情地说了几句话。在征得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同意之后才订了婚。

女同学们要阿姆丽达举行茶会招待她们，她在标准饭店为六个女同学举行了盛大的茶会。

古尔杜和斯内赫两个人爱说话。古尔杜问阿姆丽达：“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才见面一两个钟头怎么就会了解他？”

斯内赫说：“什么了解不了解。哪个男孩子都一样。他看上去大概还不坏，在军队里当中尉，这不就行了？”

格丽什娜说：“阿姆丽达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了。等到她的中尉有时间就来举行婚礼。以后她就操持家务，生男育女，把儿女拉扯大了又为他们的婚事操心。”

阿姆丽达对格丽什娜说：“你大概得了博士以后就不结婚了吧？”

斯内赫说：“等你生了孩子以后会把博士不博士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达拉不得不说话了：“这话不假，生孩子当母亲以后就再也不会会有时间工作了。她会一天到晚围着孩子转。”

格丽什娜说：“请个保姆就行了。这有什么了不起！”

苏伦德尔问她：“你的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保姆能照顾他吗？”

斯内赫接过来说道：“那么就让保姆代替你……”所有的女孩子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伦德尔又说：“的确，这对女孩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灾难，是她们前进的障碍。生了孩子以后全部生活就是为了孩子。”

阿姆丽达打断她的话说道：“如果不要孩子，要不要丈夫？”

苏伦德尔承认：“丈夫当然需要。”

斯内赫问：“学院里的女孩子订婚以后都举行招待会。男孩子为什么不举行招待会？”

古尔杜说：“男孩子不但不举行招待会，他们还极力隐瞒这种事情。他们这些坏蛋认为自己交的女朋友越多越好。女孩子哪怕交一个男朋友也会名声不好，而且很危险。”

格丽什娜严肃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男孩子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女孩子想拴住别人也拴住自己。”

古尔杜说：“男孩子结婚有什么好处？他们会被迫在脖子上戴上一副枷锁。当然，他们会因为自己当了丈夫而感到自豪。他们结了婚以后想干什么依旧可以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不错，女孩子结婚以后也可以得到一张结婚证和一些权利……可是女人的肚子却是一个最大的累赘。”

苏伦德尔提议：“结婚，但是不要生孩子。”

阿姆丽达表示反对：“一辈子当驮运东西的母骆驼？别人会说你是一头被骗了的母牛。”

“哎呀，那就更糟糕了！”斯内赫想不出什么办法，把手放在嘴唇上。

苏伦德尔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好像爱情生活毫无意义似的。”

古尔杜问阿姆丽达：“她是不是正在谈恋爱？”

阿姆丽达回答：“当然啰！她很快就要谈恋爱了。”

古尔杜对阿姆丽达的看法表示反对：“这算什么谈恋爱！父母对你说：‘你爱这个男孩子吧！’你表示同意。如此而已。或者干脆由父母下一道命令，于是你们就互相爱吧！”

苏伦德尔说：“我决不会这么干。我要自己选择终身伴侣。”

达拉对她表示支持。苏伦德尔继续说：“欢乐与享受都在恋

爱的过程之中，结婚以后就不行了，受到了束缚。”

阿姆丽达说：“恋爱是不拘什么形式的。只要有感情就行。”

这次茶会后不到一个星期，达拉自己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希萝和达拉出了什哈勒米门，经过城墙外的树林朝卢哈里走去。

希萝捏了一下达拉的胳膊说：“你看前面，他穿了一身绸衣服，正在朝咱们这边看。”

达拉只看了他一眼就低下头，再也不敢意思继续看。男孩子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使她有些反感。

达拉的学院里有很多男同学。有好的也有坏的。达拉和其他女同学认为这种死死地盯着女孩子的男学生非常粗俗无礼。她们很讨厌他们，经常骂他们。比如念学士的阿维纳什就特别喜欢跟女孩子接近，看见女孩子一个人待在那儿就会走过去轻声问她：“今天是什么日子？”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会产生一些想法，制造出种种流言飞语。达拉喜欢胸襟开阔举止文雅的男孩子。例如参加社团活动、辩论会和学生会的一些男孩子。还有就是在教会学院念硕士的阿瑟德。他很纯朴，大方，善良，文雅。

达拉在家里跟母亲说过好多次：“我不结婚，我要念硕士。”

但是谁也不听她的这些话，甚至理也不理她。有一天，她听说母亲去本尼大院，送给男孩子十一个卢比把婚事定下来了。她偷偷地哭了一场，心里想：要是哥哥在家就不会这样。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一定会反对这种违反她本人意志的婚事。

达拉刚进德亚尔辛哈学院的时候只跟女同学来往。过了一

年以后，她的想法和行动有些变化。因为她的女同学苏伦德尔，久贝达，斯内赫和古尔杜都参加政治活动，参加学生会，无拘无束地跟男同学来往，从不避开他们。

苏伦德尔成了达拉最亲密的朋友。苏伦德尔的哥哥纳伦德尔是布里的同学，他已经得了硕士学位，现在还在法律学院念书，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苏伦德尔也经常参加学生会的工作。达拉经常跟苏伦德尔一起去参加他们的会。在这些会上，他们放眼世界，分析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认为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是法西斯侵略。英美俄等国取得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对印度很有利。他们还讨论如何反对日本对印度的侵略，认为领导这场战争的不应该是英国人，而应该是印度的民族运动。他们还讨论了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达拉对他们讨论的问题有些懂有些不懂，但是她很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

德亚尔辛哈学院拥护“梵社”^①的思想。学院的教授们不同意宗教和社会方面的顽固和保守观点。他们主张宗教之间互相忍让，并采取一种追求真理的态度。达拉进校后第一个暑假放假前参加了学院在查罕杰陵^②举行的聚餐会，这次聚餐会给达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度教，穆斯林和锡克教的学生坐在一起交换着各自的食物，分享着同一块叶子上放的食物。达拉感到了消除隔阂和团结一致的快慰。学生会的会员们更是无拘无束。

达拉对学生会的人以及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所讲的话特别

① 印度教的一个宗派，信奉梵天为唯一真神。其创始人为孟加拉的拉贾·拉姆莫汉·罗易(1772—1833)。

② 莫卧儿王朝第四个皇帝查罕杰的陵墓。

感兴趣。而他们正是因为讲了这些话才受到社会上的指责。他们不同意教派观点和保守思想，他们讨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等问题。达拉自从跟他们有了来往以后，也跟哥哥一样反对保守思想。她的机智和雄辩受到人们的赞赏，因此，她的信心更增加了。

达拉从小就听父亲的话，遵守教规。父亲要她和哥哥清早起来沐浴，然后坐在他身旁唱圣诗。衣着服饰和其它方面也都按教规办理，一丝不苟。布里的头发剪得很短，穿的衣服是带领扣的。上了大学以后他就不太受这些规矩的约束了。达拉上了大学以后，这些规矩也稍微松了一些。但是她只能梳一条辫子，出门时要戴头巾。她希望跟别的女孩子一样，穿紧身内衣，宽腿裤，围薄纱头巾。可是她却只能穿宽大的上衣，瘦腿裤，围厚布头巾。街坊邻居的孩子们喜欢唱电影里的流行歌曲和情诗，可是她父亲不准孩子们这样做。

从前，达拉对父亲的这些清规戒律虽然不感兴趣，但是又觉得自己如果不这样做会是一种罪过。自从跟同学以及学生会的人接触以后，她开始觉得自己在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过错，她于是有了自信心。她有时候跟阿瑟德、久贝尔一起到馆子里去吃东西，因为自己能够摆脱那些虚伪的礼教而踌躇满志。她无拘无束地跟这些男孩子单独聊天，一起走路，从而体会到一种平等的权利和自信心。而在过去，她一直认为跟别的男孩子单独谈话是不正经的，应该受到谴责。当然，她回到自己胡同里以后仍旧按老规矩办事，以免引起父亲和其他人说闲话。而她认为如果把胡同里这一套搬到大学里去会显得多么可笑。

二

一九四三年，布里念硕士的第二年，由于参加反战运动被捕入狱了。在这战争的年代，他一方面为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苦恼，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有责任为祖国的独立而献身。他入狱时坚信自己很快就会随着祖国的独立而获得自由。到那时他的痛苦将随着祖国的痛苦一齐消失。

布里在穆尔丹监狱里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他在入狱以前曾经立下过宏大的志愿，要以优异的成绩得到硕士学位，然后成为大学教授，并且成为有名的文学家。他的朋友们都很钦佩他的文学天才。他还在学生时代就在拉合尔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热情洋溢的文章和短篇小说。在监狱里，别的政治犯为了消磨时间用油擦身子，偷偷地煎酥油饼吃，而布里却总是在念书或者写文章。他从批评的角度阅读自己的作品，然后修改或重写。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好了一部包括十六篇短篇小说的集子。他相信他在监狱里做的这些努力将为他在文学界闯出一条路来。

然而，命运是不可捉摸的。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布里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了。但是，他的释放并不是由于一九四二年八月革命^①的胜利，也不是由于在印度的英国政府垮台了。而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胜利，英国人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把这些政治犯释放了。虽然祖国独立的目标没有达到，但是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他还是感到很满意和欢欣鼓舞。

^① 1942年8月9日，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包括甘地在内的国大党全部领袖，从而引起了全国性的反英高潮。

出狱以后，布里看到周围环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他在监狱里待了一年零九个月，虽然很想家，很苦闷，但从来没有为生活而发愁。在监狱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粮食和衣物涨价所造成的危机政治犯们是感觉不到的。

布里出狱的第三天，母亲吞吞吐吐地对他说：“你爸爸放学以后还要到别人家里去当家庭教师。我带着小孩儿，去配给商店门口排队很不方便。也不能打发乌莎去，因为那儿很乱，什么样的人都有。你知道，达拉已经是大姑娘了，要她去也不合适。你去买一卢比白糖来吧！市场上要花一卢比半才能买一西尔^①……”

为了买一卢比白糖要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排长队。对于这一点，布里感到很痛心。为祖国的独立而战斗的思想与为一卢比白糖而奋斗的行动是多么不协调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已经结束了，然而粮食的价格却在不断上涨。衣服也是如此。父亲还是穿着那件条纹布上衣，这是布里入狱以前缝的，现在已经完全退色了。母亲，达拉和乌莎穿的裤子，膝盖和裤口上都打了补丁。她们经常为出门时没有衣服穿而发愁。布里发现弟弟赫里穿的蓝条子咔叽布裤是邻居尔登小时候穿过的。这裤子是尔登的母亲悄悄地拿给帕格文蒂的。

每三个月，一个人只能配给十一码布。面粉的价钱是一卢比两个半西尔。配给商店一卢比可以买三个半西尔，但是要付出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排队。八年前一卢比可以买二十西尔面粉或者整整一西尔酥油。但是这种情形正像《阿克巴法典》^②中的

① 西尔是印度的重量单位。一西尔约相当于一公斤。

② 阿克巴为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个国王。《阿克巴法典》中记载阿克巴的政绩与法令等。

历史记载一样，早已成了往事。

邮局职员比鲁默尔先生的母亲清早拿了一块南瓜从布里家的楼下经过。帕格文蒂在窗口看见她，问道：“大姐，南瓜什么价钱？”

布里听到母亲在说话，从她说话的声音可以听出她看到南瓜以后在流口水。比鲁默尔的母亲回答说：“大姐，六个安那一西尔。从前这种破南瓜六拜沙^①一西尔还没有人要。我们总是吃豆子，好几天没有吃菜了，今天想做点菜吃。”

布里想起昨天傍晚见到的事情。从郊区来的一个农村妇女在胡同里不停地吆喝着：“买酥油啊！家养水牛奶提炼的纯酥油！”

胡同里的妇女们都出去问价钱。但是谁也不肯花四卢比买一西尔酥油。

卖酥油的女人很不高兴，说道：“只有人问价钱，没有人买。我从前到这个胡同里来一趟就能卖掉十西尔酥油。可是现在住在这儿的人都变了。”

库沙尔辛哈的妻子加尔达萝在窗口说道：“现在已经不是吃酥油的时候了。现在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按照医生的嘱咐买一小瓶酥油吃。大姐，我们能够闻到一点酥油的气味就算不错了。”

布里知道，比鲁默尔和保险公司职员迪加拉姆以及库沙尔辛哈的家境现在都是如此。迪加拉姆的媳妇前两天把丈夫的一条破裤子拿来请达拉替她给小孩儿改一条裤子。从前，库沙尔辛哈头上总是围着整整齐齐的各种颜色的细布头巾。可是现在他

^① 拜沙是印度货币单位。新币制一拜沙为一百分之一卢比，旧币制为六十四分之一卢比。

的头巾上露出了破布条。

最可怜的是婆罗门女人布伦黛伊。这个没有文化的寡妇在希沙莫迪市场的雅利安女子学校当传达。据她自己说，她娘家和婆家的经济情况都还可以。她丈夫死后，大伯子独霸了房屋，把她从家里赶出来了。她受到冤屈，不愿在亲戚朋友面前工作，于是就来到了拉合尔。她的女儿西达很年轻，才十五岁。她好不容易才让西达念到八年级。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学校每月只给她二十个卢比。她家里吃得很省，甚至有时候干脆不吃饭。但是为了遮羞总得穿衣服。特别是年轻女孩子，这方面更需要讲究一些。

布尔普德亚尔医生的妻子布什巴悄悄地对帕格文蒂说：“我跟布伦黛伊和西达没有什么来往。我搬到这个胡同里来还不久。她们对我很客气。西达的裤子已经破烂不堪了。她为这件事情今天没有上学，一直在哭。我有一条旧绸裤，只穿过两次。现在已经短了。我看她穿也许行。你别说是我给的。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很好。如果能找到一个好婆家，让这个穷寡妇的包袱卸下来就好了！”

波拉邦泰胡同旁边有一条小巷通向莫吉门市场。小巷里住着穆斯林铁路工人和手工业者。布里从他们门前经过，发现他们的麻布门帘儿没有一块是完整的。男人们穿着破旧不堪的上衣，裤子和围裙。妇女们穿的围巾和长袍比他们的还要脏。

布里的隔壁邻居，市政工程局首席职员戈宾德拉姆先生的经济情况比以前好了。尔登的母亲添了一些金手镯。家里还买了电扇。

布商迪万金德坐在台阶上说：“战争年代什么怪事情都有，石头上能够长出草来。从来没有赚过钱的人也赚起钱来了。铁

匠克西达拉姆已经把附近那个送奶人的破旧房子买下来了，准备盖新房。还听说拉姆杰瓦亚先生准备在斯里区买一栋小房子。”

库沙尔辛哈毫不在意地骂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从前，拉姆卢帕亚除了在学校教书以外还到戈巴尔沙赫家里去当家庭教师，有时候兼任两处家庭教师。可是现在，他不得不兼任三四处家庭教师。即使这样，他现在的家境比以前更困难更穷了。他和妻子努力想掩饰自己的穷困，但是捉襟见肘，难于应付，因此他们经常愁容满面。达拉的事情更使得他们愁上加愁。

期终考试的成绩揭晓了。达拉名列前茅。拉姆卢帕亚不想让她继续念学士。他想：布里要念硕士；乌莎和赫里也都在念书。他怎么能负担得了这么多？虽然知识值千金而钱财如粪土，但是如果没有钱财是得不到知识的。

布里虽然从小受穷，但是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从来不考虑自己将来怎么办。他像一个英雄，满怀自我牺牲的激情，梦想将来有一天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出狱以后看到家里这种境况他心里非常难过，对父亲说，他不准备继续上大学。

硕士学位现在不会带给他任何好处。他曾经以政治犯的身份被捕入狱。如果现在伸手向英国政府要工作将是一种耻辱，何况这也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决心自力更生，想到报馆里去谋求一个职务。

他早就听说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达拉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后来希萝来告诉他们：索姆拉杰去年由于旷课太多而没有参加学士学位的考试；今年参加了考试，但是成绩不及格。家里人谈

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达拉脸色显得很难看，偷偷地流泪。爸爸和妈妈都认为：既然未婚夫不可能成为学士，那么达拉得到学士学位又有什么光彩？

关于印度教学院学生索姆拉杰的一些事情，布里过去就听别人说过。他认为让达拉跟这样的人订婚是很不公平的。为了对这种不公平待遇表示反抗，他决心支持达拉继续念学士学位。

他既然决心支持达拉继续念大学就不能让父亲负担她的学费。他自信这点钱他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但是入学的费用马上就要付清，不能拖延。他想到自己的同学加利杰伦·高尔。他为人很好，心地善良，既有天才又很勤奋，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等。他已经得了硕士，现在一定混得不错。他想找他借点钱。

可是高尔近来心情也很不好。他为了找工作，在九个月之内不知道向多少地方递过申请书。他求拉泰比哈利博士，戈巴尔沙赫老板，贾沃拉律师以及拉伊巴哈杜尔·迪那纳特这些大人先生们写过推荐信，但是毫无结果。

高尔很苦恼，抱怨道：“我们这些人在联合内阁^①的政府里怎么能够找到工作？穆斯林或者贾德人^②哪怕以下等成绩得学士学位也能找到工作。而印度教徒哪怕以优异成绩得到硕士学位也找不到工作。”布里从他这儿还打听到其他朋友现在经济情况也很不好。

布里的父亲经常称赞哲学博士布兰教授。父亲是布兰念小学时的老师，一直教他到八年级。他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学生

① 英国人统治时期旁遮普省的最后一任内阁。

② 印度的一个少数民族。该民族大多数为农民，居住在旁遮普和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区。

而感到自豪。二十五年来他一直在戈巴尔沙赫老板家当家庭教师。开始时每个月报酬八卢比，一直干了五年。后来增加到十卢比，又干了五年。以后就每年增加一卢比。这就是戈巴尔沙赫老板对知识所出的价钱。当然，布兰博士的态度跟他完全不一样。

布兰博士非常尊敬拉姆卢帕亚老师。布里被捕入狱后，他不考虑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政府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亲自到老师家里来表示慰问，并对他说：“打官司需要用钱，如果有困难可以来找我。”

布兰在牛津大学得到民族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一九三九年回国。回国以前，他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论文。英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他很有天才，说他可以跟著名经济学家托尼和邓金相比。回国后旁遮普大学聘请他当教授。布兰比布里只大六七岁，但是布里念硕士学位时经常听他演讲。战争期间旁遮普总督请布兰教授担任政府的经济顾问，后来他一直兼任这方面的工作。

布里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来找布兰。布兰对布里在报上发表的小说表示赞赏，还问了他一些监狱里的事情。

布兰提醒他：“布里，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对你说过，德国的经济无法承担长期战争的消耗……”

大学里的师生们都知道，布兰博士跟共产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思想上拥护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改革。他甚至批评共产党人是保守分子。

聊了一阵以后布兰博士问布里：“你这次来找我有事情吗？如果有需要我办的事情就请说吧！”

布里不好意思地说：“博士先生，我想借一百卢比。”

布兰考虑了一下，从柜子里拿出十张十卢比的钞票，交给布里说：“但愿你需要的钱不会花在一些给你惹麻烦的事情上面。”

他的话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二年布里为独立运动做秘密工作，曾经来找布兰博士寻求经济上的支援。布里当时相信，如果布兰不支援他，至少也不会把他送给警察。

现在，为了打消布兰的疑虑，布里只好直说：“我借这钱是为了供我的妹妹念学士。等我拿到了稿费一定还给您。”

“哦！”布兰点了一支烟，说道：“你的妹妹达拉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是的，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期中考试。”

“很好！看来她很聪明。我在你家里见过她两次。一定要让她念书。但是她为什么不能自己做点工作？转眼间就有三个月的暑假。她为什么不去当家庭教师？这样做能够培养女孩子自力更生的精神。”

没有等布里回答，布兰继续说道：“你把她带到这儿来吧！我的侄儿侄女都只有三四岁。达拉在假期里可以每天下午来教他们一两个小时。她入学以后还会有别的花费，还需要钱。”他接着用英语说道：“如果她在穿戴和其他花消方面不能跟别的同学一样，她会感到很寒酸，影响也不好。”

布里很据自己的经验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 * * *

拉姆卢帕亚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当家庭教师，工作非常忙。布里现在束手无策，连自己也养不活。这处境使他很难堪，也使他精神上很痛苦。

他入狱以前在大学念书时，遇到父亲生病或者太劳累的时候，往往代他去当家庭教师。两个月以前，父亲又兼了另一家的家庭教师。他虽然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但还是接受了这件工作。这样一来，他时常头痛，有时候白天在学校里打瞌睡。

拉拉·伯塔瓦姆尔·纳伦格的儿子杰格迪什从前是拉姆卢帕亚的学生。他不用功，功课不好，因此纳伦格先生一直请拉姆卢帕亚帮他补习功课。他好不容易才念完学士，在自己家开设的机器商店里工作。他的妹妹乌尔米拉没有考上大学，在家里待着。她的爸爸，特别是她的妈妈，想让她上大学。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如果想给女孩子找一个好一些的婆家，首先就要看她受过什么教育。妈妈知道乌尔米拉很调皮，不老实。得找一个可靠的人帮她补习功课才行。因此，纳伦格先生亲自登门来请拉姆卢帕亚老师。

纳伦格先生三年前从库赫迪利扬区搬到了门索胡同。门索胡同离拉姆卢帕亚家很远。纳伦格先生考虑到坐马车的费用，每个月给二十五个卢比做学费。拉姆卢帕亚在学校里教八年级。当家庭教师辅导学生考大学，除英语以外其它功课他都能教。纳伦格先生另外找了一位英语教师。

布里出狱两个星期以后父亲病了，一连发了三天烧。

有几个孩子的家长每月只给他十卢比或者十几个卢比，他两三天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能到纳伦格先生家里去他觉得过意不去。因为纳伦格先生希望乌尔米拉九月间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从前父亲给杰格迪什补习功课的时候布里替他去过几次。纳伦格先生也知道拉姆卢帕亚的儿子很有学问。因此，父亲决定让布里替自己代课。他遵照父亲的吩咐，傍晚时候借了尔登

的自行车，到纳伦格先生家里去给乌尔米拉补习功课。

布里由于自己的爱国行动和文学天才，深受纳伦格先生，乌尔米拉的母亲贝吉和哥哥杰格迪什的器重。他们询问了他在监狱中的生活体会，热情地请他喝茶吃点心。布里很专心地教了乌尔米拉一个星期。

一天，贝吉对布里说：“大哥，杰格迪什告诉我你还会教英语，是吗？”她征得布里的同意，跟儿子杰格迪什一样叫他“大哥”。

纳伦格先生的身体不好。现在是六月份，他们准备到默里山去避暑，过两三个月再回来。贝吉考虑到女儿需要继续念书，对布里说：“你刚出狱，在监狱里受了不少苦，也应该疗养一下。拉姆卢帕亚老师在学校里教书，抽不出身子。你不但能教乌尔米拉别的功课，还能教她英语。你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在一起吃饭。在我们面前你就像杰格迪什的哥哥一样。我们在默里山的房子很大，有的是地方。我们每月给你五十卢比。你还可以顺便检查检查我们的小孩子书念得怎么样。”

既能够游山玩水，又可以赚钱，这样的事情布里当然求之不得。他在拉合尔除了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以外又能做些什么呢？他还想，如果住在默里山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可以不断地写一些东西向报纸杂志投稿。爸爸妈妈当然没有什么意见，都同意他去。他于是带上自己的作品跟纳伦格先生一起来到了默里山。

贝吉很清楚地知道女儿根本就没有心思念书。她已经十八岁了，但是身体很单薄，像一个洋娃娃，看上去不到十六岁。她本来该结婚了，但是母亲想让她多念点书，希望她能考上大学。贝吉一直把布里当亲人看待，让他住在同一走廊的一间很考究的

屋子里。出去散步的时候也叫他一块儿去。她告诉布里，乌尔米拉不用功念书，要他对她特别照顾，严格要求。一定要检查她是不是把学过的东西记住了。

布里平时对乌尔米拉很随便，也很亲切。但是对她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布里的脑子很聪明很有天才，但是身材却很矮小。他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出门坐车还买半票。他的脸现在还像小孩儿似的细嫩。他比自己的妹妹高不了半英寸。哥哥和妹妹在一块儿走路的时候看上去高矮差不多。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材太矮小，于是经常抬着肩膀，挺着脊背。到后来这样做竟成了他的习惯。他看上去比自己的年龄小一些。他为了不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小孩儿看待，在嘴唇上留了一撇胡子。他知道自己身材太矮小。因此，当他坐在桌边教乌尔米拉念书的时候，为了使自己显得有威严，总是把脊背挺得直直的。

乌尔米拉虽然叫布里做“老师”，但是在他面前却丝毫不拘束，用平辈的语气跟他讲话，态度很随便。布里发现贝吉的话一点也不假。他开始给乌尔米拉讲课，但是她却没完没了地说话。他继续往下讲，可是她却把话题扯到别的东西上面去：一会儿谈到学校里某个女孩子的事情，一会儿说出一个笑话，一会儿提出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一会儿谈到头天晚上散步时遇到的事情，如此等等。

布里想制止她，说：“你先念书吧！”或者说：“现在是念书的时候，以后再聊天吧！”

乌尔米拉总是笑着说：“好吧，你先跟我说说这个！”或者说：“不行，不行！你先听我说！”

对于布里的学习纪律，乌尔米拉总是嬉皮笑脸，不予理睬。

为了避免跟一个媚人而任性的年轻女孩子玩耍，布里不得

不极力克制自己。他必须考虑纳伦格全家对自己和父亲的信任和尊重。

乌尔米拉不但性格很轻浮，而且模样儿也还差强人意。从身材的比例来看，不能说她长得十分漂亮。她的脸是圆的，脖子比较短，鼻子也不值得称赞。但是她的皮肤洁白，褐色的头发轻柔而细软。两只大眼睛很吸引人。她那诱人的神情能使人忘记自己的审美观。何况她谈起话来又是那么娓娓动听。

布里对自己的处境十分警惕，但是他对乌尔米拉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柔情蜜意却不能视而不见。当然，只有在跟她一道上街买东西或者当贝吉不在场，他们四目相遇时，他才会有所动心。在学习的时候他是很严肃的。

布里教她代数。她总是扯别的事情。他一连三次敦促她专心念书，她始终不听。布里很生气，说：“我要去告诉你爸爸。”

以前，每当乌尔米拉捣乱的时候布里总是这样警告她。她总是说：“你去告状吧！我挨骂你是不是很高兴？”

可是今天她干脆说：“你以为我是弟弟布尔温？拿爸爸妈妈来吓唬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跟爸爸妈妈有什么关系？你有话就大胆地对我说吧！”

布里气极了，说道：“我要打你耳光。你小心些！”

“你打吧，你打吧！”

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控制住自己。

“得了，请注意。 $a^2 + 3a + 2 = a^2 + a + 2a + 2 = (a^2 + a + 2a + 2)$ 。”

乌尔米拉把脸伸过来说：“你先打我耳光吧！”

布里严肃地说：“对不起，请注意。”

“你先打我耳光吧！你不是说要打我耳光吗？”乌尔米拉把

数学书从布里手上夺过去合起来，然后把脸伸过来。

“啪”的一声，连整个屋子都听得见。

布里实在控制不住了，使的劲太大，打得太猛，乌尔米拉的白色圆脸上显出四条红色的手指印。

乌尔米拉愣住了，两只大眼睛流出了泪水。她使劲咬住下嘴唇，忍住眼泪，低着头，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意外的情形使得布里和乌尔米拉半晌说不出话来。

布里很后悔。他的怒气已经完全消失了。他非常激动，想向乌尔米拉道歉，把她抱在怀里，吻她被打的面颊。但是，他终于控制住自己，说道：“很对不起，现在咱们学习吧！”

“你再打吧！”乌尔米拉把脸伸得更近。

布里只得认输。他不上课了，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间里躺下。心里想：她脸上留的痕迹是瞒不过别人的。现在怎么办呢？别人会怎么说？这回可真糟糕！

他听到饭厅里有人骂布尔温。布尔温否认自己打了姐姐；挨了两耳光，不服气，又哭又闹。

哎，这个轻浮的女孩子多么调皮！她为了爱情真是不顾一切！女孩子什么事情也能干得出来。哎，怎么办？

下午贝吉带乌尔米拉出去散步买菜，她跟平时一样叫道：“布里大哥，走吧，咱们一块儿散步去！”一路上乌尔米拉跟布里有说有笑，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她脸上的手指印也几乎看不出来了。

布尔温要买阿卢加果^①，贝吉和布尔温蹲下身子去从水果贩的篮子里往外挑水果。乌尔米拉站在一旁温情脉脉地看着布里。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乌尔米拉的眼光似乎在告诉他，请

^① 西洋樱属的一种树的果实。

他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第二天布里给乌尔米拉上课时态度更加严肃：“关于‘理想生活’的解释你写好了没有？拿来给我看看！”

“你先打我吧！”乌尔米拉回答道。

“你把写好的东西拿给我看！”

“你先打我吧！”

“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你为什么不打？”

“那样做是不对的。”

“你昨天为什么打我？”

“昨天我生气了。请原谅。现在念书吧！”

“你现在为什么不生气了？”

“我不生气。你念书吧！”

“现在你想些什么？”

“什么也不想。”布里低下头，心里很生气。

“你还在生气。”乌尔米拉微微一笑。

“我现在没有生气。”布里朝她看着。

乌尔米拉念了一句诗：“他因为我的爱情而生气，我因为他的生气更加爱他！”

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克制住自己，看着乌尔米拉。

乌尔米拉也看着他。

布里求她：“你念书吧！”

乌尔米拉摇了摇头，表示不想念书。

“那么你准备干什么？”

“我早已经跟你说过了。”乌尔米拉的双颊和两只眼睛红得像西瓜瓤似的。这个沉醉在爱情之中的年轻女孩子使得一向安

分守己的布里开始有些春心荡漾起来，他觉得身上飘飘然，脸上火辣辣的。他问乌尔米拉：“你是怎么说的？”

“你不知道？”乌尔米拉由于过分激动，喉咙有些哽塞。

“不知道。”布里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我告诉你行吗？”乌尔米拉向他逼近了一步，喉咙变得更加哽塞了。

“好吧！”

“你闭上眼睛。”

布里两只膝盖紧紧地贴在一起，胳膊撑在桌上，手托着下巴，听从乌尔米拉的吩咐闭上了眼睛。

布里感到自己脸上被她吻了一下，赶紧睁开眼睛。乌尔米拉屏住呼吸，一声不响，玫瑰色的眼眶里，两只乌黑的眼珠发出诱人的光芒。布里紧紧地靠在椅子上，想尽力控制住自己。但是两只手已经不由自主地碰到了乌尔米拉的胳膊。

“乌尔米拉，你给我过来！”突然，像晴天霹雳似的，从隔壁房间的门帘后面传来母亲的愤怒斥责声。

“真糟糕！给她看见了。你走吧！”乌尔米拉一边低声说着一边站起来。

乌尔米拉畏畏缩缩地走了。布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隔壁房间的门帘放下了，传来劈劈啪啪的耳光声。布里起身回自己房间，焦急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现在怎么办呢？他一会儿躺在床上，一会儿坐起来，脑子里上下翻腾。最后，终于打定主意到市场上去了。下午四点钟，他从市场回来，开始捆行李。他已经从公共汽车代办处打听到了开往拉瓦尔品第的班车时间。

布里正在收拾行李，布尔温走过来对他说：“老师，妈妈请你

过去喝茶。”接着低声说：“姐姐挨了一顿毒打。妈妈用门帘上的棍打她。这件事情你可别告诉我爸爸。”布尔温说话时的语气显得十分难过。

贝吉心情很不好。她把茶和一些糖果点心放在布里面前说：“大哥，你下午上哪儿去了？还没有吃饭吧？”她极力想使自己镇静下来，但仍旧掩饰不了内心的痛苦。

布里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步田地。他低下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以一种承认错误和请求原谅的语气说道：“我今天晚上就回拉合尔去。”

贝吉说：“大哥，这是为什么？我没有说你。你没有过错。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只怪我们自己命苦。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她爸爸。他如果生气或者受到打击，可能犯心脏病。”

布里咬紧牙关止住了眼泪。

一连过了三天，布里一直没有见到乌尔米拉。偶尔从后面看到她的背影，但她总是用纱丽^①蒙着头。第四天，布尔温走来对布里说：“老师，姐姐想要念书。”

布里瞟了乌尔米拉一眼。美丽的头发覆盖在额头上，白色的皮肤显出一道道蓝印。左手绑着白色绷带。他低下头说：“还是学习那首诗吧！”

“你真狠心，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布里不想跟她纠缠，低下头，冷冷地说道：“没有把骨头打断就算不错了！”

“我只不过挨了打。可是担惊受怕的是你！”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布里抬起头看着她。

“既然已经挨了打，还怕什么？让她再打吧！我不能白白地

^① 印度妇女流行的服装，是一块披裹全身的完整的长布。

挨打！”

布里闭上眼睛思索起来。他心里很不平静，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满脸涨得通红，但是仍旧控制住自己，低下头，开始讲解诗的格律，含义和感情。

“我不听……，我不学……，我不听……” 乌尔米拉不让布里继续往下讲。

布里站起身来回自己房间去了。

午前，贝吉来到布里的房间里。她的眼睛有些红肿。她把五张十卢比的钞票放在布里手上说：“这是给你的。”接着，又交给他一张钞票，说：“这是给你的路费。”

贝吉往回走的时候布里以十分内疚的心情说道：“你不必这么客气。我没有为你做什么事情。倒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千万不要这样说！”贝吉转过脸来，用纱丽边擦着眼泪说：“我觉得很难为情。不该把你带到这儿来。我自己的人不争气，能怨谁呢？大哥，这件事情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布里突然从默里山回来了。家里人都很诧异。胡同里的人都来打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布里表面上虽然很平静，但是心里却非常不平静。乌尔米拉的样子不时出现在他眼前。他想：我这样做不正好说明自己没有丈夫气吗？她长得多么漂亮啊！难道我们就不能够结合？贝吉大概不会反对吧？她的爱情多么真挚！……受人雇佣的人怎么能跟主人谈恋爱？……对我来说结婚并不只意味着发生肉体关系。可是那个女孩子除了肉体的诱惑以外还有什么呢？我怎么会被她迷住了？

布里想起自己曾经有过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希望能找到一个有学问的，懂得生活艺术的终身伴侣。想到这里，他似乎从泥泞中挣脱了出来。

三

布里把自己在监狱里精雕细刻写成的小说陆续交给报社和杂志社发表了。《辩护者报》和《幸福报》的周刊都发表了他的小说。他是一位新作家，但是他的几篇小说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扬。他沉醉在一片赞美声中。虽然肚子由于失业而挨饿，但是他却习惯地挺着胸脯，把脖子伸得直直的。

《辩护者报》的编辑用乌尔都语写了一段介绍。介绍中的波斯词汇^①很多，刊在他的短篇小说标题下面。介绍的大意如下：“本刊深感荣幸，能向读者推荐布里先生这位擅长刻画人物性格的艺苑新秀，并将他的小说刊登出来，以飨读者。布里先生虽系青年作家，但他的艺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使世界文学为之生辉……”

报社的人纷纷代表编辑部来找布里，请他写小说，写热情洋溢的诗歌和讽刺性的文章。但是谁也不提那些已经发表了的小说是否应该付稿酬。好像他们不想谈论金钱方面的事情，以免玷污伟大的艺术家。然而这些金钱方面的事情却使得布里因为不能维持生活而受到了玷污。

布里想：这就是艺术的价值。我为了创造这些艺术，连一块坐的地方也没有，连写字用的桌子和椅子也没有。我是一个失业者，我的父亲由于劳累过度，已经积劳成疾，可是依旧不得不继续劳累。母亲管理家务，一天到晚含辛茹苦，再加上心情不好，变得有些老态龙钟，做事情颠三倒四。妹妹们因为不能穿到

① 印地语中有很多波斯语词汇，乌尔都语中波斯语词汇更多。有很多著名乌尔都语诗人都能用波斯语创作。

一件干净衣服而发愁。我自己出门时也没有干净衣服可穿。他几次想到报社去找工作。他想，别人是不会拒绝他的。但是，既然人们如此称赞他，他就应该有些身分等别人来登门邀请才行。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布里从光明出版社拿来一本小说准备翻译。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译好了几章送去，想得到点稿费。但是出版商表示并不急于出这本书。

《辩护者报》的一位副编辑莱克拉姆·舍尔马是布里的老朋友，他除了替《辩护者报》干事以外还给新印度出版社搞点翻译和别的工作。他知道布里的情况以后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见一见新印度出版社的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他那儿还有一个家庭教师的空缺。你的印地语又很好。”

新印度出版社的老板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二女儿甘娜格正在念硕士的第一年。她想通过印地语的考试。当时，旁遮普的印度教徒，特别是印度教妇女中有一股印地语热。布里在念硕士的第一年时也参加过印地语的考试。

甘娜格是参加过一九四二年政治运动的女学生之一。吉尔塔里拉尔本人是一位老资格的爱国主义者和思想开明的人。他的女儿经常穿纱丽出去参加拉合尔的一些社会团体的活动。她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很同情学生会，在一九四二年的运动中经常参加集会和游行。当时她总是穿着薄薄的土布纱丽，模样儿十分秀丽，动人。布里也见到过她，但是没有跟她说过话。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只懂乌尔都语和英语，对文学很感兴趣。他虽然从前想当作家，但是后来却干了出版事业。甘娜格小时候他就教她念乌尔都语。她在学校里也念过印地语，但是印地语的程度不如乌尔都语。她念硕士学位通过英国文学考试以后

曾经想参加乌尔都语的考试。可是由于民族主义精神，她还是决心参加印地语的考试。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邀请布里去商量有关甘娜格的学习文学的问题，特别是学习印地语的问题。甘娜格作为学生把布里当做老师来迎接，对他很尊敬，态度很谦虚。布里发表过的所有短篇小说和一些文章她都看过。她还把他的两篇小说念给自己爱好文学的爸爸听过。

甘娜格还在自己的姐夫奈耶尔面前谈到过布里，认为如果奈耶尔能够见到布里将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奈耶尔在高等法院当律师，住在模范区内自己的别墅里。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知道布里这样的文学家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因此，不好意思直说，而是拐弯抹角地问他：能不能每个星期来三天或者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给甘娜格补习功课？能不能帮助跟自己的妹妹差不多的女孩子补习文学方面的课程？考虑到所需时间，至少要多少报酬？

布里跟甘娜格谈了一会儿以后，认为自己不应该以一种被雇佣的身份坐在她面前。被雇佣教乌尔米拉的经验现在记忆犹新。因此自尊心代替了解决经济问题的想法。他答应有时来教甘娜格，条件是不提薪金的事。

布里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到牛奶市街去教甘娜格一次。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在文学界和政治界都很受人尊敬。布里能够跟这样尊贵的家庭来往感到很光荣。他一直很小心，不让甘娜格和她家里人知道自己的经济很困难。他到她家去的时候总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他还经常注意擦自己的皮鞋。

吉尔塔里拉尔的印刷厂和仓库在香蕉路，办公室在萨图拉姆胡同自己家的客厅旁边。他经常在下午五点半或者六点钟工

作完了以后跟甘娜格和她的妹妹甘金一起在客厅里喝茶。他的妻子的性情与爱好跟他们不同。她不喜欢多说话，即使说话也超不过两句。她做完饭，吃完饭，收拾好以后就去洗衣服。如果衣服还不脏，用不着洗，她就看看上面有没有开缝的地方需要缝补。如果没有需要缝补的衣服， she 就把麦子里的杂物去掉，准备让人磨成面粉，或者把准备吃一个月的豆子和调料挑拣好。她总是有事情可做。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她的唯一治疗方法就是围上围巾睡在院子里。她从不到客厅里来。她是属于上一个世纪的人，并以此自得其乐。

布里就在客厅里教甘娜格。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三个女儿甘达、甘娜格和甘金从小就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长大。她们在男孩子面前说起话来一点也不拘束。在别人家里，如果有年轻的男教员来教女孩子，为了谨慎起见，也为了不让女孩子害怕，总是派一位老太太坐在旁边。可是吉尔塔里拉尔家里不采用这种办法。

布里不是以一个被雇佣的教员的身份到吉尔塔里拉尔家里来的。他是一个有同等身份的人，是来帮忙的，是一位受尊敬的客人。他有时候五点钟来，有时候五点半来。他来了以后吉尔塔里拉尔就吩咐人给他准备茶点。有时候，吉尔塔里拉尔也会在五点半钟的时候到客厅里来。但他不是为了监视他们，而是为了欣赏那些瓦尔吉语^①的两行诗和其它诗句。他为了表示赞赏不断地喝彩，有时候也引一些乌尔都的诗句来跟这些印地语诗相比较。他们大谈文学，但是又不仅限于文学。他们还谈论政治和布里的狱中经历等等。几乎无所不谈。有时候甘娜格把自己写的文章或者小说念给布里听，征求他的意见，进行修改。

^① 古印地语的一支，其中心为马土腊。

布里教甘娜格已经两个星期了。现在他几乎整天都盼望去牛奶市街。乌尔米拉的行为曾经使他对女孩子产生了厌恶之情。现在甘娜格的天才、克制和纯朴无邪把他原来的想法驱散了。正好像五六月间原野上的枯黄景色被雨季冲走了一样。在这以前，布里也曾为某些女孩子的美貌所动心。但是跟甘娜格接触以后，那些微不足道的回忆就像朝霞消失在旭日中一样，变得无影无踪了。

哪个年轻的女孩子不惹人注意？甘娜格既俊俏又吸引人，她的皮肤是深黄色的，身体发育得很好，很健美，身材苗条。她那现代化女孩子的举止和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社会地位使得她的仪表更加具有魅力。这样就更增加了布里对她的爱慕之情。

既然布里对甘娜格有了这种感情，当然也要猜想她是否对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他和她的经济地位相差很悬殊，他现在还没有工作，这使得他很沮丧，很惭愧。他为了与甘娜格建立平等而亲密的关系，必须找到工作，必须自食其力。

布里出狱已经两个月了。在杂志上发表了六篇短篇小说。到处是一片颂扬声。编辑们只请他写小说，而从不提他的工作。布里想：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登门邀请？他到甘娜格家去的时候显得特别寒酸，因此，也就对自己家庭的贫穷感到特别难受。

布里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求邻居布尔普德亚尔医生帮忙。

这位医生是在布里入狱前不久搬到波拉邦泰胡同来的。他于一九四二年得到医学士学位。战争期间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军队中谋到一个职位。但是由于民族主义思想，他决定自己开

业行医。他参加了国大党的工作，并成为拉泰比哈利博士的助手。他现在正在帮助拉泰比哈利搞竞选活动。

战时的住房很紧张，但是拉泰比哈利博士写信给房产管理局，要他们在波拉邦泰胡同分了一栋又好又便宜的房子给布尔普德亚尔。拉泰比哈利是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议会中有影响的人物。基杰尔内阁很器重他。印度教徒把他的话当做格言宝训。

布里跟布尔普德亚尔一起来到拉泰比哈利家里。布尔普德亚尔介绍说，布里对祖国和国大党都十分忠诚，曾经入过狱，并对他的文学天才大加赞扬，接着，对他的家庭经济情况表示十分担忧。拉泰比哈利听了以后说：“好吧，这个问题我可以考虑考虑。”

过几天，布尔普德亚尔趁中午没有人的时候又把布里带到拉泰比哈利家里，再一次向他谈到布里对国大党的忠诚，入狱的勇气，以及他的文学天才，接着，明确地提出：“他入狱以前是跟着社会党人的。现在正在竞选的时候，应该让这些有用的人才跟咱们在一起。不能为渊驱鱼，让他跟别的党派合作。”

拉泰比哈利是《辩护者报》的董事长。他马上吩咐手下人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给主编格希什先生。

* * * *

格希什听说布里来了，马上把他请到房间里。虽然布里的身材很矮小，年纪很轻，但是格希什不考虑这些，站起身来伸出手对他表示欢迎。他谦虚而亲切地握着布里的的手，握了很久，说道：“你好，你好，请坐！”他先请布里坐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坐下，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递给布里。接着，划一根火柴，用手

遮着，避开电扇的风，送到布里面前。

布里是不抽烟的，因为过去父亲不让抽，他也没有机会抽。长到这么大只偶尔抽过两三次。可是今天他为了使自己显得不太拘束，点上烟抽了起来。他一边抽一边想：跟狡猾的编辑打交道可以借助于烟雾。

格希什问他：“布里先生，请吩咐吧！你是喝茶，喝咖啡，还是要点冷饮？”

布里更加不安了。除了在甘娜格家里以外，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对他这么客气。

“你别客气。”布里回答道，“我现在什么东西也不想喝。”

“这怎么行呢？”格希什显得更加殷勤，“像你这样有希望有天才的文学家光临敝社，我们怎么能不招待呢？好吧，请问，你喝茶时喜欢用糕点还是糖果？”

布里已经说过不想喝东西，现在为了谢绝，补充道：“编辑先生，请你相信我，我是刚从一位朋友家里喝过茶来的。”

格希什这才答应了，说道：“那么好吧！待一会儿再说吧！”他胳膊撑在桌上，两只手交叉握着，看着布里。香烟在烟灰缸上冒出一股一股的烟，这是布里进门时他从嘴唇边取下来的。过了一会儿，他对布里说：“先生，你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我们在胜利节时准备出专刊。”

布里受到这样的礼遇，没有勇气把自己找工作的介绍信拿出来，咳了一声，说道：“我倒是希望能尽力跟你合作……。”

格希什捶了一下桌子，兴高采烈地说：“你现在在写些什么作品？是不是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他在空中抓了一把，好像抓住了读者的心似的。

布里开始谈到自己：“编辑先生，我目前条件和时间都……。”

格希什打断他的话说道：“……时间？……文学家都是很珍惜时间的。”他用手指打了一个榷子说：“但那些都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我自己也经常这么写。”

布里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说：“我如果干别的工作，可能会分散精力。因此很想专门从事文学工作，特别想到贵社来工作。”趁格希什还没有回答的时候，他赶紧拿出信来说：“拉泰比哈利博士有一封信给你。”说完把信递了过去。

格希什听到拉泰比哈利博士的名字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从信封里取出信来，看完后放在桌上，然后摘下眼镜，把它放在信上，用手掌揉了揉眼睛。好像在说：现在不必用眼睛了，而是需要用脑子。

格希什揉完眼睛重新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烟向屋顶的天花板吐去，说道：“我的朋友，文学和政治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他的语气跟刚才完全不同了。这时房门开了，一个穿衬衣长裤的男青年手上拿着一叠稿件走进来。格希什问他：“老弟，怎么回事？”

“第二版上不能同时刊登三篇谈话。德达德雷的谈话能够放在第三版上吗？”年轻人问道。

“你坐下！”格希什示意叫年轻人坐下，“你认识他吗？他就是布里先生。”

年轻人点了点头。

格希什继续说：“布里先生想来咱们社里工作。我告诉他，文学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是责任重大的事情，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圣雄甘地，潘迪特·尼赫鲁和瑟尔达尔·巴代尔^①都做着

^① 瑟尔达尔·巴代尔(1875—1950)，印度政治活动家，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国大党元老，甘地的战友。

为祖国服务的工作。但是他们从这些工作中得到了什么好处？作家要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办报纸和写文章需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和牺牲！做这种工作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有的只是贫穷和困苦！因德尔纳特先生，是不是？”

格希什继续说：“办报纸是一种艰难的事业，必须不断地学习。很多著名的作家都学习了一辈子。就拿托尔斯泰来说吧！你知道吗？托尔斯泰把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修改了一百遍。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并不是没有天才。他们有天才，但是不能刻苦。他们不想学习，只想出名，想得到金钱和地位。一个从来没有开过汽车的人怎么能把汽车开到马路上去呢？那一定会出车祸！当然，开汽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新闻工作能对政治产生极大的影响，新闻工作者能够左右政治局势。他们的责任多么重大！”格希什把两臂伸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表示自己的责任非常重大。

“当然是这样！”因德尔纳特表示同意，“你说得完全正确，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很好！”格希什说话时语气缓慢，打着官腔，连看也不看布里一眼：“你来这儿工作吧！但是你必须努力学习。你去找伯纳尔西达斯谈谈吧！你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薪金问题等你工作以后看情况决定。”

格希什把眼镜架在鼻梁上，看着稿件对因德尔纳特说：“老弟，这件事情你就看着办吧！巴代尔先生的谈话非常重要。这一点必须考虑到。”他早已把请布里喝茶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因德尔纳特站起身来，这使布里想起自己现在也该告辞了。

他刚才来的时候是一位文学家，是格希什的尊贵客人，现在走的时候却成了他手下一名办报的奴仆。感受是痛苦的，但是生活却有了着落。这给他带来了安慰，使他忍受住这一切。

* * * *

布里在《辩护者报》的工作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三个星期中第一个星期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第二个星期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第三个星期从晚上九点到半夜两点。报社的工作是不考虑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是否方便的。所有的报纸都互相竞争，要在一清早人们醒来的时候把报纸送到他们手上。因此，编辑和印刷时间都是根据这一需要确定的。每天早晨，当公民们醒来的时候，当天的日报就要把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因此，当他们进入梦乡的时候，记者们不得不开着灯，趴在书桌上，收集全世界的新闻。接着，印刷机迅速地一张一张地把报纸印了出来。这样安排工作是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的。报社的老板，经理和总编辑下命令要这些拿低薪的小编辑和印刷工人这么干。而这些人为了糊口，哪怕再困难也不得不干。

记者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自己的看法放在一边，而用老板的观点来谈论问题。成千上万的读者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因此，谁也不会过问他们的工作条件如何。助理编辑是为印刷机送原料的机器。布里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职业，当然不得不做这样的工作。他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是随着报纸的需要而确定的。他雄心勃勃，想成为一个总编辑。但是，这对他来说显得既遥远又渺茫。他有时候一连几天抽不出时间到甘娜格家里去，但是一旦有机会他是决不会放过的。

布里每隔几天才有一次机会到甘娜格家里去。去了以后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讨论文学上的比喻和隐喻等问题。甘娜格不免要抱怨他好久没有来。而布里也不得不向她解释，说自己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慢慢地，甘娜格在他面前再也不是一个无拘无束，只知道热情地讨论文学的女孩子了。她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跟他默默无言地坐在一起。她再也不对那些诗词格律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她现在关心的是布里的的工作如何，是不是太劳累？有时候，父亲走了，他们会相对无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冬天，布里过了一个星期才到甘娜格家里来，来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头上围了头巾，手里拿着手杖，坐在客厅里，正准备出门。他见到布里连忙说：“孩子，你来了！”对他表示欢迎，并向他问好。接着，他称赞《辩护者报》办得如何如何好，并赞扬了布里的的工作。他还交给布里一张很长的书单，上面写着甘娜格要买的印地语书籍。

客厅旁边的楼梯上传来甘娜格下楼的声音。她穿着丝绸纱丽，手上拿着上衣，好像要出门的样子。她与布里打了一个照面，显得很高兴，脸上浮起一层红晕，但很快又低下了头。她妹妹跟在她后面，一边把上衣套在纱丽外面，一边往楼下走。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用手杖轻轻地敲了一下地板说：“甘娜格，布里先生来了。你念书吧！我跟甘金到杰塔街去。你以后再去找维姆拉吧！学习第一。”接着对布里说：“孩子，我本来打算要她跟我们一起去。可是学习要紧，工作第一。”

“不必了！不必了！就让她跟您一起去吧！我明天再来。”布里表示很客气，不想打破他们父女的计划。

甘娜格拿不定主意，看着父亲。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很快就下了决心：“孩子，不行。什么时候到别人家里去都行。可是工作应该永远放在首位。”说完站起身来，一边走一边吩咐甘娜格：“孩子，你给布里先生准备茶点吧！”接着，朝布里笑了笑，说：“你很累吧！我知道报馆里的工作是很累的。”

父亲走后甘娜格把上衣放在沙发背上，然后坐在布里身旁的椅子上。两个人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布里问她。

“我不说，你先说吧！”甘娜格说完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

“我去拿茶点？”甘娜格猛然想起刚才父亲吩咐她做的事情。

“不必着急。”布里的声音有些断断续续，不太连贯。甘娜格眼睛盯着自己的纱丽边，没有说话。

布里看她不做声，于是问道：“你想喝茶吗？”

甘娜格脸朝下，摇了摇头，然后摆弄着纱丽，手指有些发颤。

布里突然问道：“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红？别人看见了会怎么说？”他对她改变了称呼，不叫“您”，而叫“你”了^①。

甘娜格身上颤动了一下，看着布里，嗔怪道：“就只有我的眼睛发红？你也不看看自己的眼睛！”说完低下了头。

“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行吗？”这句话在布里心底里埋藏了很久，现在不由自主地从舌尖上进了出来。

甘娜格仍旧低着头。

“你不会生气吧？”

① 印地语中“你”和“您”分得并不太严格。这里的意思则是指称“你”表示亲近了些。

甘娜格摇了摇头。

“你得答应我，你不会生气我才说。”

“什么事情？”甘娜格低声问。

“你不会生气吧？”

“决不会。”

“好吧！我说，你能答应我对你的要求吗？”布里说完把手伸过去。

甘娜格含情脉脉地看着他，满脸涨得通红，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心上，低下了头。

布里问她：“你答应我了，以后不会后悔吧？”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甘娜格坚定地回答说：“决不后悔！”她深情地看着布里，继续把手放在他的手心上，态度非常严肃。

布里知道她说这话是十分严肃的，于是把她的手举起来放在自己额上。过了一会儿，心情稍微平静些，他才说道：“我向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有什么条件？既没有钱财，又没有社会地位！”

甘娜格由于过分激动而流出了眼泪，她的嘴唇有些发抖，勉强控制住自己，说道：“你说到哪儿去了？是我配不上你！你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用衣襟遮住脸，站起身来，走出客厅。

她到厨房里去吩咐伯森代准备茶点，然后拿着书走回来；打开书，把一支铅笔夹在书里，走过来坐在布里身旁。刚才发生的事情使她感到非常自豪。她对布里说：“你为什么说那些配与不配的胡话？”

布里仍旧在考虑甘娜格的富裕家庭和自己的贫寒家境。他

说：“你太善良了。我不能欺骗你，欺骗就等于犯罪。我不富裕，现在我每个月只赚一百卢比。但是我对自己的能力和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布里没有向甘娜格隐瞒自己的经济情况，这样做他感到很满意。

甘娜格眼睛里含满了泪花，反驳道：“金钱算什么？难道我是一个财迷？谁不知道你的艺术和人品？”

从此以后，布里和甘娜格经常在外面约会。有时布里下午要上班，甘娜格就趁中午饭馆里人少的时候从学校出来跟布里一起吃午饭。他们有时候到马尔路的标准饭店吃饭，有时候在别的地方会面。甘娜格感到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钱财的事情她并不在乎。她从来没有遇到过经济上的困难，因此，她不知道为金钱而苦恼是什么滋味。她从来没有当过大财主，也没有这种奢望。她的两个女友家里很阔，出外总是坐小汽车。她虽然只能坐马车，但从来没有为车钱发过愁。她也很愿意坐公共汽车，认为出门时能坐公共汽车也就行了。她现在想，念完硕士以后不再参加乌尔都语文学考试了。她要学新闻，以后可以跟布里在一起自己办文学杂志。她坚信布里有朝一日会成为普列姆昌德，舍尔德，高尔基，哈代和马哈姆^①那样的世界著名作家。他们的家——屋外是小小的花园，室内陈设着两张书桌。

四

布里很快就结束了报馆的试用阶段。试用期完了以后上级

① 普列姆昌德为印地语著名作家；舍尔德为孟加拉语著名作家；高尔基为苏联著名作家；哈代和马哈姆为英国著名作家。

让他写评论或其它文章，而不是让他翻译电传打字机上的英文通讯稿。他的意见开始受到报社的重视，这样一来，也就免不了跟格希什先生发生一些分歧和冲突。

格希什有时候责问他：“布里先生，咱们的报纸好久没有刊登你的小说了。你在咱们《辩护者报》工作，可是小说却拿到《明镜报》去发表。说实在话，我们非常希望刊登你的小说。”《辩护者报》是不会因为刊登了布里的小说而发给他额外工资的。因此，他过去一直把自己写的小说拿到别的杂志上去发表。

布里写了一篇关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海员起义的评论。在评论中讽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对革命的海员缺乏同情心。老百姓看了这篇评论都称赞布里写得好。可是格希什先生却警告他：“报纸能够受到群众的欢迎当然很重要，但是报纸是有政治倾向的，它的任务不是在群众的情绪中随波逐流而是要为群众指出方向……”

由于布里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些过去的朋友现在又来找他了。这些人是门久尔，纳伦德尔，阿瑟德和普尔杜姆纳等，他们都是学生会的共产党人。他们称赞这篇文章，并邀请布里参加在布赖德拉礼堂举行的声援孟买海员起义者的大会。布里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这些朋友们希望得到他的有力支持，但又不得不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布里跟共产党人有意见分歧。共产党人要求民族自决权。而布里则认为这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其结果必然导致分裂，使国家分成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

而共产党人则认为民族自决才是达到团结和避免分裂的唯一途径。他们经常举行讨论会来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达拉和

甘娜格也常常跟苏伦德尔和久贝达一起参加这种讨论会。达拉和布里有时候在家里也谈论一些报上的观点。但是谈得不够充分，达拉提的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布里从达拉的谈话中看出，她有些同情共产党的观点。他对这点感到很不满意。

四月的一个下午。拉合尔从寒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年轻的女孩子脱下那些遮住自己丰腴体态的冬衣，像蝴蝶似的在劳伦斯花园围墙外的树林里，在阿纳尔格利和马尔路上轻飘飘地穿来穿去。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跟人行道旁的奇花异草争奇斗艳。小伙子们则挺着胸脯，摩肩接踵地在路上徜徉。就在这样的时刻，布里和甘娜格在劳伦斯花园里共同商定和安排了自己未来的生活。

布里今天晚上九点到半夜两点值班。他正在踌躇满志地工作，因德尔纳特把下午收到的新闻稿递到他手上说：“请你以《考场里的风波》为标题发表这个消息。”

新闻稿是这样的：“今天是学士学位考试的最后一天。监考人丁穆哈默德教授发现印度教学院学生索姆拉杰·萨赫尼携夹带作弊。教授指出此事并责令其交出试卷。该学生拒绝交出试卷，教授令其退出考场。当工作人员前来执行命令时，索姆拉杰动手殴打丁穆哈默德教授，然后扬长而去。”

布里一口气念完新闻稿，心里很不平静。他想起了达拉，把新闻稿放在桌上，手撑着下巴考虑了很久。他想把新闻稿压下来，但是这样做非向格希什先生说明理由不可。而他对索姆拉杰丝毫也不同情，有的只是痛心和失望。

布里把消息中的“印度教学院”和“萨赫尼”删掉；把“发现”改为“认为”；把标题中的“风波”改为“误会”。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办公室多待了一个钟头，直到三点钟才下班。

父亲现在对布里和达拉清早起床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因为他们为了准备考试经常开夜车，父亲认为应该起床的时候正是他们睡得最香的时候。

早上，邻居库沙尔辛哈这位食品店老板从睡梦中醒来以后开始唱晨歌：

“啊，母亲！欢乐的时光多么短暂，欢乐中不觉时已黄昏，我从未将家务事记挂在心。”

库沙尔辛哈的嗓音很圆润，而且他还有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他的晨歌消除了人们睡醒时的不适之感。大家都闭上眼睛想听他继续唱下去。这时布里的爸爸似乎不甘寂寞，想要跟他比个高低，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唱道：

“世界之母啊世界之母，我们大家都向您祝福！”

胡同里传来了卖报的声音，布里赶紧起床，下楼去买了一张报纸。

父亲唱完晨歌正闭上眼睛准备祷告，这时，布里把报纸摆在他面前说：“这件事情真是太糟糕了！”

父亲看完消息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说：“这可能是别人。”

“就是印度教学院的萨赫尼，是我把它删掉了的。”

“今年考试又失败了。”父亲表示十分惋惜。

布里说：“不只是考试失败，事情还可能闹大。”

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这只有靠上帝保佑！这件事情后果严重，可能要受到法律制裁。”

布里严肃地说：“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了穆哈默德教授会向主管部门提出控诉，他决不会善罢甘休！”

“今天的报上有什么新闻？”迪万金德在胡同里一边刷牙一边问旁边的人。

“印度教学生打了穆斯林教授。”传来迪加拉姆的声音。

“这个小伙子不错！他大概被欺负得够够的！这些穆斯林……”迪万金德破口大骂起来。

“老师，你有什么事儿吗？”楼下传来戈宾德拉姆的声音。

“我来看看报纸！”布里的父亲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下楼去。

戈宾德拉姆手里拿的不是《辩护者报》，而是《王公报》。报上明明写着“印度教学院学生索姆拉杰·萨赫尼”。戈宾德拉姆是拉姆卢帕亚的老邻居，知道他跟索姆拉杰的关系。因此，非常同情而忧虑地说：“命运真会捉弄人。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这样做？达拉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子，而他却干下了这种事情！”

拉姆卢帕亚说了一声：“一切由天神安排！”就低下了头。

家里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谁也没有吱声。达拉一直低着脑袋，既不吃饭，也不到学校去。她推说自己头痛，躺在床上不起来。虽然学校里的人并不知道她与索姆拉杰的关系，但是她心里想：与其这样无缘无故地丢脸，还不如跳到井里死了痛快。

拉姆卢帕亚到学校去的时候，老师们正在议论这件事情。他们对这种破坏纪律的事情表示十分担忧，都说：“既然连大学教授也会受到这样的侮辱，那么普通中小学教员恐怕连门也不敢出了。这样的学生应该把他用藤鞭抽打一顿，赶出校门，送进监狱，以儆效尤。”拉姆卢帕亚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消息。《辩护者报》发表了市内记者的报导说：所有大学和学院的教授们都要求主管部门迅速采取行动，维护大学和考试的纪律。

《政治报》的消息说：“考场里的肇事者已经潜逃。有关当局正准备把这件案子提交市首席法官审理。据可靠人士透露：被告已潜逃，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王公报》上的报导又不一样。报导说：“从考场的事件可以看出宗教歧视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穆斯林联盟的教授陷害民族服务者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据可靠人士透露：长期以来，印度教学院学生索姆拉杰·萨赫尼一直受到穆斯林联盟教授丁穆哈默德的歧视与打击。他无法摆脱宗教歧视给他带来的痛苦。由此可见，穆斯林联盟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拉姆卢帕亚放学后先到戈巴尔沙赫家去给孩子们补习功课。补习完功课才回家。回家后知道哥哥托人带信叫他去一趟。拉姆杰瓦亚平时很少看报纸，今天因为听到街坊邻居议论才知道这件事情。他对弟弟的无知表示很遗憾，说：“你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还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你也不想一想自己跟这件事情的关系？人家的儿子就是你的女婿。你应该到苏克拉尔·萨赫尼那儿去问一问情况，表示关心才行。”

两兄弟一起来到本尼大院苏克拉尔家。苏克拉尔身边还坐着两个人，他们的脸色都很阴沉。拉姆杰瓦亚提到考场里的事情，说：“我弟弟自从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到现在连一口饭也吃不下。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事情是……”

苏克拉尔大骂丁穆哈默德：“他敢破坏我儿子的名誉？他……谁理会什么主管部门不主管部门？我可以去找詹金斯总督，他这个……想让我儿子上刑事法庭？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非到他家门口用鞋子打他一百下不可！要不然老子就不是刹帝利^①，是贱民养的！等着瞧吧！老子要把拉合尔的穆斯林统统干掉。老子是太阳王朝^②的后裔，宁愿死也不会收回自己的誓

言。”

拉姆杰瓦亚惶恐不安地问他：“孩子没有吓坏吧？”

苏克拉尔毫不在意地说：“这些学士不学士的事情我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孩子又不去当书记和文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内阁为了准备将政权移交给印度人，于一九四六年派了三个代表来印度。这些代表在西姆拉跟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的代表进行磋商。全国上下都注视着他们。国家的前途决定于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也就是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斗争形势。而拉合尔却忘记了这一切，陷入考场里的穆斯林教授与印度教学生的争端中。反对考试舞弊成了教派问题。两个月以前，在立法议会选举中苏克拉尔曾经是拉泰比哈利博士的主要支持者。而在印度教大会和民族服务者联合会中苏克拉尔又是拉泰比哈利的代表和得力助手。因此，拉泰比哈利博士向首席部长基杰尔·赫亚德·汗提出：“这次事件已经带上教派色彩。如果处理不当，印度教徒会怀疑你的政府……”

当时旁遮普的首席部长基杰尔爵士的地位很不牢固。在一九四六年的旁遮普立法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和国大党的席位增加了，而共产党的席位减少了。基杰尔政府是依靠国大党议员维持局面的。穆斯林联盟一直想把它搞掉。这次事件关系到维持纪律和大学尊严的问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适当的处理，大学考试的主管人准备把案子提交给高等法院。在这种时候必须用理智考虑问题，一定要使国大党的代表满意才行。因此政府宣布派一个委员会对这次事件进行调查。

布里对家里人说：“据可靠人士透露：准备让丁穆哈默德教

① 刹帝利是印度四种姓中的第二级，武士贵族。

② 印度传说中的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中英雄辈出。

授离开拉合尔去白沙瓦学院当院长。教授对此很满意，认为这样的提升是为了表彰他尽忠职守。已经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中有人主张不要做出任何决定。”

希萝的妈妈对帕格文蒂说：“让女孩子上大学有什么好处？现在她的学历已经跟男孩子一样了。她难道过门以后去当教员或者文书不成？她难道要用英语给孩子们唱催眠曲不成？只有马尔路和牛奶市街的人才会赶时髦，把女孩子送去念大学。你知道，我们让希萝念完十年级就结婚了，现在在婆家过得很好。女孩子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如果男孩子不是学士，女孩子得了学士又有什么用处？白白地惹人笑话。”

帕格文蒂认为嫂嫂的话说得有道理。拉姆卢帕亚也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如此。“哎，谁能违抗上帝的意志呢？”

达拉的父母早就认为女孩子既然订了婚，考完期中考试就行了，不必往下念。由于布里的坚持才让达拉念学士。现在达拉仍旧坚持要念下去。他们知道只有把哥哥说服了才能说服妹妹。

布里坐下来吃饭。母亲把达拉叫过来对他说：“你劝劝她吧！既然婆家的人不想让她念学士，她就是得了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如果咱们把他们得罪了，以后怎么办呢？”

达拉面对墙壁坐着，一句话也不讲。

“得罪就得罪吧！”布里不同意母亲的看法。

母亲睁大了眼睛。平时很懂事的儿子会说出这种话来，她感到很惊讶，用手托着头说：“他们如果要解除婚约怎么办？”

“那就更好了，更痛快！我们以后再也不用不着提心吊胆地害怕他们解除婚约了！”

“女孩子这一辈子怎么过？”母亲问道。

布里气愤地说：“如果你们不能养活她，我可以养活她。怎么能让一个成绩优秀的女孩子去配给一个考试舞弊的人呢？”

母亲不想继续往下说，站起身来走了。布里用英语对达拉说：“你不必担心，努力念书吧！我们周围的变化太大了，父亲和母亲的思想跟不上。结婚并不是一切。很多男孩子都喜欢有能力的女孩子。只要你愿意的话，可供你选择的男孩子多得很呢！”

达拉眼睛里充满了感激的泪花。她的心里，脑子里和身上的痛苦一下子全都消了。六月天，小屋里热得像地狱似的。她把席子铺在走廊里，躺在上面，闭上眼睛，心里想：抛开他的考试舞弊等问题先不说，现在的问题是：我其所以不能继续念书完全是因为他不能念书。看来女人不如男人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的，似乎必须如此。

她继续想：既然必须如此，我如果要结婚，就得找一个有学问有天才的男人才行。为什么要跟一个不如自己的人结婚？她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理论：女人以能够找到比自己水平高的男人为荣幸。她们情愿居于有能力的男人之下。如果男人不比女人水平高，就配不上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就不会尊敬他，更不会爱他……

* * * *

七月份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苏伦德尔的姐姐为孩子举行命名仪式。苏伦德尔邀请达拉前去参加。达拉早上八点钟就到了她家里。她家在牛奶市街的阿姆里塔拉附近。仪式在一间大屋子里举行，地上铺着厚线毯和布单，人们都坐在上面。

屋子右边较高的地方一位锡克教祭司正在念锡克经。经书

用绸布套托着摊放在他面前的小方桌上。苏伦德尔的父亲坐在小方桌旁边用尘拂轻轻地拂着经书。方桌前面，男人和女人分两边坐下，中间隔了一定的距离。

达拉来晚了些，只能坐在靠近男人的地方。苏伦德尔示意要达拉用围巾裹住头。她自己也用围巾裹了头，虽然她在外面的时候是从不裹头的。古尔杜和甘娜格也都用围巾裹了头坐在达拉旁边。所有的妇女都用围巾裹住头，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笑。男人们大多数是锡克人，都围着头巾。也有些剃光头的锡克人。但他们也都围着头巾或戴着帽子。有一位特别时髦的先生是戴礼帽来的，因为不能光着脑袋，只好戴礼帽坐着。还有一位先生忘了戴头巾，光着脑袋就来了，见此情形不得不从口袋里掏出手帕蒙在头上。

过了不久，学生会的同学阿瑟德也来了。达拉很喜欢他。他很幽默，在会上或者学术团体中发言时言简意赅。有时候，开完会以后，他主动送达拉一程，把她送到什哈勒米门。达拉也常常把一些心里话毫无顾忌地向他说。阿瑟德进门以后，因为门口人太多，只得从人缝中挤过去，坐在靠近女人的地方，离达拉很近。两个人见面，打了一下招呼。

阿瑟德有一头鬈发，从不戴头巾或帽子。他不懂得锡克人的风俗习惯，见人们朝锡克经合十敬礼，也学着大家的样子做。

坐在旁边的瑟尔达尔先生示意阿瑟德把头裹上。阿瑟德着急地向四周看了看，发现有人把手帕蒙在头上，很受启发。他把手伸进裤口袋里，想找手帕，但是没有找着。达拉看到这一切几乎笑出声来。

阿瑟德没有找到手帕，很难为情，正想说一声对不起，然后

起身出去。这时，一位锡克先生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块崭新的，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丝绸花手帕放在他手上。阿瑟德蒙上手帕看了看达拉。达拉忍不住笑了。阿瑟德也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可笑。为了不笑出声来，两个人都朝别处看。

祭司念完一遍锡克经以后，闭上经书宣布：“请师尊^① 赐给孩子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接着，重新打开经书看看这一页上的第一个字母，说道：“按照师尊的旨意，孩子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D。你们大家考虑考虑，该取一个什么名字。”

四周传来以“D”为第一个字母的名字：代杰辛哈，达拉辛哈，多达辛哈，达克德辛哈等等。还有一位先生说：“多布辛哈^②。”弄得阿瑟德几乎笑出声来。

最后定名为达拉辛哈。阿瑟德低声对达拉说：“这孩子成了你的弟弟。”

端来一大盘一大盘的赫卢瓦点心^③。这些点心都是供品。祭司站起来祈祷。人们也都跟着他站起来合十祷告。他们首先把一只盛满供品的盘子放在锡克经前面，然后由纳伦德尔和另外一个男青年向男人们分发赫卢瓦，苏伦德尔和她的妹妹向女青年分发赫卢瓦。

阿瑟德觉得很奇怪。既没有盘子，也没有碗，连叶子也没有，甚至连一张纸也没有。人们用两只手捧着湿漉漉的赫卢瓦，恭恭敬敬地吃着。纳伦德尔端着盘子走到阿瑟德身边。阿瑟德努了努嘴，表示要他到别的地方去。纳伦德尔的目光向他示意，

① 锡克教尊奉的祖师。

② “多布”意思是“大炮”。

③ 一种甜食。

供品是不能拒绝的。

阿瑟德只得接过赫卢瓦。他偷偷地看达拉，看她怎么办。达拉和她的女伴们手很小，只吃一点儿供品就过去了。阿瑟德低声对达拉说：“手掌大也要受到惩罚。”

“这不是惩罚，这是恩赐！”达拉回答道。

“好吧，咱们交换吧！”

“不行，不行，各人只能享受自己的一份。”达拉赶紧把手缩回去。

达拉和她的女友们每人分得了将近半斤赫卢瓦，要想把这些赫卢瓦全都吃下去可不容易。她们好歹把它吃完了，可是沾满酥油的手怎么能洗干净呢？不少锡克先生把手上的油揩在长长的胡子上。有些人揩完后再用手帕擦一擦。达拉和女友们都带着女用小手帕，她们用这些手帕凑合着把手擦干净了。阿瑟德怎么办呢？别人好意供给他的绸手帕怎么能用来擦手呢？他只得把两只手摊开，准备站起来往外走。

达拉一边笑一边看着阿瑟德那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她把自己擦过手的手帕扔给他。甘娜格和古尔杜也帮他一把，把手帕给了他。

阿瑟德指着纳伦德尔低声对达拉和古尔杜说：“这个笨蛋！既然给大家这么多赫卢瓦，为什么不准备些盘子和叶子？”

达拉说：“这是供品，要虔诚地用手捧着吃。用东西盛着就是一种亵渎。”

参加仪式的人都走了。纳伦德尔和苏伦德尔请学生会的人留下来。阿瑟德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对他们兄妹说：“你们为什么不事先把情况说清楚？早知道这样我就会戴上头巾，口袋里放一块毛巾到这儿来。我有朝一日也要把你们骗到穆斯林中

间去，好好地把你们戏弄一番。”

纳伦德尔拿来一份《人民世纪报》。大家就报上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英国内阁派来的代表向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开空头支票，让他们抱有希望，然后控制住他们。按照内阁使团的计划，穆斯林联盟统治巴基斯坦，而国大党统治印度。可是这怎么行？他们准备在假期里告诉自己的干部：只有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相互合作才能避免印度斯坦的分裂……

达拉走到胡同里准备回家，阿瑟德也跟着出来了。阿瑟德一边走一边谈到自己光着头参加锡克仪式的问题，说：“就是这些小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把我们分裂开了。难道只有互不来往才能维护自己的传统？人们能够加强互相来往就好了。在来往中，有些风俗习惯和信仰会继续存在下去，有些会改变……”达拉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阿瑟德问她：“你的朋友中有穆斯林女孩子吗？”

达拉回答说：“我跟久贝达还谈得来。”

“你到她家去过没有？”

“还没有机会去她家。”

“我去对她说，要她请你到她家去喝茶。你以后也可以请她。”

“我可不能请她到我家里去。”达拉觉得很不好意思。

“为什么？你们家里人还遵守不跟异教徒接触的规矩吗？布里可是跟我们一起吃饭。”阿瑟德表示很惊讶。

“哥哥跟我的情形不一样。再说，我们家里也没有地方。”达拉觉得很难为情。

“好吧，那就算了吧！可是如果我到你家里去，你的父母看到我的样子和派头决不会怀疑我是异教徒。布兰博士家的人封

建得很。可是我到他家去过很多次，在那儿又吃又喝。”

达拉问：“你常到他家去吗？”

“哎呀，布里和我都是他的学生。我们现在还常到他家去。他是总督的经济顾问，但是是一位好人。他经常向硕士研究生发表演说。你是不是也跟布里一起到他家去过？”

“我在假期里帮他家的孩子补习功课。下午四点半钟到五点半钟去他家。如果我去年没有做这件工作，可能还上不了学。”虽然对于衣冠整洁的小资产阶级者来说，最难堪和最忌讳谈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穷困。然而，现在的达拉，在阿瑟德面前不但也不想掩饰自己的穷困，而且这样做一点也不感到难堪。

五

“买绿皮香蕉啊！阿拉哈巴德的番石榴！还有喀布尔和甘塔尔的石榴！”

这熟悉而洪亮的叫卖声传遍了波拉邦泰胡同的每一个角落，在妇女中引起了骚动。

妇女们都喜欢把席子或者小凳子放在自己大门口的台阶上，坐在上面干活。八月份，天气很热，她们常常只穿一件薄布罩衫和一条细布围裤。老太太们更简单，穿一条围裤就行了。年轻的女孩子当然得穿上衬衣和裤子。妇女们一生中腼腆害羞的程度是不断变化的，就像一天里的温度似的。童年时代不知道什么是害羞。生活的第二阶段，她们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了女性的特征，开始对生活产生追求与向往，而这种追求与向往就以害羞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时，她们变得非常腼腆。结婚使这种腼腆和害羞达到了最高峰。结婚以后，追求与向往的目标实现

了，结果产生了孩子。于是，害羞的程度就下降了。年老体衰以后，失去了追求与向往，她们又恢复到童年时期那种不知道害羞的状况。

在拉合尔，中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居住的胡同里，下午三四点钟，女人们总喜欢聚在一起。胡同一般很窄小，中间不过三四码宽。妇女们坐在对面的台阶上讲话很方便。这时，男人们都在店铺里，办公室里或者其它地方忙着自己的工作。妇女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待在这里。如果男人因为某件事情要回家，他们就会在胡同口上大声咳嗽，给妇女们一个信号。这时，女人们赶紧用衣襟或者围巾把身体裹好，或者躲进自己的屋子里去。孩子们是无拘无束的，他们只穿一条裤衩，用煤块或瓦片在地上划线，玩游戏。至于那些手上端着大托盘或者头上顶着篮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们被认为是下等人，跟自己家里的用人差不多。女人们对他们往往不十分在意，也不一定回避他们。

一天下午，波拉邦泰的妇女们正在胡同里一边聊天一边干活。乌莎跟梅拉黛伊借来一台旧式手摇缝纫机正在缝补衣服。比鲁默尔的母亲在纺纱。加尔达萝把一只小绳床倒过来，修理上面的绳子。梅拉黛伊在编绳子。布伦黛伊在绕丝线团。比多在绣花。其他妇女有的在绕线团，有的在嗑瓜子仁儿。她们做的这些事情有些是替市场加工的，有些是替自己干的。妇女们干这些事情赚来的钱甚至可以打金首饰。只有八十七岁的看守水井的奶奶没有干活，她背靠墙坐着，把手放在膝盖上，跟别人闲聊。

谈话的主题是怎样替梅拉黛伊的儿子尔登和帕格文蒂的儿子布里找对象的问题。他们两个人都很年轻，身体很好，努力工作，一直不谈结婚的事。一提起婚事，尔登就会发火，而布里

就会说：“现在着什么急？”

尔登和布里的母亲都表示她们拿自己的儿子毫无办法。看守水井的奶奶连看也不看她们一眼就肯定地说：“这些都要怪你们自己不好。男孩子这么大了还不给他成亲？我们那个时候的男孩子十六岁就得结婚，至迟不得超过十八岁。不管怎么说，这些男孩子准是被外面那些梳两条辫子到处闲逛的坏女人迷住了。”

西达和乌莎听了她的话，互相看了看，低下头直笑。

胡同口传来卖水果人的叫卖声。加尔达萝和梅拉黛伊赶紧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肩膀和膝盖。西达和乌莎连忙把围巾披在肩上。

水果贩头上顶着又大又沉的篮子走进胡同，用双手把篮子取下来放在地上。他的头发剃得光光的。因为篮子的压力太大，头巾被压成一个圈贴在额头上。胡子是沿着嘴唇修剪的。嘴角上留着两撇小胡子，像鸟尾巴似的翘着。他的肩膀很宽，穿着人造丝的绸衬衣，蓝颜色的围裤从腰上一直拖到地下，使人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是一个穆斯林水果贩。

他把大篮子放在狭窄的胡同里，亲切地叫道：“大妈，大嫂，大姐，快来买水果啊！”

在母亲身边玩耍的两三个小孩儿听到卖水果的吆喝声都待不住了，纷纷拖着母亲的衣襟，哭哭啼啼地嚷道：“我要买香蕉！我要买番石榴！”

帕格文蒂的小女孩儿拖着她的衣襟赖着要买水果。她很恼火，骂道：“这个该死的水果贩，每天都到这儿来！”

布伦黛伊眼睛不离开自己正在绕着的丝线团，问道：“老兄，番石榴什么价钱？”

水果贩正准备回答，他背后有一个女人生气地骂道：“这简直是胡闹！为什么挡住去路？你要卖水果到市场上去卖好了！谁要买水果可以到市场上去买。”

胡同口一位穿白围裤戴白围巾的太太和一位穿土布衣裤的年轻小姐正在斥责这个穆斯林水果贩，说他不该阻塞交通。

水果贩满不在乎地把大篮子挪动了一下，说：“愿您的孩子长命百岁！没有人拦住您的去路。这路宽得很，连牛车也能过得去。”

虽然她们完全可以从篮子旁边走进胡同，但是她们还是坚持要水果贩把篮子搬走。水果贩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祝福她们多福多寿，一边把自己的篮子慢慢地往外移。

胡同里的女人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她们对这两个陌生女人很不以为然。心里想：她们为什么到咱们胡同里来跟水果贩吵架？咱们胡同里的事情跟她们有什么关系？

陌生女人很厉害，把水果贩赶出了胡同，然后朝女人们坐的台阶走来。尔登的母亲小声对身旁的帕格文蒂说：“她们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小贩吵架？为什么要把他赶出胡同？”说话间陌生女人已经到了她们面前。

年轻小姐把食指放在嘴唇边表示歉意，说：“姐妹们，很对不起！”

孩子们本来又哭又闹地要买水果，看见这两位衣裳整洁的陌生女人走进胡同，都不作声了。女人们也都惊疑地看着她们。

年轻小姐——印度教徒自卫委员会的干部姜代维对大家说：“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加尔各答的穆斯林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污辱了成百上千的印度教妇女。可是非常遗憾，这

样的穆斯林现在还在你们胡同里卖东西！”

年纪较大的女人把手一摊，显出很痛心的样子，说道：“我们养活了他们这些绝子灭孙的家伙。可是他们现在反过来在我们肚子上捅刀子！你们想想看，这怎么行？”

加尔达萝说：“大姐，我们并不想买这些该死的穆斯林的东西。我们总是想买印度教徒的东西。可是那些可恶的印度教小贩就是不到我们这儿来。偶尔来一次也总是想敲竹杠要两倍的价钱。”

姜代维说：“大姐，你知道印度教小贩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吗？因为干果市场属穆斯林管辖。这个地区的穆斯林对咱们印度教徒高价盘剥。如果是自己的弟兄，咱们多给几个钱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养活这班穆斯林，他们以后会朝咱们肚子上捅刀子。我们区的妇女都发过誓，以后决不买穆斯林的东西。”

加尔达萝朝水果贩一挥手说：“你走吧！我们这儿谁也不买你的东西，你以后不要到这儿来！”

姜代维感到很满意，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沃乔瓦利胡同的伊什瓦尔高尔大妈。你们大概听说过她的名字吧！我们是代表印度教徒自卫委员会来跟你们联系的。”

“对！对！对！印度教徒要卖水果……！”忽然有人尖声高叫。大家一看，原来是看守水井的奶奶。

姜代维和伊什瓦尔高尔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惊奇地看着她。其他女人都没有做声，有的人把衣襟遮住嘴唇，偷偷地笑。奶奶坐在台阶上，背靠墙，系着又黑又旧的裙子，露出瘦骨嶙峋的膝盖，两只手抱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印度教徒都要变成卖蔬菜的人，卖水果的人和卖牛奶的人，变成洗衣匠，鞋匠和染匠……”

梅拉黛伊不理睬老太太，低声对姜代维说：“我们热烈欢迎你们。请坐！”

加尔达萝从对面台阶上把凳子递过来请伊什瓦尔高尔坐下，然后自己坐在台阶上说：“大姐，看水井老奶奶说的话你不必介意。她喜欢随便乱说，大家都不责怪她。”

看水井的老奶奶不管别人听不听，也不管别人是不是回答，继续往下说：“印度教徒要成为陶瓦匠！成为给器皿镀锡的工人！现在的印度教徒全都堕落了！都变成了低级种姓^①！穆斯林也变了，居然卖起糖果和绸布来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到过穆斯林开糖果店和绸布店。现在印度教徒喝自来水，喝穆斯林拿来的水。这还有什么宗教？能喝自来水的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他们还会有什么顾忌？他们把女孩子送去上学，让她们念英语，戴眼镜，留两条辫子，穿围裤。甚至于让她们光着身子也不在乎！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的女人都爱照镜子，跟妓女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哪个良家女子照镜子？现在是宗教丧尽，坏事干尽，脸皮丢尽……”

老太太在客人面前这么不礼貌，这使大家都觉得过意不去。梅拉黛伊表示很抱歉，说：“大姐，她的话咱们谁也不在意。她的神经有一些……”

加尔达萝和帕格文蒂也都说：“就是嘛！咱们谁也不在意老太太说的话。”

梅拉黛伊继续说：“大姐，胡同里的水井就在她家里。她的孙子在阿纳尔格利盖了一栋房子，要她去住。她不去，因为那儿没有井水。胡同口第一栋房子就是她的。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弯腰驼背，可是满口牙一颗也没有掉。她说，喝自来

^① 种姓是印度等级集团，分为四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水的人掉牙。她家里不用电，不用自来水，点芥子油灯。在咱们这个时代谁还愿意住这种房子？可是外面找不到房子，还得住在她的房子里。她经常跟别人说一些锡克族内部的秘密事情。她认为不穿裙子围长头巾是一种叛教行为。她的孙子在阿纳尔格利开了一个瓷器玻璃铺。她从来不喝他们那儿的水。”

吉万打断她的话说：“她不相信自己的孙子。她早就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了。献牛，丧礼，祭祖，服丧——这一切仪式全都举行过了。她现在如果死了，可以直接升入天堂。”

加尔达萝笑着说：“她花钱把自己的事情全都办完了。可是阎王爷的差官就是不来找她。怎么办？她从来不吃穆斯林的牛奶和蔬菜水果。她说她不吃穆斯林的东西……”

姜代维对大家说：“姐妹们，你们都知道，报上刊登了很多消息。加尔各答的穆斯林杀死了五千名印度教兄弟。你们想一想，我们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加尔达萝表示支持她的看法，接过她的话说：“对，对，我们怎么不知道？”她指着帕格文蒂说：“你瞧，她的儿子很有学问，常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布什巴的男人是医生，他告诉我们，那些土耳其人杀死了一万名印度教徒。”

姜代维表示同意：“是的，姐妹们。这种暴行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杀死的人可能还不止一万名！那些英国恶棍跟他们狼狈为奸。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他们这些该死的家伙糟蹋了我们几千名姐妹，糟蹋了我们几千个年轻姑娘和媳妇……”

加尔达萝打断她的话说：“对！对！比多的爸爸告诉我：那些穆斯林罪恶滔天。他们把死人的头骨砸碎，上百个人集体轮奸印度教妇女……”

吉万吓坏了，说道：“大姐，听说他们把女人的乳房割掉。”

比鲁默尔的母亲说：“听说他们还吃印度教徒的小孩儿。”

姜代维不想浪费时间来辟谣，说道：“自卫委员会为了支援孟加拉的印度教兄弟，正在募集捐款和衣物。孟加拉的穆斯林暴徒把印度教徒的村庄洗劫一空，连妇女身上的衣服也抢走了。年轻的妇女身上一丝不挂，没有办法到外面去打水，都活活地渴死饿死了。不少姐妹因为受不了这种耻辱，都跳井自杀了。”

伯森德高尔眼眶湿润了，说：“愿老天爷惩罚这些坏蛋，让他们不得好死！”

姜代维继续说：“委员会准备募集捐款和衣物送去支援印度教兄弟。希望你们也能支援一些。”

梅拉黛伊叹了一口气，表示支持：“是的，大姐，我们一定要支援自己的兄弟姐妹！咱们都是一家人。姐妹们所受的污辱我们如同身受。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其他女人都用衣襟擦着眼泪。

姜代维告诉她们：“孟加拉的姐妹们不穿长裤和裙子。她们只穿围裤。因此最好是送给她们围裤。”

乌莎在一旁惊奇地问道：“女孩子也穿围裤上学校去吗？”

帕格文蒂骂她：“别多嘴！大人说话的时候不要随便插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

伯森德高尔说：“是的，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就是不一样，我的老家拉瓦尔品第就跟这儿不一样。那儿的妇女绝对不会穿着围裤和纱丽到街上和市场上去逛！”

梅拉黛伊表示很为难：“近来围裤涨价了。从前三个卢比一条，现在卖到了十三个卢比。好吧，以后再说吧！……”

加尔达萝摇着手说：“给她们薄围裤可不行。东边的人围裤里面不穿衬裙。我在赫里德瓦尔见过。哎呀，大姐，真不好意思

思……”

姜代维不想让她们继续说下去，于是说道：“你们就在自己的胡同里募集捐款和衣物吧！募集来的东西都要登记造册。由委员会的人来取。他们会给你们收据。你们胡同里的人也应该赶快组织起来。现在危险的情况快要临到我们头上了。”

梅拉黛伊说：“大姐，这不成问题。我们这儿有念过书的女孩子。有布什巴，还有达拉。她们都能念英文报纸。从前我们的父母不让我们念书，最多只让我们念到八年级。现在的女孩子都念到十年级，布什巴念到十二年级，达拉正在念学士。”

姜代维说：“你把那两个女孩子叫来吧！她们可以做一些工作。”

帕格文蒂怕别人误会，以为自己送女儿上大学是为了出风头或者赶时髦，赶紧说：“大姐，不让她念书怎么行？我们家里很穷。现在时代变了。一提起婚事，人家就要问女孩子念过多少书？”

姜代维催她们：“你们快去把那两个女孩子叫来吧！”

帕格文蒂朝自己的窗口叫道：“达拉，你到这儿来一趟！”叫完对坐在身旁的一个女人说：“她平时在家很少有时间学习。下午趁大家不在的时候抓紧时间念点书。今天她的堂妹希萝从娘家回来了。她们俩正在上面聊天。”

梅拉黛伊对着二楼的窗口叫道：“布什巴，你下来吧！到这儿来坐一会儿！”

加尔达萝拦住她，说：“她不会来。她早上刚跟男人拌过嘴，现在正在气头上。”

伯森德高尔大吃一惊，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说：“哎呀，我的天哪！结婚才几天就吵起嘴来了……”

加尔达萝说：“可不是。这就是这些有文化的女孩子干出来的事情。说实在话，她们根本就不懂事，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管住男人。结婚以后不遮不盖，跟丈夫一起逛市场，看电影。不到一个月丈夫就腻了。我们那个时候，过门一年半载才露出半个脸给他看……”

“妈，有什么事儿？”楼梯口传来达拉的声音，她跟希萝一起走下楼来。

梅拉黛伊对加尔达萝说：“别说了！不要在年轻女孩子面前胡说八道！”说完从席子底下取出一点钱，交给比多，说：“孩子，你到莫汉那儿去买两安那炸甜团子，到伊格巴尔那儿去买两安那茄泥炸丸子，再买一拜沙冰镇饮料。”

“不要！不要！大姐，不要麻烦了！”伊什瓦尔高尔伸出两只手来拦她。

梅拉黛伊说：“不，大姐，这算得了什么？总得喝一点清凉饮料吧！天气这么热，你们又走了这么远的路。”

比多从梅拉黛伊手上接过八安那，像小鸟似的飞走了。绕在脖子上的围巾在她身后随风飘荡。

姜代维对达拉和希萝说：“你们两位请坐！像你们这样的女青年应该把胡同里的妇女们组织起来。”

加尔达萝抢先对她们说：“孩子们，刚才大姐说，加尔各答的穆斯林杀死了上万个印度教兄弟。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脱掉年轻妇女的衣服。上百个该死的穆斯林强奸印度教妇女……”

梅拉黛伊低声骂道：“这个家伙真可恶！在年轻的女孩子面前胡说八道！”骂完对达拉说：“这位大姐说，要在咱们胡同里募集捐款和衣物，请你们登记帐目。”

达拉刚才听了加尔达萝说的那些话，羞得低下了头。现在

梅拉黛伊对她这么一说，她于是对姜代维说：“有什么需要写的东西我可以写！”

姜代维以一种十分肯定的口气对达拉说：“哎呀！这些事情你当然应该做！你大概已经在报上看到了……”

加尔达萝插嘴道：“她哥哥还在报上写文章呢！”

姜代维继续说：“今年八月十六日穆斯林联盟在孟买向印度教徒挑衅。那些该死的家伙说：‘我们要建立巴基斯坦！我们要得到印度斯坦的一半！旁遮普属于巴基斯坦！把印度教徒从这儿赶出去！’等等等等。”

伯森德高尔说：“好家伙！把我们赶出去！旁遮普又不是他们的！旁遮普一直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这些该死的穆斯林可以去占领德里，亚格拉和勒克瑙。可是旁遮普是咱们印度教徒的！”

伯森德高尔曾经念到十年级，她丈夫比鲁默尔是邮局职员。

伊什瓦尔高尔握紧拳头说：“既然旁遮普是咱们的，咱们就应该在旁遮普继续居住下去，就得跟穆斯林斗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十六号那天穆斯林举行了多么大的游行示威！孟加拉已经开始战斗了，旁遮普也会开始战斗。”她接着压低声音说：“那些该死的穆斯林正在准备。他们用自来水管造枪，还准备了刀子。可是我们还在睡大觉。你们应该动员家里的男人都来参加战斗！我们大家都要学会使用刀枪和各种武器。否则我们的生命财产就会保不住。”

吉万说：“这些该死的穆斯林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几只瓦罐，一只水烟袋和一件长袍。所以才会这么拼命！”

姜代维解释道：“我们自己应该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宗教和财

产。现在有些印度教徒简直成了含羞草，用手一碰就蔫了。他们只知道赚钱，然后同情别人，把自己的钱白白地送给别人。现在我们的姐妹们应该学会保卫自己。谁要是対咱们不怀好意，咱们就要给他一点厉害看！章西女王^①和伯德米尼^②多么伟大！我们也不能含糊！我们所有的印度教妇女身上随时都应该带刀子。”

姜代维露出自己衬衣底下的刀子，狠狠地说：“哼，谁敢动一动我！”

乌莎和梅拉黛伊的女儿德姆高兴地说：“我们也要带刀子！”

达拉笑道：“女人们能用刀子干什么？杀谁？”

加尔达萝说：“咱们不能让自己的男人因为咱们而感到羞耻！”

“哎呀！这些女孩子跟刀子打什么交道！”布伦黛伊一边从席子上拾起线团一边说。

姜代维打断她的话说：“大姐，你这样说会使孩子们畏缩不前。”

“大姐，这场战斗是英国人挑起来的……”达拉开始慢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伊什瓦尔高尔赶紧打断她的话说：“那么这些该死的穆斯林为什么要听信英国人的话跟我们作对？他们可以不干嘛！”

达拉鼓起勇气说：“印度教徒也会受到挑拨而起来斗殴。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论准备战斗的事情吗？”

姜代维，加尔达萝和伯森德高尔一齐说道：“这场战斗是那

① 印度1857年反英起义的领导人。

② 拉吉普特族的一位女英雄。

些绝子灭孙的穆斯林挑起来的。我们印度教徒一直没有动手。现在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了。他们打我们杀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我们决不能忍气吞声！”

达拉慢慢地说道：“阿姨，您当然不会忍气吞声。您甚至不会到穆斯林家里去喝水。”

加尔达萝又气又恨，忘记了礼貌，把脚狠狠地踏在台阶上，说：“只有我脚上的臭鞋才会到穆斯林家里去喝水。”

这时，布什巴从楼梯上走下来问道：“大姐，你是不是叫我了？”大家都看着她。她满脸怒气坐在加尔达萝身旁的席子上。梅拉黛伊丢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话题，问她：“孩子，怎么样了？为什么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待在楼上？”

加尔达萝说：“她跟医生吵架了！”

“你胡说！”布什巴不好意思地反驳道。

加尔达萝指着她的脸说：“你看她的脸。哎呀！怎么瞒得过街坊邻居？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女孩子就是这样！你要知道，遇到困难的时候得找我们街坊邻居帮忙才行。如果我们出面，你的男人就不能把你怎么样。”接着，伸过手去摸她的肚子，说：“有了吗？”

布什巴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往后退。

比多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甜点和一包咸点心，围巾角上包着一块冰。梅拉黛伊接过点心，把冰交给自己的女儿德姆说：“你去，把它放在小桶里做四杯冰水拿来。另外还带两只盘子来。”接着对布什巴说：“你说吧！你们为什么吵架？”

布什巴只得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她：“阿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急着要到医院去。我起床晚了些，正在洗澡。用人做了煎饼盛在一只脏盘子里端给他吃。他很生气，把盘子一扔，

没有吃早点就走了。临走时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加尔达萝两只手捧着头说：“哎呀！哎呀！你让用人做东西给丈夫吃？你看这些有文化的女孩子是怎么搞的！现在的女人就只知道跟男人谈情说爱。谁能养活她她就跟谁……”

伯森德高尔说：“大姐，夫妻间争吵就像十月间天上的云彩，很快就会消散。”

达拉为了转变话题，对姜代维说：“大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既愚蠢又无用。双方的家都住在这里。冲突完了到哪儿去？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英国人，他们统治了我们的国家。”

伊什瓦尔高尔提醒她：“你说的话太天真了。穆斯林要想成立巴基斯坦。在英国人看来，这儿由印度教徒统治或者由穆斯林统治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连家也没有，怎么会有国？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建立在什么地方？自从西甘德尔和基杰尔成为旁遮普的大臣以来，哪个印度教徒能找到工作？从前什么时候见到过穆斯林大大方方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他们只能当听差，赶马车，干一些别的下贱活……”

姜代维要她们停止这种无谓的争论，提出：“这胡同口上要安上铁门。人们都要准备自卫……捐献给孟加拉的物品由女孩子们负责登记。委员会收到物品后一律开收据。”

达拉表示很抱歉，说：“有什么要写的东西先请布什巴大姐写吧！以后我可以帮忙。现在我要去帮别人补习功课。去晚了不好！”

梅拉黛伊说：“好吧。孩子，你走吧！男人们快要回来了。你爸爸，尔登的爸爸，布里，医生，瑟尔达尔都快回来了。咱们得跟他们商量好以后再动手才行。”

达拉和希萝上楼回到自己房间里。靠墙的箱子上放了一只

钟，达拉看了一下钟说：“时间倒还不晚。”她走到厨房的自来水管旁边洗了一把脸，从竹竿上取下洗干净了的衣服，关上朝外面的窗子，准备换衣服。

希萝说：“哎呀，多热！你把窗子关得透不过气来了！”

达拉说：“等我穿好衣服马上把窗子打开。比鲁这个坏家伙常常在对面窗子里偷看。他现在还小，像一只小狗似的，但是已经学会耍流氓了。我因为不好意思，也不想使他丢脸，所以没有说出去。如果我以后生气，把这种事情说出去，街坊邻居一定饶不了他。我们家就只有这一间小屋子。爸爸和哥哥在家的時候连换件衣服都很不方便。有时候纱丽掉下来肩膀露在外面……”

希萝仔细看着达拉换衣服，说道：“你的胸衣不好，你看我的。我的胸衣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是英国货。我以后拿一件给你做样子，你可以照着做！”

达拉说：“不要，不要。我这就行了。就穿这种胸衣我妈妈还说太紧了。你跟我不同，已经结婚了，想怎么干都行。对了，我要等到六点钟才能回来。一会儿妈妈会送你回家！”

“我现在不回去，不急着回去。”希萝眼睛里闪着光，低下头说：“我后天要回婆家去。他今天约我到这儿来跟他见面，我们有话要说。”

达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不是说莫汉是个好人，对你不错吗？”

希萝说：“那又有什么用？对我好又怎么样？过去的情意哪儿能够割得断？我有自己的看法和性格。可是这位老兄总是教训我，说：‘你不要吃这个，这个太冷了。你不要吃那个，那个太热了。你会感冒。你会拉肚子。’说这些有什么用？真让人哭笑

不得……”

“哎呀，你就一点也不怕他吗？”

“我过去有些怕他，现在一点也不怕了。我肚子里是‘他’的。”希萝微微一笑。

达拉一下子愣住了，问道：“你说什么？”

希萝低下头说：“孩子是‘他’的。”

达拉说：“这怎么可能？”

“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中午到你这儿来，一直到晚上你才从学校回来把我送到乌吉胡同去。”

达拉气得说不出话来，不知如何是好。希萝和尔登居然在她家里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情来！

“你几点钟回来？”希萝问她。

“我不知道。”达拉气冲冲地回答道。

希萝说：“你现在对我生气。以后我倒要看看你会怎么样！你难道会爱上你的那位索姆拉杰？姐姐，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决不会跟他结婚。”达拉说完朝楼梯口走去。

她对希萝和尔登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恼怒；从家里出来，准备去戈巴尔沙赫家教孩子们念书。这时伊什瓦尔高尔和姜代维已经走了。胡同里的女人都收拾收拾准备去做饭。达拉走出胡同来到了鱼市。街道上到处是人和牛，这些牛吃饱了喝足了在市场上闲逛。达拉为了避开这些人和牛，低着头，从市场往左，沿着人行道朝什哈勒米门走去。希萝的行为使她很伤心。她心里想：这些人多么无耻！一切都是骗人的。大家都认为希萝还不错。可是她结了婚以后还干这种事。难道这样欺骗别人不是

罪过？我刚才说我决不跟他结婚。这恐怕办不到。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今天这两个女人到我们胡同里来煽风点火……阿瑟德说过他星期二以后要到布兰博士家里来。今天也许能见到他，我一定要把胡同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戈巴尔沙赫家的大门两边是走廊，走廊里放着长凳。长凳上铺的垫子显得非常陈旧，毫无弹性。垫子上铺着又脏又旧的毯子。靠墙是一排大枕头。两位帐房先生坐在长凳上，面前是红色封面的帐簿。达拉跨进门槛，一直走进院子。院子两边有两条宽阔的楼梯直通楼上，达拉从左边的楼梯上了楼。上去一看，孩子们念书的房间里空荡荡的。

她走到后面的走廊里叫道：“吉盖！古利！吉盖！古利！你们在哪儿？孩子们，快来吧！”

没有任何人回答。

达拉心里想：这些孩子们都到哪儿去了？我这么大声喊，别人都听到了，他们不可能听不见。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她朝楼下叫女用人格尔蒙。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男用人杰杜在用水冲洗院子。她叫住杰杜，问他小孩儿在哪里。

杰杜把水桶放在地上，对她说：“孩子们到别的院子里去了。太太说，孩子们以后不念书了，他们用不着念书。”

达拉好像挨了当头一棒，转身向楼梯走去。这时左边有人叫她：“是达拉吗？”

布兰博士走过来对达拉说：“你在找孩子们吧？他们都到沃乔瓦利去了。你到我这儿来吧，阿瑟德也在。咱们可以谈一谈！”

布兰说话的语调很随便。但是他说的话对达拉很重要。布兰先生一个人住在这边院子里，没有女眷，达拉觉得有些拘束。但是既然博士先生叫她过来，她也就不得不过来。

去年三个月的假期里达拉每天来教三四岁的孩子吉盖，波利和古利读书。所谓教书只不过是花一两个钟头带孩子们拿着图画和纸笔玩耍。博士先生预付给她一百卢比薪金就到西姆拉去了。因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总督有时候还请他到西姆拉去商量事情。

今年达拉要布里向博士先生主动提出她想继续当家庭教师。她想，如果能赚几个钱，冬天可以添制几件衣服。

她现在每天来教孩子。布兰先生今年没有去西姆拉，有时候见到她，跟她寒暄几句，偶尔还请她过去喝茶。戈巴尔沙赫家的女人本来跟达拉有说有笑。后来看见她到布兰这边来，还跟他在一起喝茶，于是大家都不理睬她了。现在她们见到她时总是瞟她一眼，然后冷冷地一笑。这情形使得达拉很难堪。

阿瑟德早就知道达拉在博士先生这儿当家庭教师。假期里，学生会的人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他却在这儿跟达拉见过两次面。他每次都是一边跟博士聊天一边等她。她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跟她一起走，一直把她送到胡同口上。

达拉知道，戈巴尔沙赫是拉合尔有名的富豪。他家靠右边的三个大院子住着戈巴尔沙赫自己，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孙子，以及一些年轻的女眷。布兰一个人住在左边的院子里；他的用人和厨房都是单独的。达拉还知道：布兰小时候，她父亲曾经到这栋房子里来教他念书，一共教了八年。布兰非常尊重她父亲，从英国回来以后曾经去看望过她父亲。她还记得，当时布兰穿着洁白的衬衣和长裤。父亲由于尊贵的客人突然临门而有些受宠若惊。他叫人拿凳子，可是布兰却跟他一起坐在地下的席子上。这件事情在全胡同引起了轰动。

博士先生把达拉领到自己院子的走廊里。阿瑟德看见达拉

来了，站起身来跟她打招呼。达拉也随便跟他打了一下招呼，然后坐下。

博士先生吩咐贝久端茶来，然后坐下对阿瑟德说：“好吧，你继续说吧！在达拉面前说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关系。”

“是的，在达拉面前说没有什么关系。”阿瑟德表示同意，然后说：“博士先生，现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居民区都有人在挑拨煽动。阿訇们在清真寺里号召穆斯林以真主使者的名义举行圣战。有人正在计划要收集武器。你要知道，如果这儿煽动起冲突来，死的人会比加尔各答更多。如果基杰尔管不了，就应该提醒总督注意这件事情。”

布兰回答道：“官僚们是不会害怕教派冲突的。冲突只会削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力量。这话你可以对你的领导人皮加尔说，他已经脱离国大党加入穆斯林联盟了。你也可以对铁路工会领导人易卜拉欣说。因为穆斯林很信任他们……”

阿瑟德把身体稍微往前挪动了一下，说：“他们都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可是只有政府才有控制局势的能力。”

达拉很生气地说：“今天下午印度教徒自卫委员会的女人到我们胡同里来大肆煽动。”

“我知道，不只是拉合尔，全省都这样。”布兰用手指挠了挠头发，说道：“基杰尔现在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他的联合党内已经有很多人参加到穆斯林联盟中去了。他如果再向穆斯林联盟施加压力，剩下的穆斯林也都会离开他。他很想避免内阁危机，但是他的内阁现在已经处在危机之中，恐怕拖不了多久……”

阿瑟德说：“你可以跟詹金斯总督说一说。你是他的顾问。”

布兰伸出食指，表示要阿瑟德继续听他说：“我是经济方面

的顾问。他不问我我就不会提出任何看法。总督也知道联合内阁已经不行了。从这次选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总督要我就旁遮普农民对经济状况不满的问题提出报告。他知道，农民们正准备起义要求土地制度的改革。联合内阁不能把他们镇压下去。一切政治制度的基础都是当时的土地制度。为了暂时摆脱农民给政府带来的危机，权宜之计是让他们在冲突中转移视线，忘记自己的问题。如果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不相互为敌，那么政府就不可能镇压它们中的任何一方。詹金斯打算向内阁使团指出：把政府移交给印度本国人是不现实的。因为如果移交政权的计划实现了，也就用不着他这个英国总督了。”

布兰一边喝着茶一边解释道：“英国本土的英国人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认识到他们没有力量继续负担印度这个沉重的包袱。但是印度的英国官僚们看不清国际形势和英国本身的经济形势，他们不想放弃对印度的统治……”

喝完茶后阿瑟德站起身来看了看达拉，表示想走。达拉有些犹豫不决，她一方面想跟阿瑟德一起走，一方面又想打听打听刚才男用人杰杜说的话是怎么回事。

阿瑟德看到没有什么话好讲了，于是起身告辞。博士先生看出达拉还有话要讲，于是说道：“达拉，如果你不急着回去，请你再留五分钟，我打算跟你谈谈孩子们学习的事情。”

达拉没有说话。阿瑟德自己走了。

博士笑着说：“你想跟阿瑟德一起走。我把你留下。你不生气吧？”

达拉内心的秘密被别人看穿了，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对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明确地考虑过。现在布兰这么一说，她觉得方寸已乱，说不出话来。

布兰不等她回答，用英语继续讲道：“那天布里到这儿来商量你当家庭教师的问题，他告诉我：你的伯伯要你跟一个笨蛋订婚。你和布里都没有表示反对吗？”

达拉低着头，没有说话。

“你很喜欢阿瑟德，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你是不是甘心情愿接受这种社会的约束？”

达拉仍旧没有说话。

“恋爱是愉快的，会给人带来欢乐。你现在大概十九岁或者二十岁了吧？”

“十九岁。”

“你现在完全可以恋爱。但是要等到受完教育以后再结婚。”

达拉的头像埋得更低了。她一直把布兰当做比布里更大的大哥哥看待。现在他跟她谈这些事情，使她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布兰在椅子上转了一下身子说：“现在你要参加学士学位的考试，教孩子念书会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达拉害怕失去家庭教师的工作，赶紧说：“不，不会。”

布兰想了一会儿，说道：“我跟你定好了聘请你三个月。那些钱我都如数给你。不能让你受到经济上的损失。现在既然她们说了不让你来工作，那么我想你可能也不会愿意再来工作了。”

达拉把头一扬，说：“对，我可以不来工作。但是我做了多久工作就拿多少钱。”

布兰有些着急，说：“这不行。不是你自己要走。我们应该早一些通知你。如果不事先通知，我们就得付给你全部薪金。这是法律规定。”

“这儿用得着法律规定吗？”达拉问。

布兰避开达拉的眼光说：“这个家庭的环境对你很不适合。你大概也已经看出来。是她们故意让杰杜把这个决定告诉你的。我悔不该在他们面前夸奖了你。”

达拉吃惊地看着布兰。可是布兰却看着别处，继续说道：“她们以为我很喜欢你，说不定会跟你结婚。”

达拉的头像埋得更低了。心里想：哎，他在说些什么？

布兰并不看她，继续往下说：“你才十九岁，可是我已经三十岁了。这些女人也不想一想，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怎么能跟一个三十岁的老头子结婚！这也不怪她们。她们决不会想到一个女人对自己的婚事或者其它事情会有自己的主张。她们也不可能设想，我喜欢你并不是由于两性的关系。”

达拉浑身颤抖了一下。幸好布兰没有看见，继续说：“这也不能责怪这些女人。她们除了结婚和两性关系以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懂。这个阶级因为有财产而受到尊敬，但是这个阶级的女人除了两性关系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用人去做！不仅如此，男人在两性关系上可以随心所欲，不一定要妻子。娶妻子只是为了生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这些女人别的事情都不知道，只知道尽力想办法不让已经到手的男人离开自己。这就是她们的品德，忠诚和尊夫之道。她们不妒忌你的其它能力，只妒忌你作为女人的魅力。”

达拉简直惊呆了。博士先生在说些什么呀！但是她不认为他说这些话很不礼貌，也不认为他说得很不恰当。因为她知道，博士先生说这些话是因为内心十分苦闷和烦恼。虽然这些话很刺痛她的心，但是她并不生气。

达拉看了布兰一眼。她以前一直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学

者，很有能力。她一直很尊敬他，很感激他。大学的学生们也都认为无论在学问，地位，金钱或者威信方面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相比。可是他现在在她面前却显得非常可怜。

“你绝对想不到，这是为什么？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布兰的情绪有些激动。“她们并不是担心我的品德和行为，而是担心这栋房屋和财产。我祖父把这栋房屋的这一部分给了我。但是如果诉诸法律，我一个人可以得到这个家庭的一半财产。其他所有的人只能得到另外一半。问题就在这里！”

达拉好奇地看着他。布兰先生气得眼睛往外冒火，继续说道：“这个秘密在于我是我祖父的孙子，而我母亲的丈夫，也就是我祖父的大儿子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他结婚以后到克什米尔去经营企业，在那儿有了姘头，一直不把我母亲接去。我实际上是我祖父的小儿子生的。我祖父的大儿子对这件事情很恼火，于是另外娶了一个妻子。我祖父的小儿子自己的妻子生的全是女孩子。如果祖父把遗产平均分给自己的两个儿子，那么我就是他们中间一个的唯一继承人。而按照法律，我祖父的大儿子的儿子们应该是财产的继承人。我祖父的大儿子有两个妻子，其中一个妻子的唯一儿子就是我。另外一个妻子有五个儿子。但是我母亲的丈夫不愿意从他所得到的遗产中分出一部分给我。祖父为这件事情很难过。他不想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败坏家庭的声誉。我虽然不是他大儿子生的，但我毕竟是他的孙子。他很疼爱我，我是他的长孙。如果不是他经常让我跟他睡在一起，我的后母和这位法律上的父亲为了不让我分到财产恐怕早就把我害死了。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对我下了毒手。可是我却得救了。你看……”

布兰指着太阳穴上和手上的印迹说：“小时候烫伤的痕迹现

在还在。他们把我放在滚烫的开水里，想把我烫死。他们看到我不结婚，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分他们的财产。我死后这栋房子也会归他们几兄弟所有。如果我结了婚，我的儿子可以继承全部财产的一半……”

上个月的薪金达拉还没有领。她想等教完三个月以后一起领出来去买衣服。她很想买一件外套。学校里的女孩子只有她一个人没有外套。虽然这并不是她自己的过错，但她还是因为家里太贫穷而感到很寒酸。布兰给了她一百卢比作为三个月的薪金。这比预定的薪金要多十个卢比。达拉很过意不去。但是她想：在布兰这样的大人物面前用不着过分强调这多余的十卢比。

布兰亲切地看着她，用英语说：“请你不要误会。希望以后咱们还会见面！”

达拉在路上想起博士先生的情形。原来他也很痛苦，很不舒畅，也被家庭和社会束缚住了！他虽然有能力，但是不能反抗。她想起了博士先生的话：“我喜欢你！”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

她又想起博士先生说的另外一句话：“你很喜欢阿瑟德，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这句话像一支箭似的射在她的内心深处，使她全身震动。这个秘密她过去一直埋藏在自己的心底，从来没有向别人吐露过。

达拉认真地思考起来：博士先生为什么会看出这种情形？如果别人也怀疑，该怎么办？哎，怕什么？又没有像希萝和尔登那样做出什么不正当的事情……

她一边想着一边快步往前走。突然她发现已经走过了自己的胡同，赶紧停住脚步，往回走。

达拉回到家里。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达拉问她：“希萝走了吗？”

母亲回答道：“没有走！还没有走！这儿很热，我要她到屋顶上乘凉去了。你送她到乌吉胡同去吧！回来再换衣服。”

太阳已经落山了。达拉上了楼梯，心里很不高兴，生怕碰见尔登。她故意把脚步声弄得很响，还一边咳嗽。她走上屋顶，看见希萝脸朝天躺在小床上，乌莎抱着小妹妹，看天上的风筝。

“你还没有走？”达拉跟希萝打了一个招呼，坐在她身边。希萝的神情很沮丧，两眼发红，像是刚哭过似的。达拉忘了两小时以前还生过她的气，问道：“哎呀！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

希萝的面颊和嘴唇抽搐了一下。她转过脸来，用牙齿咬住嘴唇，把衣襟遮住眼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达拉不想当着乌莎的面跟希萝谈这些事情。于是对乌莎说：“我的好妹妹，你去跟妈妈要一个拜沙买点冰来吧！我渴极了！希萝也想喝一杯凉水。”

乌莎下楼去了。达拉把手放在希萝额上，问道：“你说吧，怎么回事？”

希萝哭了，用衣襟擦着眼泪说：“他生我的气，不跟我说话。”

“为什么？”

“我告诉他，这孩子是他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既然这样，就跟我一块儿走吧！’我对他说：‘这不行！虽然我是你的人。但是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他说：‘好家伙！我的孩子给别人，我怎么能答应？……’”

希萝该回家了。达拉和乌莎把她送到乌吉胡同。她们回来时，在胡同里遇到尔登。他正朝市场走去。乌莎问他：“大哥，你

上哪儿去?”

“哪儿也不去,随便走一走。”尔登随便应付了两句就走了。

达拉没有说话。她从尔登的脸色和声音可以看出他很焦急,很苦恼。不知道什么缘故,她听了希萝的话以后觉得尔登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放荡。她想:现在看来,这个人并不十分轻浮。她不由得想起了阿瑟德。她想:阿瑟德在各方面跟他完全不一样。

六

天气非常冷。太阳落山以后,暮色苍茫。低沉的雾气像一把大伞似的盖在城市上空。路上行人的鼻子和耳朵都冻僵了,眼睛很难受。嘴里和鼻孔里往外冒热气。马拉着车子跑得气喘吁吁的,像炉子上的开水壶,从嘴里喷出一股一股的白烟。店铺里强烈的灯光透过层层暮霭照着阿纳尔格利市场上摩肩接踵的人群。

每天傍晚都有人游行示威,他们手里拿着绿色小旗高呼口号:“安拉^①最伟大!”“穆斯林联盟万岁!”“伟大的领袖真纳^②万岁!”“基杰尔内阁该死!”“建立穆斯林联盟内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万岁!”“成立巴基斯坦!”。参加游行的人并不多,他们是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和穆斯林学生以及一些中产阶级的青年。

拉合尔的印度教徒害怕了。穆斯林联盟的运动不断扩大,

① 安拉是伊斯兰教信奉的唯一神的名称。我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多称为“真主”。

② 真纳(1876—1948),巴基斯坦立国运动领导人。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印度教报纸和国大党报纸发表文章提请政府注意这一事件的发展。布里在《辩护者报》两次发表文章，指出：“狂热的教派政治和教派仇恨的风暴已经出现了。这风暴将摧毁普通市民的生活。到那时人们将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

穆斯林联盟的游行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铁路工人参加进来了，他们的口号也变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起来！”“基杰尔内阁真该死！”“官僚统治真该死！”“印度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伟大的领袖真纳万岁！”“圣雄甘地万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建立人民内阁！”“要求自决权！”“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布里在《辩护者报》上写道：“游行队伍的口号有所改变。这使得爱好和平的人民得到了一些安慰。我们不反对在旁遮普建立共和制内阁或者由两党联合组阁。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正告参加这次运动的政党：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是企图分裂国家。这一要求是建立在教派不和与仇恨的基础之上的，它不可能增进人民的团结与幸福。”

久贝达和古尔杜把苏伦德尔，斯内赫，格丽什娜和达拉都找到德亚尔辛哈学院，对她们说：“纳伦德尔大哥说穆斯林妇女今天下午要举行游行示威。她们准备四点钟从卢哈里门出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到游行队伍里去，以减少它的教派色彩。我们可以不让她们呼教派口号。到时候还有一些同志会来支援你们。”

苏伦德尔叫达拉跟她一起去参加游行。达拉知道哥哥对这件事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于是说道：“我先跟你一块儿到卢哈里门去。以后采取什么行动再见机行事吧！”

卢哈里门外的铁路边上和阿纳尔格利的十字路口站了很多学生会的人。其中有纳伦德尔，阿瑟德，普尔杜姆纳，久贝尔和滕伯德。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把十七名妇女围在中间，其中有十二名穿长袍戴面纱。这些妇女正准备游行。苏伦德尔，久贝达和古尔杜走过去跟她们站在一起。斯内赫和达拉还在犹豫。纳伦德尔在一旁鼓励她们：“同志们，你们也参加游行吧！”

达拉看了一下阿瑟德。阿瑟德对她说：“参加游行的印度教女孩子越多越好。”于是达拉走进了游行队伍。斯内赫跟在她后面。

学生会的女孩子走在游行队伍前面，带领游行队伍尖声叫着口号：“公民自由万岁！”“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建立人民内阁！”“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团结起来！”“伟大的领袖真纳万岁！”“圣雄甘地万岁！”学生会的男学生也跟在游行队伍后面高声呼喊这些口号。

游行队伍走了大约一百步，来到甘伯德路口。突然，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接着就听见有人高声喊道：“抓住他！抓住他！”纳伦德尔，普尔杜姆纳和久贝尔跟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一起抓住了一个穿土布衣服戴白帽子的家伙，把他围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

这个家伙大声嚷道：“救命啊！救命啊！穆斯林打人！穆斯林打人！”

另外一个人嚷道：“穆斯林打人？走吧！咱们跟他们干！”

旁边又有人叫：“打吧！打这些混帐印度教徒！”

人们纷纷乱跑。有动手打人的，也有逃走的。棍子到处飞舞，脚步声响成一片。

久贝尔拉开嗓门，像大喇叭似的，大声喊道：“弟兄们，这不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斗殴，这是流氓们故意捣乱！”

《辩护者报》社就在阿纳尔格利和甘伯德路的交界处。听到市场上的吵闹声，报馆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布里也从楼上下来了。他看见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和学生会的人抓了一个人。这个人想脱身，骂他们：“你们要小心，谁敢碰我？他们说的全都是假话。我没有碰那个女人。”

布里大吃一惊：“这不是警官瓦希德吗？从前审判我的时候就是他把我从监狱里押送到法院去的。”

人们大声喊着：“警察走狗该死！”“基杰尔内阁该死！”穿长袍戴面纱的女人也都捶着胸脯，诅咒警察和基杰尔。

布里从人群里挤到前面，叫住了达拉和古尔杜，问道：“你们这是耍的什么把戏？为什么参加游行要求成立巴基斯坦？”

古尔杜参加过一九四二年的“滚出印度”^①运动，布里认识她。

“哥哥，这是……”达拉正要回答，阿瑟德打断她的话说：“这次游行是为了公民自由，建立人民内阁，以及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团结。”

布里用英语反驳道：“不对！昨天穆斯林妇女游行时叫着‘一定要成立巴基斯坦！’‘不要忘记比哈尔！’等口号。我去把《政治报》和《杰米达尔报》的传单拿来给你们看。”

“昨天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负责！”阿瑟德说：“我们是不会让她们叫分裂口号的！”

① 1942年，甘地在《不可接触者的代表》报上提出了“滚出印度！”这个口号，要求英帝国主义者离开。在这一口号指引下，全印度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英运动。

“你们共产党人支持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是分裂是什么？你这话只不过是为他们打掩护。”布里愤愤地说。

阿瑟德也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是反对国家分裂的。但是既然印度斯坦的一个地区可以建立国大党的内阁，那么另外一个地区当然可以建立穆斯林联盟的内阁。这就是自决权。现在的问题是国大党同意分治，而我们反对分治。”

布里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说：“国大党没有别的办法。否则穆斯林联盟不让在任何地方建立独立政府。”

“我们想要劝说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要求它们团结起来！”

布里摇了摇头，对达拉说：“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好。”

阿瑟德把手放在布里的肩膀上，说：“如果游行队伍叫‘不要忘记比哈尔！’和‘一定要成立巴基斯坦！’的口号，我们就不会参加。”

“行了，行了！你照顾一下达拉，把她送回家吧！”布里关照了阿瑟德两句就回办公室去了。

当布里和阿瑟德正在争论的时候，普尔杜姆纳站在附近一家店铺门口的木板上，向群众发表了演说：“印度教，锡克教和穆斯林的兄弟们！你们亲眼看到，英国政府和它的走狗们是怎样耍阴谋施诡计，挑拨离间咱们！咱们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姐妹都一起参加了这次游行。她们反对基杰尔的暴政，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法律，它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权。朋友们，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和阿加利党^①都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法律。朋友们，打倒英国人的仆从——基杰尔内阁，建立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和阿加利党的联合政府！”

拥挤的人群闪开一条路，让妇女们的游行队伍通过。游行

^① 锡克教的一个政党。

队伍穿过阿纳尔格利市场，走到马尔路，接着，从高级法院和大邮局门口经过，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来到议会大厅前面。穿长袍戴面纱的女人一边捶着胸脯，一边高声呼口号：“卑鄙的基杰尔真该死！”“黑法律真该死！”“英国政府真该死！”

久贝达还喊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兄弟！”“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团结起来！”等口号。很多女人也跟着她一起喊这些口号。

游行完了以后，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叫来几辆马车，把穿长袍的女人送走了。普尔杜姆纳推着自行车送古尔杜到老阿纳尔格利去。纳伦德尔，久贝尔，苏伦德尔和斯内赫先到尼斯伯德路，从那儿再到香蕉路去。阿瑟德的任务是先把久贝达送到蓝屋顶路，然后把达拉送到什哈勒米。

阿瑟德一行三人经过医学院，穿过通往蓝屋顶路的胡同口，快要到医院路了。达拉提醒久贝达：“咱们光顾着说话，走路走过头了。”

久贝达装作没有听见。达拉再提醒她一次。

阿瑟德说：“没有什么关系。她家离这儿不远。”

普尔杜姆纳骑自行车从对面过来，看到他们赶紧下了车。久贝达跟他一起转过身朝尼斯伯德路走去。达拉恍然大悟，她听到苏伦德尔和古尔杜说过，普尔杜姆纳和久贝达两个人彼此间都有些意思。

阿瑟德对达拉说：“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咱们没有必要对别人说。”

达拉说：“听说久贝达的父母很开明，他们不会反对。”

阿瑟德说：“是的，他们都是好人。他们虽然也表示反对，但是没有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这也是有原因的。久贝达的母亲过去是一位护士，是基督教徒。她从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到：尽

管教派不同，但人总是人。可是有一些穆斯林不管女孩子是否幸福或满意。只要她跟印度教徒结婚，就认为这是印度教的胜利。目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很厉害。等到这一阵过去以后，一定要给他们热热闹闹地办喜事。”

“对！”达拉表示很同意。

阿瑟德继续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保持社会联系，他们的冲突将会大大地减少。只有这样，他们的宗教信仰才会有意义。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在哪个家庭就属于哪个宗教。不同的宗教成了不同的民族。我的祖父是印度教徒。我的老家在古尔达斯布尔，我母亲现在还住在那儿。我祖父大概有些浪漫，他为了我的祖母而成了穆斯林。我如果为了某个印度教的女孩子而成为印度教徒，你看怎么样？”

“那很好！那很好！你以后就当印度教徒吧！”达拉很高兴地看着阿瑟德。

阿瑟德问道：“你赞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互相歧视吗？”

“当然不赞成！”

“只有互相选择和互相转化才有意义。而互相冲突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对它嗤之以鼻。”

“对，就应该这样！”

“好吧，咱们从围墙外的树林里走吧！”

他们穿过树林朝什哈勒米走去。

阿瑟德说：“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在听你说。”

阿瑟德问道：“关于这方面你的意见怎么样？你的婚姻由自己做主还是由父母做主？”

这个问题引起了达拉的不满愁思，她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阿瑟德没有等她回答，以猜测的口吻说：“也许你现在还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达拉没有说话，心里想：他哪儿能够猜想得到我的不幸？过了一会儿才问他：“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对不起，我这样问使你很不高兴，请原谅！”

达拉知道自己在掩盖真实情况，因此不想多说话。

两个人走在市场的狭窄街道上。快要到波拉邦泰胡同了，达拉为了不使阿瑟德临走时感到遗憾，对他说：“我以后再告诉你吧，再见！”说完不等他回答就走进了胡同。

达拉觉得眼前一阵模糊，没有看清胡同里孩子们叠起来玩耍的砖头。脚碰在上面，差点儿摔倒在地上。迪万金德的母水牛拴在胡同里，尾巴上沾满了尿，甩来甩去。达拉虽然躲着它走，可是裤子上还是溅了一些脏东西。

她上楼走进屋子，母亲没有理她。母亲想阻止她继续上学，动员布里来当说客，失败了。因此对她很生气，不想理睬她。

达拉把手上的书放在靠墙的箱子里，走出房门到屋顶上去了。十二月初，屋顶上很冷，刮着风，很寂静。达拉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阵，觉得轻松了一些。阿瑟德提的问题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使她很难过。她决心把一切都告诉他。

基杰尔内阁看到穆斯林联盟的运动越来越扩大，于是下令在旁遮普的几个城市实行宪法第一四四条——禁止游行和集会。穆斯林联盟为了反对这一措施，在拉合尔开展了非暴力的坚持真理运动。他们也学会了跟国大党一样搞非暴力运动。这一点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害怕联盟的志愿

人员激动起来动手打人，会被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费罗兹汗·努恩、伊夫德卡鲁丁和格金法尔阿里汗都因为坚持真理运动而入狱了。联盟的志愿人员每天举行非暴力游行。他们高呼口号：“安拉是伟大的！”“穆斯林联盟万岁！”“基杰尔内阁该死！”“建立巴基斯坦！”“建立穆斯林联盟内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警察用棍棒对付他们，把他们逮捕起来。

铁路工人和学生会的人没有参加这些游行。大学快要考试了。达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有时候学生会举办学习讨论会，她得到消息后也去参加。在学习会上常常可以见到阿瑟德，但是没有机会跟他较长时间地单独谈话。

苏伦德尔一个星期没有到学院来。听说她身体不好。达拉趁下两节没有课，到牛奶市街去看她。

达拉一走上苏伦德尔家的楼梯就遇见她母亲。她母亲很慈祥地对达拉说：“孩子，你跟苏伦德尔是好朋友。也不来看看她。她非常想念你们。她发烧了三天，前天才好。”说完把达拉领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苏伦德尔的床前。

苏伦德尔的脸色本来很健康红润，由于发烧，现在变得有些苍白。她的眼睛本来就很大，现在变得更大了。她看见达拉高兴极了，眼睛里闪着光，但是很快又转过身去，把脸埋在枕头里。

达拉坐在床边，手搭在她腰上，向她解释自己没有来看她的原因。苏伦德尔不听她的解释，说：“去你的吧！我以后不理你了，谁也不理！说是什么同志，可是我病得快要死了，谁也不来看看！”

达拉请求她原谅：“哎呀！我昨天才知道。前几天在学院里

遇到过斯内赫，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后来我去参加学习讨论会，才知道你病了。快考试了，这些天我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有去。”

苏伦德尔问：“参加学习讨论会的还有谁？”

“你哥哥，普尔杜姆纳，阿瑟德，古尔杜都去了。普尔杜姆纳和久贝尔两个人意见很不一致。”

“他问到我了没有？”

“谁？”

苏伦德尔不说话了。

“谁问你？”达拉继续追问。

苏伦德尔把脸埋在枕头里。达拉把她拉过来说：“你这该死的丫头，跟我说吧！”

她拉住达拉的手说：“你先向我发誓，不与任何人说。”

“好吧，我发誓！”

“开完会以后阿瑟德跟古尔杜一起走了吧？”

“没有，他好像跟你哥哥一起到党部去了。”

“阿瑟德和古尔杜有些什么关系吧？”

达拉大吃一惊，想了一会儿，说：“我没有发现。我看没有这回事。”

“你完全有把握？”

“我不能说完全有把握。但是我觉得没有这回事。”

达拉不想谈这件事情。苏伦德尔妒忌古尔杜。这使她心里很不舒服。她想：苏伦德尔在妒忌谁？难道只是妒忌古尔杜吗？

“你以后如果见到他，请告诉他，我病了。他难道就不能来看一看我？”

“好吧！”达拉表示同意。

达拉再也不能继续坐下去了。她找了一个借口，说：“妈妈要我早点回去，她的身体不好。”

回家的路上达拉心里很不平静。她不知道关于古尔杜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她知道，阿瑟德跟苏伦德尔是不会有关系的，要不然她就不会说这些话。那么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呢？男孩子就是这样，对谁也表示好感。可是他看上去的确很不错。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心灰意懒。

达拉回家以后没有心思念书，跟妹妹一起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可是躺了好久，一直睡不着。第二天，她继续想：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样的话？一会儿又想：我以后再也不跟阿瑟德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又想：我要问一问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想到这儿，她觉得有些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阿瑟德来过学院两次。学生会想开展一个运动促使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相互妥协。纳伦德尔，阿瑟德和普尔杜姆纳经常到德亚尔辛哈学院来。达拉有时候看见阿瑟德。但是当阿瑟德看她的时候，她总是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她不想参加学习讨论会，可是后来有一次她还是去了。阿瑟德走到她面前跟她说话，一切都像过去一样。散会的时候她故意躲开阿瑟德，一个人走了。

“达拉辛哈先生！”阿瑟德在背后叫她。自从那次参加命名仪式以后他有时开玩笑叫她“达拉辛哈先生”。达拉转身一看，苏伦德尔跟他在一起。

“你为什么一个人走？我们可以同路。”

苏伦德尔说：“她就会背书，准备回去背历史。”

“我以为你们要待一会儿再回去。”达拉说。

“我们这不是来了？”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一路上说这说那。阿瑟德津津有味地谈论久贝尔和希拉辛哈的争论。

他们走到医学院前面的广场上。阿瑟德对达拉说：“你如果不着急回家，咱们先送苏伦德尔回家，然后我再把你送到波拉邦泰胡同口上。”

“不，你先把达拉送到什哈勒米，然后再从香蕉路回家。”苏伦德尔说。

达拉说：“我一个人走。前面就是什哈勒米。”

“不，不，咱们先送苏伦德尔。我还要去找布里。”阿瑟德最后做出决定。

他们把苏伦德尔送到楼梯口。苏伦德尔一再要他们上楼去坐一会儿。阿瑟德表示歉意说：“这次就算了吧，时间太晚了。”

很明显，阿瑟德想摆脱苏伦德尔跟达拉单独谈谈。这时达拉的生气和烦恼已经消去了一半。阿瑟德急切地问她：“我想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不是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谁说的？”达拉低下头，郑重地说道。

“我觉得你好像在躲着我。是不是？”阿瑟德问她。

达拉用牙齿咬着嘴唇说：“你惹得苏伦德尔生气了。她有话要跟你谈。难道你不知道？”

“我知道。但是我不想跟她谈。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达拉仍旧不说话。

阿瑟德用英语说：“我急切地盼望得到你的回答。”

阿瑟德恳切的语调使达拉深受感动。现在已经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年轻的女孩子是不会放过机会抬高自己身价的。达拉低下头说：“我不想拦住别人的路。”她说完心里一

颤。

“拦住谁的路？你说清楚。”

“我宣过誓不把她的话告诉别人。”

“向谁宣过誓？”

“苏伦德尔。”

阿瑟德想了一会儿，说：“问题是出在苏伦德尔那儿，还是出在你这儿？”

达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可是自己的话已经说出口了。她想补救一下，于是说道：“问题出在哪儿都一样。”这一来她更不知如何是好了，只觉得羞答答的。

阿瑟德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如果愿意的话，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吧！”

“上哪儿？”

“找一个饭馆。”

达拉以前到标准饭店去过两次，还去参加过阿姆丽达的茶会。此外她还有好几次跟同学们一起到学院里的饭馆去喝茶。可是单独跟一个男青年去饭馆，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谁看见了也会说三道四。但是她心里虽然犹豫，嘴里却说：“好吧！”

阿瑟德领着达拉朝马尔路走去，在路上对她说：“在一般情况下，不遵守誓言就意味着欺骗别人。可是如果为了解除误会和错觉而不得不把话说出来，我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

他们两个人在标准饭店楼上走廊的雅座里坐下来。达拉慢慢地把苏伦德尔对阿瑟德和古尔杜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和苏伦德尔自己对阿瑟德的想法都说了出来。说完停住了。

达拉用匙子搅动着杯子里的茶。阿瑟德静静地看着她。达

拉很高兴，因为事实证明她自己的疑虑是毫无根据的，但她又觉得很不好意思。阿瑟德说：“关于我的事情，你与其相信别人讲的话，不如相信我自己讲的话。你说对吗？”

达拉虽然已经听懂了他的话，但还是问他：“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要我相信你讲的什么话？”说完看着阿瑟德。

阿瑟德托着茶杯说：“我一看到你在生气，心里就很不安。”

达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下了头。她想再看他一眼，可是鼓不起勇气。

她低着头喝茶，心里很不平静。知道阿瑟德在看自己。

阿瑟德说：“我本来不想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可是你已经替我说了。”

达拉抬起头看着阿瑟德，两个人四目相对。接着，她闭上了眼睛，好像在慢慢地品尝刚才阿瑟德说的那句话的滋味。

“我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吗？”达拉的声音有些发颤，脸羞得绯红。

沉默了片刻以后，阿瑟德把杯子放在桌上，说：“当然可以。”

“我不能说。”达拉的两颊涨得更红了。

“你说吧！”阿瑟德催她。

达拉一边倒第二杯茶，一边羞答答地说：“那天你从博士先生家里走了以后，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吗？”达拉停住了。

阿瑟德很焦急地问她：“他说了些什么？”接着又催她：“你快说呀！”

达拉眼睛看着他，说：“他说……”刚要往下说又停住了。

“说吧！你快说吧！”

“他说：我喜欢你。”

阿瑟德眼睛里闪着亮光，问她：“你对他说了些什么呢？”

达拉说：“哎！我能说些什么呢？羞死人了。”说完表示很诧异地问她：“可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不高兴吗？”

“倒不是不高兴。可是他为什么这么想呢？”

他们于是谈论起关于博士先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阿瑟德把话题一转，说：“我那天问你：你的婚姻问题是由你父母做主还是由你自己做主？你当时说，以后再告诉我。”

达拉把自己和索姆拉杰订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阿瑟德，并且对他说：“哥哥想要解除这个婚约。”

“是的，布里肯定会想要这么办。他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待了一会儿阿瑟德问她：“你还没有回答，你的婚姻到底由谁做主？”

达拉看着空茶杯。

“你不想说吗？”阿瑟德的声音有些颤抖。

达拉咬着嘴唇说：“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说自己做主又有什么用处？”

阿瑟德不安地问：“那么谁做主有用？是不是父母做主有用？”

达拉不说了。

“请你回答我！”阿瑟德很伤心，请求她回答自己的问题。

达拉突然看着他，说：“你先说说你自己……”接着，很难为情地把头伏在桌子上。

阿瑟德呼吸有些急促，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说：“我的决定当然用不着说。可是，咱们中间有一条宗教、教派和家族的鸿沟！”

“这当然！”

“你能逾越这条鸿沟吗？你有信心吗？”阿瑟德的语调变得很低沉。

达拉又沉默了一会儿，摆弄了一下手指，严肃地说：“你能跟我在一起，我就可以越过这条鸿沟。”

接着，他们谈到布里的事情。阿瑟德说：“布里和甘娜格现在非常火热！”

“为什么？”

“我见过他们几次。他们中午经常到这儿来。布里掩盖不住自己的激情。应该说，甘娜格这个女孩子还是很不错的。”

“她这个人很随便。”

“是的，但是她很诚恳。”

“古尔杜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达拉显得很知道内情，对他的话表示怀疑：“她们两个人是老朋友。”

“她讲的大概是跟赛穆埃尔的事情。赛穆埃尔是个坏蛋。我们大家后来揭穿了他的老底。甘娜格为人很诚恳，她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读了布里的文章后对他十分敬佩。可是你是不是想到了？布里的身材太矮小，两个人不太相称。”

“是的，不知道哥哥的身材为什么那么矮小？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所敬佩的是哥哥的天才！”

“当然！”阿瑟德用英语表示同意，然后说：“可是他当了新闻记者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创作了！”

“他经常在下半或者晚上上班，其它时间搞自己的创作。”

“我想，我在通过法律考试以后也不一定有机会开业。如果到古尔达斯布尔去努一把力也许能行。可我又舍不得离开拉合尔。”

“当然不能离开拉合尔！”达拉笑了笑，十分有把握地说。

“如果能在某个学院里找到一个职位就好了。我有可能在伊斯兰学院找到职位，但是我不想去。我有时候还想到新闻界去做点工作。”他接着问达拉：“你准备念硕士吗？”

“我倒是很想念，可是不行。”达拉把自己念学士学位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家里人在索姆拉杰的事情出来以后想要终止她的学习等情况都告诉了他，并且对他说：“我依靠哥哥的支持才能读到现在。以后怎么可能继续念下去呢？”

阿瑟德咬着大拇指，考虑了一下，说：“你应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这是争取解除这个婚约的最好办法。对了，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得到奖学金呢？你的经济学不是得到了优秀成绩吗？我念硕士就是靠的奖学金。”

“这我可办不到。念硕士还需要很多书籍。不光在自己学院里，而且要在整个大学里拔尖才行。没有人帮助是不行的。这绝对不可能！”达拉表示自己毫无办法。

“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有一个办法。学士优秀生的论文是由布兰博士评定的。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每个星期都到他那儿去向他请教。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指给我，让我念。你知道，他的指导是非常有用的。他不会拒绝指导你。你星期天到他那儿来吧，我也在。我现在还帮助一个念学士的学生补习功课。”

“这样做也不行！”达拉把自己不能继续去博士先生家当家庭教师的原因告诉了他，说：“我现在不能经常到他家里去。”

“这你不必担心。我或者布里可以去请博士先生教你。他可以在系里花一点时间帮助你。我这方面没有问题，你去跟布里谈一谈，假期里做一些准备工作。什么时候布里通知我，我就到你家里来。”

“我家里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

“那么你可以到学院的图书馆来。那儿不会有什么困难。”

“如果得不到奖学金，哥哥会怎么说？”

“总会有办法可以得到。”阿瑟德微微一笑。

达拉表示同意：“就照你说的办吧！好吧，我去跟哥哥说。”

* * * *

达拉回到家里。母亲因为没有人做饭，正在着急。小妹妹嘴里长牙齿，身体不舒服，一天到晚贴在母亲怀里。乌莎忙着做功课，既不想抱孩子，也不想去厨房做饭。而爸爸去别人家帮学生补习功课，快要回来吃饭了。

达拉对母亲说：“你就抱着小妹妹吧，我去做饭。”她换了衣服，开始剥豌豆准备做饭。但是她心不在焉，总是把豌豆皮留下来，把豌豆粒扔掉。

饭做好了。爸爸回来时又累又饿。他换了衣服，系上围裙，洗了一把脸，嘴里念着“天神啊，天神！”走进厨房。达拉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他面前。小妹妹已经睡着了。母亲把她放在自己肩膀上，坐在父亲身边。每天只有当丈夫吃饭的时候妻子才有机会跟他说几句话。帕格文蒂说：“今天下午嫂嫂来了。后来，迪加拉姆的老婆也来了，她们是来讨回信的。迪加拉姆的侄女是个独生女，有房屋有财产。可你就不劝劝儿子。我一跟他提起这件事情他总是说不必着急。”

拉姆卢帕亚一边吃一边听，听完说道：“我那天跟你谈过这件事情。不知道布里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过几天再说吧！”

“我不能等了。我在嫂嫂面前没法儿交代。我跟孩子说过好多次。他是不是想娶一位法官或者律师的女儿？胡同里的女

人也不让我安静。她们都说：已经二十五岁了，为什么还不结婚？他是不是看上了什么人，要自己做主？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我哪儿回答得了？”

丈夫仍旧一边吃一边听，听完又说：“如果他自己看上了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倒也不错。他跟你说过吗？”

帕格文蒂说：“他怎么会跟我说呢？你去向大伯解释解释吧！告诉他，布里说定亲的事情不必着急。要不然他们提出到咱们家来举行订婚仪式该怎么办？”

达拉一直没有说话。她在烙薄饼，并且不断地往父亲的盘子里添薄饼。现在看见说话的时机到了，于是说道：“爸爸，你跟伯伯说，要他亲自跟哥哥谈。让哥哥自己答复他。”

“对，这样很好！”拉姆卢帕亚对妻子说：“你去跟嫂嫂说吧！”

达拉替他想了个脱身的办法。

拉姆卢帕亚打着隔离开吃饭的地方，嘴里念着“天神啊，天神！”走进走廊躺在床上。

达拉趁机劝母亲：“妈，你不要听他们的话随便答应跟别人结亲。哥哥如果对一个女孩子不了解，是不会跟她订婚的。”

母亲神秘地说：“他们希望让咱们看看女孩子。她在伯尔德万王后学校念书。咱们可以在路上看她。你也去看看，怎么样？”

“这算什么了解？”达拉表示不满意。“又没有谈话。光看一眼怎么会了解到一个人？现在人们在订婚以前都要见面很多次，谈过很多话才行。”

母亲不停地摆手，骂道：“瞎说八道！这不是订婚，这是自由恋爱。只有住在阿纳尔格利，牛奶市街和马尔路的人才会这么

干。咱们的街坊邻居听到这种事情会怎么说？”

“哎呀！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哥哥就是要跟这样的女孩子结婚！”达拉说话时语气十分肯定。她一边说一边把粘在盆上的面粉刮下来。

母亲把手放在嘴唇上，低声问道：“你知道他的事情？你告诉我，女孩子怎么样？是什么人？”

“哎！我哪儿知道？”达拉笑着说：“女孩子很漂亮，正在念硕士。”

“她是什么家庭出身？”母亲的声音更低了。

达拉看着母亲的眼睛说：“你向我发誓，不要告诉哥哥是我说的。”接着说：“家庭很好，是德达种姓的。”

“德达？”母亲皱紧眉头，眼睛瞪得大大的。手摸着脸，说道：“哎呀！德达是婆罗门。婆罗门跟咱们刹帝利怎么能结婚？这简直是胡闹！”

达拉对母亲的无知感到很可怜，说：“妈，你说哪里话？那个女孩子的姐姐嫁给了一个阿罗拉^①家庭的人。现在印度教徒跟穆斯林之间也通婚。圣雄甘地的儿子娶了一个婆罗门的女孩子；潘迪特·尼赫鲁的女儿嫁给一个拜火教徒的男孩子。印度教徒，拜火教徒和穆斯林有什么不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母亲用手扶了一下趴在肩上的小女孩儿，说道：“这些我都知道。菩提树银行的拉拉·赫尔吉欣拉尔的男孩子跟穆斯林女孩子结了婚。迪万·杰门拉尔也是这样。但是，孩子，他们是大人物，情况不一样。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这些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呢？”

达拉说：“他们那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哥哥比谁差？”

^① 印度教中刹帝利种姓的一支。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达拉知道是哥哥回来了，赶紧闭上嘴不说话。

“哥哥，快来吧，我把热饭菜给你端来！”达拉对哥哥说。

“好吧，我马上来。”布里脱下长裤系上围裙。因为他只有这一条长裤，要穿它去跟甘娜格约会，生怕把它弄脏了。

胡同里传来迪加拉姆的怒骂声：“他为什么干这种无耻的勾当？我要砸烂他的脑袋！他看她是个可怜的寡妇就想欺负她……”

克西达拉姆无可奈何地辩解：“哎呀！这简直是冤枉好人！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只不过……”

迪加拉姆的老婆吉万像一只蟋蟀似的尖声尖气地叫道：“你算老几！居然给女孩子送炼乳！她的年龄跟你女儿特诺的年龄差不多。真不害臊！”

梅瓦拉姆和布尔普德亚尔医生也在说话。

布里和父亲走下楼去想了解一下情况。乌莎和赫里站在窗口看热闹。母亲不让他们看，说：“你们知道什么！达拉，快给他们盛饭！”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话，其中夹杂着库沙尔辛哈的吼叫声：“克西达拉姆，你赚来的冤枉钱是不是没处花？你不顾街坊邻居的面子与尊严，居然对咱们的年轻妇女不怀好意！你瞧，我们非把你赶走不可……”

“叔叔，是怎么回事？”人群里传来布里的问话声。语气十分严肃。

“大哥，你让我教训教训这个家伙。他也不想一想自己有多大的年纪了。”

帕格文蒂肩上背着小女儿走到窗口问道：“比多她妈，怎么

回事？克西达拉姆大哥干了什么事情？”

加尔达萝站在对面窗口低声对她说：“这个坏蛋偷偷地给布伦黛伊的女儿送炼乳。布伦黛伊揍了女儿一顿。她是一个寡妇，只能埋怨自己命苦，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达拉坐在小屋里，这些话她全都听到了。

布什巴说：“他为什么要在街坊邻居的女孩子身上打坏主意？”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她已经十六岁了。不是吃奶的孩子，为什么要拿别人的东西？难道连这点也不懂？”伯森德高尔表示不同的意见。

“你不知道，他非常坏。叫人家：孩子，孩子，摸人家的脑袋，亲人家的脸。老头儿干这种事情，女孩子能说些什么呢？”

“女孩子到底是女孩子，可能因为嘴太馋。可是这个老不死的也真不知羞耻。西达跟他的女儿特诺年龄一样大小。他应当把她当做女儿一样看待才行。”

达拉好奇地听着。

“这个该死的东西要干坏事可以到外面去。他到外面去干什么都行。咱们不管。”拉姆比亚里说。

“胡同里年轻姑娘和媳妇的名誉大家都得关心。”

伯森德高尔出来打抱不平，说：“克西达拉姆是不好。可是，有句俗话：把猫找来捉老鼠，可是猫的嘴往往会伸到牛奶罐里去。我知道，布伦黛伊经常找克西达拉姆借钱。当他向她讨债时，她总是笑着说：‘老兄，你家里还缺什么？’他还经常把最好的乳浆送给她。”

加尔达萝说：“这个坏蛋！他在母亲身上下本钱，把女儿当做利息。以后连本带利一块儿拿过去。”

帕格文蒂说：“罗摩啊，罗摩！这种人把街坊邻居的脸都丢尽了。我还以为她很穷呢！”

达拉一边给乌莎和赫里烙薄饼，一边听他们谈话。她想起了刚才跟阿瑟德谈到的事情，心里想：我的天哪！一定要继续念书，非离开这个可怕的胡同不可！

加尔达萝继续说：“大姐，她的确很穷。要不然她会在这个胡同里到处找男人，打别人的主意？”

“住嘴！你说话不干不净，真不害臊。”帕格文蒂骂完就走了。

吵嚷了一阵以后，克西达拉姆躲开愤怒的人群，藏到自己家里去了。拉姆卢帕亚，戈宾德拉姆，布里和尔登都上楼回家。上楼时尔登把下面的门锁上了。

布里坐在厨房的席子上，正在吃饭。帕格文蒂把小女儿放在走廊里她爸爸的床上，哄她睡着了，正想到厨房里去。这时，大门上的门环响了，有人在叫：“布里！达拉！”达拉听了嚷道：“伯伯！是伯伯！”

帕格文蒂马上吩咐赫里快去开门，自己走到丈夫面前说：“喂！伯伯来了！”

乌莎赶紧从走廊里把小床搬到房间里，在上面铺好线毯。布里也到小屋子里来了。

大伯拉姆杰瓦亚平时是不会轻易到弟弟这儿来的。他进门以后布里向他行了摸脚礼。女孩子们也都双手合十向他问好。帕格文蒂用衣襟遮着额头向他行摸脚礼。拉姆卢帕亚向他表示问候，并请他坐在小床上。

帕格文蒂对乌莎说：“快去从灶里拾几块烧红的煤炭放在火盆里拿来，请大伯烤火。”

拉姆杰瓦亚先生披着贵重的克什米尔厚围巾，把围巾裹紧一些说：“孩子，用不着烤火。今天并不太冷。我披上厚围巾很暖和。”他轮流问了每个孩子的身体情况。达拉坐在厨房里。布里，乌莎和赫里都站在他身边。

“我的编辑先生，你说吧！”拉姆杰瓦亚以讽刺的口吻对布里说：“我派人请过你好几次。你连到乌吉胡同来一趟的工夫也没有。我想既然编辑先生不来，我就自己登门吧！”

“伯伯，上星期我每天下午三点钟到晚上九点钟值班。今天刚换班。”布里表示很抱歉，并且说：“我正想明天下午到你那儿去……”

拉姆杰瓦亚说：“当然啰！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哪儿还有工夫？可是我认为，不管你成了一个多么大的人物，多么出名，多么有权势，家里的事情总得管一管才行。是不是啊，我的老师？”他看了拉姆卢帕亚一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当然啰！哥哥，你说得很对！”拉姆卢帕亚表示支持哥哥的看法。

拉姆杰瓦亚问布里：“你说，那件事情怎么回答科斯隆？”接着对弟弟说：“希萝她妈今天到你这儿来过，她说你们没有给她答复。到底是怎么回事？”

拉姆卢帕亚说：“布里今天就在家里。既然你来了，我们就不必多说了。他说：‘刚刚工作一年。等到工作固定下来，提升了以后再考虑……’”接着，转过脸去对布里说：“你说吧！伯伯问你话。你自己回答吧！”

“一切事情全都由‘他’作主。”拉姆杰瓦亚指了指天上，对布里说：“我的好孩子！做事情就讲究在什么时候什么年龄。提升总是要提升的。是不是啊我的老师？我们结婚的时候一个月才

赚三十卢比。现在赚一百卢比。可是，那个时候的三十卢比比现在的一百卢比还顶用。哎！靠天神保佑总是会提升的。男女双方只要一方有福气，财神奶奶就会登门。如果女孩子有福气，会把财神奶奶带进门来，本来只赚一百卢比的可以赚到二百卢比。”

“伯伯，现在还不必着急。等明年……”

拉姆杰瓦亚打断布里的话：“怎么？你这个傻瓜！说什么明年。他们能让女孩子等到明年吗？”接着对拉姆卢帕亚大声说道：“你还要嫁女儿。我也还操着这份心。先让他结婚，有了钱才能嫁女。要不然你哪儿有钱嫁女？”

“你说得对！”拉姆卢帕亚表示同意。帕格文蒂也同意他的看法，说：“大哥说得很对。”

拉姆杰瓦亚举起右手向他们解释道：“希萝结婚时我足足花了八千卢比。别的先不说，至少得给她手上和脖子上添几件首饰吧！得给她制十几套衣服吧！得请迎亲的人吃喝吧！你们现在办事情至少也得花四千卢比。得在亲戚朋友面前留个面子才成。这四千卢比从哪儿来？”说完把右手一伸，对布里说：“你遇到了好机会。这是你的命好。她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她有自己的房子。她母亲还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她。他们说要给五千卢比现款，所以我才急着要把这门亲事定下来。这样一来达拉婚事也会办得很体面。”

布里背靠墙壁站着说：“伯伯，我不想跟房屋和财产结婚。”

“你难道要去跟女叫化子结婚吗？你妹妹的婚事怎么办？”拉姆杰瓦亚说完朝弟弟说：“你看，他这个死脑筋！这就是咱们的编辑先生！”

“如果你爸爸不花钱送你上学，把你培养成人，你能有今天

吗？女孩子的父母从婚事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找一个有出息的男孩子，花钱让他念书，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不就是这样吗？希萝结婚时我们不也给钱了！你父亲穷苦了一辈子，就盼着有这一天，可你把个好端端的事情毁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金银宝库？你可以拿四万五万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我的儿子吉绍尔金德说你这种话我非打烂他的嘴不可！”拉姆杰瓦亚发火了。

布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两只手放在胸口说：“伯伯，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是首先是女孩子怎么样？我既不认识这个女孩子，也不了解她。不知道她是谁，更不知道她为人怎么样？”

拉姆杰瓦亚大声嚷道：“你胡说些什么？问别人家的女孩子怎么样。有什么必要认识 and 了解？你想跟好人家的女孩子结婚还是想跟那些在阿纳尔格利市场和马尔路闲逛的妓女胡混？谁在结婚以前就认识 and 了解女孩子？只看她的家庭，看她家庭的地位就行了。可是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等到该你了解的时候你可以去了解。”

布里说：“女孩子的年龄多大？女孩子的年龄要跟我差不多才行。”

拉姆杰瓦亚：“又说这些废话！女孩子年龄小一些岂不更好！你是不是想娶一个老太婆？女孩子的年龄大了怎么能靠得住？人家都找年纪小的女孩子。年纪小的女孩子在丈夫面前总是显得年轻。她现在十六岁，明年十七岁，后年就十八岁了。我们的希萝就是十七岁结婚的。你的脑筋就是不开窍！”

布里还是不服气，说道：“十六岁的女孩子能念多少书？我怎么能跟这样的女孩子结婚？她不可能知道自己婚后应该承担的责任……”

“你想要娶一个学士？学士能给你生出一个有学问的孩子来吗？”拉姆杰瓦亚大动肝火。

拉姆卢帕亚低着头不说话。帕格文蒂转过脸去叫乌莎走开。达拉独自坐在厨房里低着头一声不响。

拉姆杰瓦亚对弟弟说：“既然他不愿意，这对我又有什么损失？可是你要知道，我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替他妹妹办喜事。此外你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也可以从这儿得到一点补贴，为将来打下一个基础。苏克拉尔要求很快就办喜事。他再也不想拖下去了。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八九个月。如果政府要找麻烦，他们早就会得到消息。行了，我走了。运气如何全靠你们自己。但愿你们不会辜负我的一片好心！”

拉姆杰瓦亚起身要走。拉姆卢帕亚想送他回去。布里拦住父亲说：“天气很冷，你别去了。我送伯伯去吧！”

哥哥在伯伯的威逼利诱面前丝毫也不动摇，这样更增加了达拉的信心和勇气。第二天，达拉想跟哥哥说话，因为母亲在面前，只得用英语说道：“阿瑟德大哥想要我争取奖学金。他说，如果你能出面请布兰教授每个星期指导我一次就好了。我可以到他系里去。”

布里正在吃饭，对她说：“这个想法倒是不错。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如果早一些提出来就好了。我向教授提出这个要求他是不会拒绝的。可是现在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般来说，在考试以前需要六个月的准备时间，还要有人辅导才行。现在怎么来得及呢？”

“他说，考试以前他每天花点时间来帮助我。”

“谁？阿瑟德？他在外面当家庭教师，听说每个月收入六十卢比。”

“他不收我的学费。他说他自愿帮助我。”

“为什么？他是不是想发展你加入共产党？这些共产党人到处拉拢人。”

“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得出于自觉自愿和有信仰才行。他们不会勉强。”

布里讽刺道：“你已经有一半信仰了。他们大概已经把你算在团结对象里面了。”接着问道：“咱们家里没有地方，阿瑟德在什么地方教你？”

“可以在我们学院的图书馆里。我下午去学习。这件事情几天之内就可以安排好。至于以后怎么办，过几天再说吧！”

“我没有什么意见。可是时间不多了。努力争取吧！我先去找加利，替你把马尔什尔和基德^①的书借来。布兰教授那里我今天就去说。”布里答应了她的要求。

达拉一心一意地念起书来。阿瑟德每天大约花一个小时在图书馆的走廊里教她经济学。达拉的同班同学巴尔穆贡德也来向他请教。巴尔穆贡德的家境也很贫寒。他靠当家庭教师维持自己的生活；虽然学习不错，但没有足够的时间集中精力学习。当然，对于他的请求，阿瑟德是不会拒绝的。

有一天，巴尔穆贡德因为有要事不能来。达拉和阿瑟德两个人坐在一起。他们没有心思念经济学的书，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地随便闲聊。

达拉说：“因为我，巴尔穆贡德也得到了好处。”

阿瑟德说：“这对咱们也有好处。他在场的时候咱们就得念书。”

“是的，他在场的时候咱们就得念书。今天他不在场，咱们

^① 两人均为英国经济学家。

什么书也没有念。”达拉不好意思地笑了。

“如果他每天都不来，难道咱们就不念书了？我看偶尔有一两天不念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吧，现在咱们开始念书吧！”

“你这个人很特别。一个男人，一个共产党人，冷冰冰的，像一块石头。”

“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我不在的时候你就从来也不会想起我。可是我在家里总是想你，弄得连书也念不下去。”

“是的，我很古怪。我不值得你想念，也不值得你喜欢。别人开玩笑叫我摩尔人，而叫你苔丝狄蒙娜^①。”

“是吗？谁说的？”达拉羞得满脸通红。

“久贝达，纳伦德尔和默哈金这些机灵鬼。”

“哎呀，咱们又没有像哥哥和甘娜格那样出去散步。”

“有些人很妒忌咱们。”

“是吗？谁妒忌咱们？是苏伦德尔吗？”

“哎，她就不必说了。向她解释解释就行了。还有肯纳和希拉辛哈。你不要老是躲着他们。”

“我哪儿躲着他们。可是得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行。否则不知道……”

“你刚才说你常常想念我。我准备得了硕士学位以后到古尔达斯布尔去工作。赚一些钱，然后替你盖一个窝。要结婚就得有一个窝。鸟儿就是这样做的。我不想等得太久。”

达拉会心地看着阿瑟德。

“咱们的事情你征求过布里的意见吗？”阿瑟德问她。

① 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奥瑟罗》中的两个主人公。摩尔人即奥瑟罗。

达拉考虑了一下说：“现在还没有。他很有头脑，一贯反对教派主义。等到甘娜格和他的事情办成以后咱们的事情就好办了。”

七

胡同对面传来库沙尔辛哈悦耳的晨歌声，使布里从睡梦中惊醒。旁边床上，父亲唱道：“胜利归于我父湿婆^①，是他为我们创造幸福。”他的声音既走调又不合拍，压住了库沙尔辛哈的悦耳歌声。布里躺在床上，打算听完晨歌再起床。

“基杰尔爵士的辞呈获准！总督接管政府！”胡同里传来卖报人的声音。

布里这个星期值日班，晚上的消息他一点也不知道。听到卖报声赶紧从床上跳起来走进胡同。

布尔普德亚尔医生每天都买《辩护者报》。戈宾德拉姆有时候买《王公报》，有时候买《威力报》。卖报人把报纸塞在医生家的门缝里。布里拿来一看，上面登载了一条十分惊人的消息。

“昨天晚上十点钟，旁遮普首席部长——联合党领袖基杰尔爵士提出辞呈。总督接受了他的辞呈，在成立新内阁之前旁遮普的政权由总督掌管。联合内阁颁布的一切法令仍将继续有效。”

布里到市场上去买了一份《政治报》。上面刊登的消息完全不一样：“基杰尔爵士承认穆斯林联盟的权力。可能由汗·默姆多德负责组织穆斯林联盟内阁。巴基斯坦的敌人失败了！穆斯林联盟内阁的障碍清除了！”

^①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

医生听到胡同里很热闹，睡眼惺忪地走下楼来。他亲眼看到了报上的消息，不得不相信它是真的，愤愤不平地说：“基杰尔到底被穆斯林联盟赶下台了。现在联盟的障碍没有了。警察全都是穆斯林。他们以前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国大党领导下的坚持真理运动的参加者；可是对待联盟的志愿人员，即使动手打他们，也只不过敷衍两下了事，就像掸去身上的尘土似的。”

拉姆卢帕亚也下楼来了。他对大家说：“联合党的穆斯林和穆斯林联盟的人都是一个鼻孔出气。”

戈宾德拉姆表示很担心：“现在要由阿訇们来统治了。还会有什么正义？穆斯林的部长们比联合内阁的人更加胡作非为。”

布里说：“总督的目的是要挑起冲突。他不会同意成立巴基斯坦。他颁布过反对穆斯林联盟游行示威的法令。至于基杰尔，他所考虑的是自己的内阁……”

戈宾德拉姆大声嚷道：“让报上这些连篇累牍的废话见鬼去吧！我只说自己亲眼见到的事情。战争时期办事情很公道。前几年总督把政府机关交给内阁部长们管理。从此以后，机关工作人员不是穆斯林就是贾德人。”

布里早上去上班。达拉跟他一起走。学院已经停课，准备举行学士学位的考试。达拉仍旧每天去图书馆。

他们走到什哈勒米门内，听见有人喊口号。因为距离太远，听不清楚。走出什哈勒米门，看见卢哈里门那边的铁路上成百上千穆斯林举着绿色小旗在游行。三月初的早晨，拉合尔还很冷，可是由于使劲呼口号，再加上情绪激昂慷慨，游行者的脸都是通红的，还流着汗。他们呼的口号跟以前很不一样：“请听最新消息，基杰尔是我兄弟！”“安拉是伟大的！”“穆斯林联盟万岁！”“一定要成立巴基斯坦！”“成立穆斯林联盟内阁！”“伟大的领

袖万岁！”“不要忘记比哈尔！”

因为有游行队伍，人们无法穿过马路。马车，自行车和步行的人都停下来等着，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游行队伍叫的口号不是“打倒官僚政治！”“打倒英国政府！”“民主万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打倒基杰尔！”“打倒坏蛋！”而是“基杰尔万岁！”“基杰尔是我兄弟！”游行者的样子和举动不像是准备承受痛苦和压迫，而像是显示自己的力量，像是在威胁别人，使人看了以后不是同情他们，而是害怕他们。

布里没有朝卢哈里的方向走，对身边的达拉说：“今天的形势有些不妙，我看你还是回家去吧！”

达拉觉得有些为难，说：“我要到图书馆去把史密斯书上的一些东西记下来。过几天就要考试了。”

游行队伍过去以后，布里对她说：“你坐马车走吧！回来的时候看情况。跟别人一起走或者坐马车。”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钱放在她手上。

布里跟在游行队伍后面，经过阿纳尔格利来到甘伯德路。人们都很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布里从电传打字机上看到了最新消息：基杰尔的辞职声明发表了。布里正打算念这个声明，门口传来纳伦德尔的声音：“布里大哥，怎么回事？这是要的什么把戏？”

布里把电讯稿放在一边说了一声：“请进！”

纳伦德尔问：“还有什么新消息吗？”

“有，基杰尔的辞职声明。”布里接着念道：“基杰尔说，艾德礼^①在二月十六日的声明中宣称：英国政府将于一九四八年六

^① 艾德礼(1883—1967)，曾任英国首相(1945—1951)。

月将印度斯坦的地方政权移交本地人执掌，掌权者必须是该地区最强大的政党。鉴于这一声明，目前有必要重新组阁。”

“这是为什么？难道基杰尔不想要自己的联合政府和联合党了？”纳伦德尔对此表示怀疑。

“这不是基杰尔的声明，这是总督詹金斯的声明。换句话说，就是要鼓励并提供机会让所有的党派互相冲突。”布里继续说：“基杰尔晚上十点钟才提出辞呈，两三个小时以后就见报了。咱们想一想，在这段时间内总督要向德里征求意见，接受辞呈，然后发布消息。这怎么可能？很显然，这一切早就安排好了。”

纳伦德尔咬着食指用英语说：“还有一件事情，听说基杰尔事无巨细都要征求拉泰比哈利博士的意见。他的辞呈至少应该提交内阁成员讨论过。可是内阁里有两名国大党成员，不知道他们过去发表过什么意见？现在又有一些什么意见？是不是国大党会跟穆斯林联盟内阁合作？”

电传打字机发出“嗒，嗒，嗒”的声音，不断传来新消息。布里和纳伦德尔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总督邀请旁遮普议会多数党——穆斯林联盟的领袖汗·默姆多德前往商量组织新内阁事宜。旁遮普立法议会的预算会议将于三月三日举行，新政府必须在此以前成立。”

纳伦德尔说：“就是嘛！如果没有责任内阁掌握政权，议会能做什么事情？”

电传打字机又传来一则消息：“可望汗·默姆多德于议会开会时宣布新内阁名单。”

格希什和伯纳尔西达斯还没有到办公室来。布里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打电话向拉泰比哈利博士打听情况。打完电话走过

来他对纳伦德尔说：“基杰尔在辞职前没有向任何内阁成员征求意见。拉泰比哈利为了与达拉辛哈商量对策，到锡克教学院去了。准备从那儿出来以后再到议会去。”

因德尔纳特和珀格德拉姆也来了。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穆斯林联盟的内阁里会不会全都是穆斯林？布里看了一下表，对纳伦德尔说：“已经十一点了。议会会议已经开始了。过一会儿默海什可能回来，也可能通过电话把消息告诉我们。你在这儿坐一会儿，还是到皮加尔去了解一下对穆斯林联盟内阁有什么预测？会不会有印度教徒或者锡克人参加？”

纳伦德尔走了。因德尔纳特，珀格德拉姆和布里心情很激动，工作不下去。他们谈论着、猜测着，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

大约在十二点半钟的时候电话来了。因德尔纳特听完电话说：“汗·默姆多德还没有向总督提出内阁名单。因此，总督不准把政权交给穆斯林联盟领导人。议会会议推迟了一些。穆斯林联盟和其它反对党成员在各自的房间里开会。达拉辛哈和其他领导人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不许记者采访。但是从外面听到的喧闹声可以想象得到会上两派的争论一定十分激烈。据猜测：反对党可能认为基杰尔的辞职是非法的，他们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让穆斯林联盟组织内阁。联盟则决心组阁并执政。很多穆斯林联盟的支持者在议会大厦前面呼口号，要求成立联盟内阁和巴基斯坦。大批警察在大厦周围巡逻。”

布里在珀格德拉姆的提议下很快就写好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教派主义内阁的第一次失败》。大致内容是：“一个教派的内阁是行不通的；它既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也不可能带来安

定和秩序。”

珀格德拉姆认为，也许格希什先生会要把这篇评论和从议会得到的新闻一起出一份特刊。布里拿着这篇报导去请示格希什。

格希什手指缝里夹着纸烟，仔细阅读了放在桌上的评论，然后他摘下眼镜，眯缝着眼睛，用英语说：“这看法是对的。这是出特刊的好机会。再过两三个钟头就会有爆炸性的新闻。无论内阁能不能组成都会轰动一时。这值得出号外，你去问一问伯纳尔西达斯，能不能安排一些长期广告登在号外上？”

“伯纳尔西达斯先生今天轮休。”布里提醒他。

“哎呀，我的天哪！”格希什拍了一下桌子。“古拉布辛哈不是在那里吗？你自己也可以看一看全国广告的档案，可以打电话跟他们联系。你们都应该学会做这些工作。如果不登两三百字的广告，怎么能出号外？走吧，快去！”

登广告的事情伯纳尔西达斯以前一直不让布里过问。布里，古拉布辛哈和因德尔纳特看完档案后，通过电话把出号外和登广告的事情安排妥当了。

下午两点钟，默海什打电话来说：“在议会大厦的台阶上达拉辛哈为了对付穆斯林联盟的挑衅拔出了刀子。当达拉辛哈和国大党，阿加利党以及印度教大会的议员们走出议会大厦时，大厦门口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联盟的人。他们高呼口号：‘巴基斯坦万岁！’‘穆斯林联盟万岁！’‘一定要成立巴基斯坦！’‘用鲜血建立巴基斯坦！’‘一定要成立联盟内阁！’

“达拉辛哈跟印度教和锡克教的其他议员一起站在人群面前。高呼：‘巴基斯坦真该死！’‘巴基斯坦真该死！’

“穆斯林大声喊口号向他挑衅。他抽出刀子威胁道：‘谁有

胆量就出来试一试！’

“武装警察出来调停，控制了局面，把反对派的人送走了。

“此外，国大党，阿加利党和印度教大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总督批准联合内阁辞职是非法的。因此，决不能接受联盟内阁。”

珀格德拉姆把这个新消息报告了格希什。

格希什吩咐道：“好，咱们一定要出号外！”

号外上只有半面能登广告。格希什很不满意，对他们说：“报纸好比一只轮船，而广告就是使这只轮船能够前进的蒸气。”但是为了不使《辩护者报》的号外落在其它报纸后面，他们赶紧把稿件送到印刷厂去了。

《辩护者报》的号外上还登了国大党区委会负责人发出的一项通知：“由于基杰尔爵士辞职，目前局势十分危急。因此，邀请广大群众今天下午六点钟在印度保险公司大厦广场上举行集会，商讨如何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克服教派情绪的问题。”

布里在六点半钟以后才到印度保险公司大厦广场上来。广场上人山人海。国大党市委会主任格布尔在台上讲话：“到会的先生们！我现在提请诸位注意，这次大会的宗旨是就联合内阁辞职后产生的局势，以及如何保持安定的局面，和我们对于国家民族所尽的责任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要保持冷静面不应该感情用事，否则这次大会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此外，我还想向你们提出一个请求：请准备发言的先生事先征得主席的同意。”

人们根本就不听主席的话，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国大党领导人戈比金德·帕尔格沃博士，皮姆森·瑟杰尔和拉泰比哈利博士等人都不在场，在场的只是一些国大党志愿人员和普

通干部。大多数是民族服务者联合会的成员，尔登也在场。

一位先生站在台上，挥舞着右手大声说：“旁遮普是我们的。我们决不让别人在这儿建立巴基斯坦，我们不管什么穆斯林联盟或者国大党。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决不允许成立什么联盟内阁。谁有本事就站出来！偷偷地躲在后面捣鬼算什么？”听众拼命鼓掌。有人呼口号：“伯吉伦吉伯利^①万岁！”接着又有人大声喊道：“湿婆神万岁！伯吉伦吉伯利必胜！”

大会主席敲桌子制止发言的人，但他却继续往下讲。

另外一个发言人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咱们国家就叫做阿利罕瓦德^②。这是罗摩和克里希那大神^③的国家。在吠陀^④中叫‘五河区’。这儿怎么能成为巴基斯坦呢？想成立巴基斯坦的人可以到阿拉伯去。甘地和国大党所奉行的政策一贯跟印度教徒作对。国大党为了讨好穆斯林牺牲印度教徒的利益。现在穆斯林和穆斯林联盟变得如此胆大，公然提出要拿走国家的一半。国大党为了在内阁里得到席位，连这种要求也准备接受。穆斯林联盟和真纳下一步将要求统治全印度。真纳想做奥朗则布^⑤过去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心上的口号是：‘对巴基斯坦嗤之以鼻！’‘为印度斯坦流血奋战！’”

下面喊着口号。

发言的人问大家：“你们难道都低下头对这一切忍气吞声吗？”

① 伯吉伦吉伯利为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别名，被印度教尊奉为大神。

② 意为“雅利安人的居住地”，包括中部和北部印度。

③ 克里希那大神，又译成“黑天”，印度教崇拜的大神之一，为守护天神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

④ 吠陀是婆罗门教、印度教最大的经典。

⑤ 奥朗则布，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著名国王。公元1658年至1707年在位。

周围的人齐声回答：“绝对不！绝对不！”接着响起了口号：“伯吉伦吉伯利必胜！”“坚决反对成立巴基斯坦！”“坚决反对分裂印度斯坦！”

大会主席格布尔一面敲桌子提出警告说：“先生，请你根据今天大会的内容发言。”可是发言的人却继续谈论统一的印度是不可分割的问题。

这位先生讲完以后大会主席站起来宣布：“各位先生们，请你们原谅，我不得不告诉大家，这个大会的秩序很不好，这次大会是国大党市委会召开的，可是会上的发言却违背了国大党的政策。因此我不得不宣布大会结束！”

《辩护者报》的城市记者默海什走到布里身边问他：“关于这些讲话我能报导些什么？”

“最好对这些讲话避而不谈。只报导格布尔的谈话就行了。格布尔宣布大会结束。这样做是对的。”

格布尔从台上走下来。志愿人员开始收拾铺在台上的单子和线毯。这时大会周围的人墙后面传来口号声：“向祖国母亲致敬！”“湿婆神万岁！”

人们回过头来，看见身材矮小的，戴着黑头巾，挂着腰刀的达拉辛哈和穿围裤的戈比金德·帕尔格沃博士一起走过来。

布里对默海什说：“现在大概要谈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了。”

达拉辛哈没有征求主席的同意就开始发表讲话：“我们决不会容忍在旁遮普建立穆斯林政权。你们不要忘记历史！锡克族就是在反抗穆斯林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容忍穆斯林的统治，戈温德辛哈大师^①当时为什么要下凡？”

① 锡克教的最后一位大师。

布里听了大吃一惊。达拉辛哈继续说：“穆斯林联盟想推翻联合内阁，在旁遮普建立自己的政权，为巴基斯坦打下基础。他们不应该打这种如意算盘。我们决不会让联盟内阁在旁遮普存在一天……”

有人用手碰布里的肩膀。布里回过头一看，是纳伦德尔和阿瑟德，于是对他们说：“这位老兄在煽风点火。”

纳伦德尔说：“你知道他在议会大厦前面干了些什么吗？”

默海什说：“达拉辛哈非常激动，拔出了腰刀。这样做影响很不好。”

达拉辛哈讲完以后，帕尔格沃博士走上讲台，说：“请你们相信，我们决不会让他们成立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制造混乱搞垮了我们的联合内阁。我们也不会让他们成立内阁。我们要在议会内部跟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希望你们在议会外面跟他们斗争……”

阿瑟德笑道：“这位老兄真狡猾！他在议会里坐在椅子上斗。要咱们在外面用砖头石块斗。他对那位耍阴谋搞背叛活动的基杰尔连一句谴责的话也不说。他根本就不想揭露总督和基杰尔的阴谋诡计，只知道跟穆斯林联盟作对。基杰尔在议会里拥有多数，他为什么要辞职？如果他自己无能为力，解决不了问题，就应该把问题提到内阁里去协商，提到联合党内去讨论。他的辞职是不符合议会程序的。国大党议员应该对此提出抗议。可是他却到这儿来骂穆斯林联盟。联盟怎么可能搞垮基杰尔内阁？搞垮这个内阁的是总督和基杰尔自己。”

纳伦德尔说：“基杰尔真是太狡猾了。国大党和印度教徒说他是自己人。穆斯林联盟的人呼口号：‘基杰尔是我兄弟！’而

他却一直是詹金斯的心腹。”

布里，阿瑟德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印度保险公司大厦，走到阿纳尔格利和马尔路交界的十字路口。一个人从对面骑自行车过来，阿瑟德叫道：“喂，阿布杜尔，你上哪儿去了？”

“我到马尔路去看了看国大党举行的大会。那些先生们今天全都露馅儿了。”阿布杜尔的嗓子有些嘶哑。

“你的嗓子怎么了？早上参加游行了吗？”

“当然参加了。”

阿瑟德问他：“听说有个最新消息。坏蛋基杰尔成了你们的兄弟。他是不是参加了穆斯林联盟？”

阿布杜尔说：“反正他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不是像你这样的叛教者。现在国大党人的面目已经暴露出来了，总有一天你们共产党人的面目也会暴露出来。”

“你指的是什么？”阿瑟德问他。

阿布杜尔表示不相信，问道：“联合内阁中国大党的部长们晚上在马尔路游行。他们把党旗上的绿颜色去掉了。我们很高兴，这样一来就等于他们已经宣布与穆斯林联盟分道扬镳了。伟大的领袖经常说，国大党是印度教徒的组织，不能代表穆斯林。”

阿瑟德担心地问道：“你说的是真话？你自己看到了他们的党旗，还是听到别人说的？”

“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场。我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一直走到议会大厦。达拉辛哈拔出腰刀威胁说：‘谁有胆量就来吧！’这个锡克佬大概没有见到过穆斯林的刀子，才敢这么说。他以为这么一威胁，国大党和阿加利党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哼，旁遮普的政权是属于穆斯林的。我们宗教的光

芒所向无敌！”

布里一行继续往前走。他们不说话，也没有话可说。到了阿纳尔格利，又走了一会儿，阿瑟德说：“听说联盟内部的进步人士向真纳先生提议，跟国大党组成联合内阁。可是如果国大党采取这种态度就不好办了。现在只有穆斯林联盟能够组阁，其它党派都不行。联盟和国大党的冲突现在变成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了。举行第二次选举是不能解决这种冲突的。因为联合党或者独立党的席位也会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瓜分。英国人对选举所执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教派分歧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它的结果已经显露出来了。目前的这种冲突要么通过协商来解决，要么通过达拉辛哈和阿拉马姆什里吉的刀子来解决。也就是说：要么是印度教徒全部离开旁遮普，要么是穆斯林全部离开旁遮普。否则只有让英国人长期统治……”布里和纳伦德尔都没有说话。

他们三个人走到湿婆庙附近，看见市场里聚集了一两百人。国大党的著名女领导人什诺黛维站在商店门口的长凳上发表演说。演说快要结束了。她说：“穆斯林兄弟们，这就是国大党的全部历史。国大党从来没有反对过穆斯林的合法权利。你们想要成立巴基斯坦，想要成立联盟内阁，这是可能达成协议的。那些搞冲突的人是在毁灭自己的民族。”

国大党左派的舍尔马先生，索迪先生和共产党人赫贾拉辛哈，普尔杜姆纳和易卜拉欣等人都在场。他们把纳伦德尔和阿瑟德留下来，让布里一个人回家去了。

* * * *

三月四日清早，卖报声响成一片。报纸上的标题很引人注

目。《王公报》的标题是：《穆斯林联盟大失所望！》《旁遮普议会中联盟领导人汗·默姆多德提出的不包括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组阁计划被总督否决！》

《政治报》的标题是：《国大党与印度教徒不承认穆斯林联盟的民主权利！》《达拉辛哈以刀剑相威胁！》《阿加利党与国大党坚持让总督掌握旁遮普的命运！》

几乎所有的印度教报纸都刊登了旁遮普其它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联盟组阁的消息。而穆斯林报纸全都刊登了各城市举行游行示威庆祝联合内阁倒台，并要求赶快成立联盟内阁的消息。报上还刊登了拉合尔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联合游行示威反对穆斯林联盟组阁的消息。

波拉邦泰胡同的人对总督的这一决定很满意。戈宾德拉姆说：“穆斯林从基杰尔内阁得到的好处可不少。可是联盟的人希望建立奥朗则布似的政权。他们还嫌基杰尔不够坚决。看来英国人也不能容忍这样胡作非为。”

拉姆卢帕亚说：“如果联盟掌了权，他们会命令学校里用乌尔都语，把《古兰经》当课本。你们等着瞧吧！”

布里解释道：“如果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联合组阁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联合内阁里曾经包括穆斯林，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联盟内阁里也会容纳一些印度教徒。所不同的是联合党是亲英派，而穆斯林联盟是反英派。联盟领导人和真纳不是搞宗教的穆斯林，而是搞政治的穆斯林。他们需要掌握政权。而法律对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是一样的。”

布里的父亲插嘴说：“你说什么？婚姻和财产继承方面的法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是不一样。我们的节日也不一样，联盟

执政以后灯节^①就会取消，然后规定尔德节^②，穆斯林月等等，你知道吗？”

布尔普德亚尔医生昨天晚上回来晚了一些，今天下楼也晚一些。他带着神秘的口气说：“老兄，这都是我们国大党和印度教领导人的过错。昨天晚上博士先生告诉我们：两个月以来基杰尔一直要求国大党组织普通印度教徒和普通穆斯林去反对联盟的游行示威，以后他再亲自出面。可是国大党不同意，他们希望国大党与联盟妥协。总督一直在看热闹。他现在出面调停，断然拒绝汗·默姆多德出来组阁，并且提出：内阁中一定要有印度教和锡克教的代表。你们去组阁吧！”

大约十二点钟，默海什从圆形花园回到报社，说：“印度教和锡克教学生举行了大会。警察为了赶走人群没有提出警告就开了枪。他们还在圆形花园外面向马尔路的行人开了枪，站在国立学院宿舍走廊里的一个学生中了枪弹。人们从圆形花园往外逃走，事态还可能扩大。”默海什还听说默金格和蓝屋顶路也都发生了冲突。可能要戒严。他想到那儿去走一趟。

布里想起了达拉，对因德尔纳特说：“我妹妹到德亚尔辛哈学院的图书馆去了。如果冲突扩大，路上戒严，她可能回不了家。我要到图书馆去看看，如果妹妹已经走了，我就马上回来。如果她还在，我把她送回家以后再来。”说完跟因德尔纳特借了自行车就走了。

① 灯节是印度教最大的节日，于印历八月见不到月亮后的第十五天（阳历十月至十一月间）举行。这天夜晚，家家户户点上很多灯和蜡烛，放烟火，进行各种庆祝活动。

② 尔德节即开斋节，与宰牲节同为伊斯兰教两大节日。穆斯林在伊斯兰教历九月内斋戒。斋月最后一天寻得新月，见月的次日即行开斋，并举行会礼和庆祝活动。

达拉还在图书馆里。图书馆里还有十来个学生，阿瑟德也在。大家都对局势很担心，他们学院的学生尼哈尔金德在圆形花园受了伤。他们还告诉布里，德里门和莫吉门也有人在冲突中动了刀子。

阿瑟德对布里说：“达拉本来要回家。听说外面出了乱子才把她留在这儿。硕士生帕尔德瓦吉也在这儿看书。他有小汽车，答应把达拉送到波拉邦泰胡同去。”

布里回到报社，把事态扩大的消息告诉同事们。珀格德拉姆的家在古杰尔辛哈堡的穆斯林区。听了这个消息，他心里很着急，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达拉辛哈和帕尔格沃博士开始活动了。以后等着瞧吧！”布里和莱克拉姆跟他的想法差不多。

布里刚才请了一个钟头假，因此工作到五点钟以后才离开办公室。铁路上的火车像往常一样地行驶。他为了抄近道，从默迪广场经过薄饼市场走到鱼市。一路上，到处都充满着惊慌和恐怖的气氛。有人说仙女宫后面也发生了冲突。

布里走进胡同。胡同口上克西达拉姆的房子前面站着很多妇女。有人在叹息，加尔达萝和拉姆比亚里在哭。人们脸上都挂着泪花。看见布里走过来，大家都给他让路。道卢舅舅浑身是血，躺在地上。他身上的衣服是洒红节^①时穿过的，现在上面又染了很多血迹。腋下往外淌血。水罐和杯子扔在一旁。

尔登的母亲对布里说：“大哥，快把道卢舅舅送到医院里去吧！”

布什巴的小用人杰杜和库沙尔辛哈已经分头到快乐宫和什哈勒米去找马车。比多到店铺去叫爸爸和哥哥。比尔辛哈到处

^① 洒红节是印度庆祝春天到来的节日。

打电话；打电话到医院找布尔普德亚尔医生；到报社找布里；到货物清理处找尔登。正在这个时候，布里回来了。

半个钟头以前，道卢舅舅从莫吉门方向往回跑，一边嚷着：“穆斯林杀人！穆斯林杀人！”跑回来就倒在地上。胡同里的女人们非常害怕，尖叫着跑回自己家里藏起来。过了一会儿她们才鼓起勇气走出来，轮流用干布和湿布擦道卢舅舅的伤口，想止住他身上的血。可是鲜血不断地往外流。他的呻吟声变得越来越微弱了。

布里把手放在道卢舅舅的光秃秃的满是汗水的头上，叫道：“道卢舅舅！道卢舅舅！”

道卢睁开眼睛，一边哼着，一边叫道：“水！水！”

拉姆比亚里坐在他身旁把一杯水送到他嘴边。

“道卢舅舅！道卢舅舅！”布里的眼睛湿润了。

布里焦急地对拉姆比亚里说：“怎么？杰杜他们还没有把马车叫来？我去叫！”

“尔登回来了！”女人们纷纷往后退，让出路来。

“舅舅怎么样了？”尔登低下头叫他。

道卢睁开眼睛对尔登说：“孩子，我不行了！”说完把手放在尔登的脖子上。

尔登禁不住泪如雨下。

马车来了。尔登和布里把道卢舅舅扶起来。库沙尔辛哈也过来帮忙，三个人一起把他抬上马车，准备送往医院。胡同里的人都悲痛万分。女人们低声抽泣，孩子们大声哭叫。

医院的急救室里到处是受伤的人。他们东倒西歪地坐着，嘴里直哼哼。医生在跟警官谈话。人们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脸上显得非常焦急不安。药剂师和男护士在发牢骚。他们说：

从早上到现在一共送来了六十三个伤号。还有一些死尸也送到这儿来了。说是让医院验尸。

尔登和布里一会儿求求这个，一会儿求求那个。可是谁也不理他们。一个穆斯林老头儿不懂得行贿的办法，手里拿着钞票，噙着眼泪，到处求人抢救他的年轻儿子。可是谁也不理他。

大约一小时以后，布尔普德亚尔医生来了。由于他的情面，急救室的医生尤尼斯答应优先给道卢治疗。他们赶紧把他送到手术室。这时，他已经昏迷过去了。医生检查了他的伤口，伤口很大也很深。医生决定先替他缝伤口。

这时，检查脉搏的护士说：“他的脉搏很微弱！”

医生吩咐护士给他打了一针，然后说：“得给他输八盎司血才行。”

尔登和布里没有输血方面的知识，都要求输自己身上的血。经过解释以后尔登花了四十个卢比，让他们输了医院血库里经过消毒的血。

由于布尔普德亚尔的情面，尤尼斯医生同意布里和尔登守候在道卢身旁，等他醒过来。可是，道卢舅舅再也没有醒过来。

尔登想把他的尸体运回胡同，替他办后事。尤尼斯医生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法律方面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医院必须把受伤致死的人的情况报告给警察当局，请警方来验尸。只有经过法医或者法医代表验尸以后警方才允许料理丧事。当时停放在医院里等候检验的尸体就有十一具之多。道卢没有后代，用不着街坊邻居来参加验尸。于是他的尸体被送到太平间去了。

布里和尔登从医院出来。扩音器里在广播戒严令。医院门

口有人在谈论：德里门和默迪广场发生了可怕的冲突，还起了火。

什哈勒米市场的店铺都关门了。他们两个人走进胡同。胡同里的人一直在等候道卢舅舅的消息。尔登哭着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们。消息传开，大家都流着眼泪为道卢哀悼。

看水井的奶奶背靠门框坐着说：“他在迪万金德的爸爸那儿当用人的时候还很年轻；经常背布匹，挤牛奶。他是个好人，手脚干净，待人诚恳，从来没有跟别人拌过嘴；对咱们胡同里的孩子们特别好。”

迪万金德说：“他来的时候我还在念书，没有开始做生意。我爸爸让他住在这间小屋里，我们从来没有收过他的房租。他从前住在查谟土邦。现在他还有一百二十五个卢比存在我这儿。大家的意见怎么处理这笔钱？把它交给庙里，还是用来供奉神牛？请大家说说……”

胡同里的年轻人和小孩子都受到过道卢舅舅的照顾。只有看水井的奶奶，戈宾德拉姆和拉姆卢帕亚直呼他的名字，其他人都叫他舅舅。他经常把小孩儿放在肩上，一边喂东西给他们吃，一边从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胡同里无论谁家生了孩子，人们都向他祝贺：“舅舅，你又添了一个外甥！”“舅舅，你又添了一个外甥女！”

道卢的牙齿已经掉光了。他有时张着空洞洞的嘴，神气十足地对年轻人说：“你们在我面前有什么好说的。我给你们这些人都把过屎把过尿。”

布里自从开始记事儿以后就看到道卢舅舅整天背着洋铁小箱子在附近的胡同里叫卖。他的小箱子里有薄荷糖，柠檬糖，有时令鲜货如芒果干，罗望子等，此外还有助消化的药，应有尽

有。胡同里的女人，特别是梅拉黛伊和伯森德高尔经常跟他吵架，说他为了逗孩子们玩，偷偷地给他们吃芒果干和罗望子。她们很生气地骂他：“你这样做把孩子们的嗓子都搞坏了。我们不得不用药水给他们治嗓子。”

梅拉黛伊的大儿子尔登，小儿子维杰伊和女儿德姆的嗓音都很好。他们跟道卢很亲近。他常常教他们唱一些粗野的山歌。乌莎和赫里有时候也跟他们一起唱。拉姆卢帕亚听了这些山歌很生气，免不了骂道卢一顿。

附近街道的孩子们都知道，道卢舅舅不愿意别人在他面前提“香蕉”两个字。他们见了他就大叫“香蕉！香蕉！”他听了以后总要骂他们。骂的话第一个字听得清楚，后面就听不清楚了。

附近的孩子们每天最快活的事情就是逗道卢舅舅玩。道卢来卖东西，他们手里拿着向母亲要来的钱，老远就对他说：“舅舅，我要买东西。”

舅舅回答说：“来吧，我的好宝贝！”

孩子于是走到他面前，问道：“舅舅，有香蕉吗？”

道卢骂他们，用棍子在地上敲着吓唬他们。他们赶紧嘻嘻哈哈地跑开。道卢起身去追他们。这时另外的孩子从后面跑过来叫道：“舅舅，香蕉！舅舅，香蕉！”这样逗闹一阵以后孩子们才拿出钱正式买东西。

大前天，庆祝洒红节时，胡同里的人都把红颜色，蓝颜色，黄颜色最先洒在道卢舅舅身上。用土豆削成的驴或者猫头鹰也都首先挂在舅舅的背上。而现在，在这场用人血庆祝的洒红节里他又成为街坊邻居中第一个牺牲者。

拉姆卢帕亚也念叨着道卢的好处：“他没有贪心，没有妒忌，

对任何人都很亲切，对天神非常虔诚！”

胡同里的人都一致决定明天下午把道卢舅舅的尸体从医院运回来好好地安葬。

布里上楼走进房间。达拉和乌莎坐在电灯底下复习功课准备考试。赫里也坐在席子上把练习本放在凳子上写东西。母亲抱着小妹妹，一边替她缝补衣服。

母亲看见布里回来了，对乌莎说：“你去把饭菜端给哥哥。我一动，小妹妹就会哭。”

乌莎以前总是要别人叫好几遍才起身去做事。可是今天舅舅的死使她的动作变得干净利落了。她把打开的书翻过来放在席子上，二话不说就去端饭菜。大家的脸上都显得非常悲痛。

布里一边换衣服一边想：人死了也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所谓同情与哀悼都是向死者的亲属表示的。今天道卢舅舅死了，谁也不向别人表示同情和哀悼。因为他是大家的亲人。大家虽然都不是他的亲属，但却是他的亲人。

三月五日早上五点钟戒严令才取消。因此报纸来晚了一些。报上第一版刊登的消息说：到三月四日傍晚为止，联盟内阁还没有组成。还有消息说：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国大党为了反对联盟内阁和巴基斯坦，成立了反巴基斯坦联盟，并一致推举达拉辛哈为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另外的消息是：拉瓦尔品第发生可怕的冲突，警察出来维持秩序。拉合尔的印度教与锡克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遭到枪击；在默迪广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发生了冲突，并发生了火灾；默金格和德里门附近有人用刀子伤人。

关于默迪广场的情况，印度教报纸是这样报导的：印度教徒的和平游行在穆斯林地区遭到石头和砖块的袭击。而穆斯林报

纸的报导是：一群印度教徒袭击了和平的穆斯林居民区。在拉合尔，一天之内就有十八人被杀，百余人受伤。

胡同里的人对于联盟内阁没有建成感到很欣慰。他们强烈地反对巴基斯坦。由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更增加了他们对联盟和穆斯林的愤恨。他们坐在一起念报纸，交换意见，讨论。可是布里却坐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

格希什是《辩护者报》的总编辑，伯纳尔西达斯是主任编辑。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忙于一些比写文章更重要的事情。写社论和评论的工作由副编辑珀格德拉姆，因德尔纳特和杰塔等人轮流负责。布里虽然是助理编辑，但也要写社论。其他人则负责收集其它报纸上的新闻，做一些翻译工作，并看校样。格希什和伯纳尔西达斯只是在评论文章或者社论在准备付排时才匆匆忙忙看一遍。有时连一遍也不看就发排了。

珀格德拉姆感冒很厉害，眼睛通红。为了能写文章，他从塞瓦拉姆那儿弄来炒热了的豆子，用手帕包着先用鼻子闻了一下，然后放在额头上热敷。上个月，因为妻子在月子里生病，刚生的孩子也病了，他一连请了几天假。他的工作由别的副编辑和助理编辑承担了。可是今天轮到他写社论，他不敢再向伯纳尔西达斯请假。他看着布里，无可奈何地说：“我的好朋友，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今天的社论你替我写吧！以后我好了再替你写。就谈谈格布尔同志为什么要呼吁和平与稳定。你看怎么样？”

布里考虑了一下。他到办公室来以后已经写了一篇关于道卢舅舅的评论。本来想下午两点钟请假去参加葬礼，可是珀格德拉姆提出这个请求，他不好意思推托，只得答应了。

布里心里想：我虽然不能亲自参加道卢舅舅的葬礼，但是现

在有更好的机会纪念他，向他表示悼念。

布里五点钟才从报社出来，他浑身上下感到很累，心里想：送葬的人大概已经到拉穆花园去了吧？也许已经回来了？他从前认为自己很喜欢写作，到报社工作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决不会把工作当成负担。可是一年以后他的想法变了。因为按照自己的想法、兴趣和情绪去写作是一回事，而按照别人指定的题目，观点，和一定的篇幅去写文章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写作很勉强，使人感到很厌倦，提不起精神。可是今天却不然，他是怀着同情心写文章的，写完心里觉得很满意。

两天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布里到甘娜格家里去过。当时奈耶尔正坐在客厅里跟甘娜格的父亲谈买地皮盖房子的事。布里一直插不上嘴。他向甘娜格示意能不能出去走一走，她没有回答。奈耶尔对他爱理不理的样子，使他很不高兴。他想自己继续待在这儿没有什么意思，说了一声：“我以后再来！”就走了。

今天，他下班以后打算先回家，洗一把脸，换件衣服然后到牛奶市街去。可是，刚到家门口就看见父亲坐在台阶上。他是因为学校要举行考试回家来做准备工作的。

父亲的脸色很不好。布里并不觉得奇怪。因为现在全胡同的人都在悼念道卢舅舅。

他走到父亲面前，父亲对他说：“孩子，有一个很坏的消息。伯塔瓦姆尔·纳伦格先生的女婿昨天晚上被人杀害了。”

“谁说的？”布里很吃惊，表示有些不相信。

父亲把这消息的来源告诉了布里，然后说：“孩子，人家有喜事的时候不去祝贺，人家不会怪罪。有丧事的时候不去悼念可不行。你快喝点水，去一趟吧！”

乌尔米拉跟文具批发商道拉德拉姆·杰塔的儿子盖瓦尔克里什那结婚，他们家住在帕迪门。拉姆卢帕亚当过乌尔米拉和她哥哥的家庭教师，因此被邀请参加了她的婚礼。布里也被邀请了，但是他找借口没有去。可是这一回他不得不跟父亲一起到门索胡同去，因此，只得放弃去牛奶市街的打算。

布里想起了在默里山度过的时光。乌尔米拉多么重感情，多么大胆！可是昨天刚结婚，今天就成了寡妇。这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什么要互相仇恨？他仿佛看见她那因爱情而发红的眼睛里流出清泉似的泪水，又仿佛看见一只为爱情而歌唱的夜莺沉浸在涓涓的眼泪之中。

纳伦格先生闭上眼睛，手捂着额头坐着。不少人前来表示哀悼与慰问。他对大家说：结婚才两个月。这真是命中注定的。乌尔米拉还没有真正过门。第一次去住了两天，后来又去住了四天。其它时间一直住在娘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咱们把她送到婆家去了，等丧事办完了再把她接回来。以后她就再也用不着到婆家去了。

回家后，布里一直想着乌尔米拉的事情，一夜没有合眼。她热烈地追求着生活，然而她的前途却是如此不幸。他不知道她结婚以后会怎样对待自己的丈夫。她可能在结婚以前爱上过不少男人。具体情况如何，只有天晓得！她多么向往得到爱情啊！可是现在她却一辈子也得不到爱情了！

三月六日早晨，《辩护者报》的社论旁边刊登了一篇题为《道卢舅舅》的文章。街坊邻居们都很诧异。布尔普德亚尔医生念道：“道卢舅舅，你是拉合尔无数孩子们的舅舅。你的一生都是为给孩子们带来欢笑。然而现在他们却不得不为你嚎啕痛哭。是哪个心狠手辣的人使天真的孩子们失去欢乐？舅舅是谁的敌

人？他既与联合内阁没有关系，也跟联盟内阁毫无牵连。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纯朴的人。他的血是一个普通人的血，是一个受苦受难者的血。是谁唆使凶手杀害了他？他从来没有因为一席之地或者一口饭而跟别人争吵过。他到底是哪个内阁和统治集团的绊脚石？

“舅舅，如果天神问你凶手是谁，你将指向何方？难道天神不知道，煽动别人屠杀你的是哪些领导人！他们为了登上统治者的宝座，把人民当做阶梯，把你这样的人当做砌阶梯的砖头和泥浆。难道咱们老百姓永远是阶梯，让那些自私而残忍的人登上他们梦寐以求的殿堂？难道咱们老百姓不能用人道主义的试金石去检验政治领袖们？难道为了自己的私利愚弄老百姓是保卫宗教、共和与民主？”

尔登走到布里面前，抓住他的手，缓慢而坚定地说：“大哥，我发誓一定要替道卢舅舅报仇。”

布里说不出任何话来。同是一件事情，在尔登身上的反应和在他自己身上的反应是多么不同啊！

接着，医生念了《辩护者报》的社论《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社论说：“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是为祖国解放而建立起来的。今天，旁遮普邦的统治权被人拱手让给英国总督。对于这件事情，你们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这两个政党把外国人的傀儡和骗子手叫做朋友，而把反对帝国主义的其它力量叫做敌人。那个曾经用棍棒对付非暴力运动的坏蛋现在成了‘联盟的兄弟’。两个月以来，联盟发誓要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公正的法律；高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起来的口号。其结果又如何呢？基杰尔在战争期间把国大党领导人投进监狱，把旁遮普奉献给英帝国主义者。而现在他却成了国大

党领袖们的‘自己人’。

“请记住！国大党自从建立以来既代表印度教徒也代表穆斯林。而你们现在把党旗上的绿颜色涂掉，就意味着砍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膊。圣雄甘地和潘迪特·尼赫鲁为了结成联合阵线以反对外国敌人，准备跟穆斯林联盟一起建立中央政府。而旁遮普的国大党人在联盟占多数的情况下还不愿意跟他们联合起来组成内阁。既然穆斯林能够相信八个邦的国大党政府，为什么两个邦的印度教徒不能接受联盟的内阁？联合内阁的失败是亲帝国主义分子的失败；是国大党所提出的共和体制和公民自由等要求的胜利。……威胁要打倒别人的内阁和煽动传统的仇恨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们在帝国主义面前搞坚持真理运动，忍受他们的棍棒，而在联盟面前却挥舞自己的刀剑。难道这一切就是你们的策略和勇气？一天之内死了这么多人，难道你们还不满意吗？希望你们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做火把，去庆祝敌人的节日！”

街坊邻居读了这篇社论以后，对联盟的态度有些转变，不像原先那样咒骂它了。布里没有说这篇社论是他自己写的，可是达拉已经猜到了。她极力称赞道：“我要让全学院的人都来读这篇社论。”

读过报纸的熟人都来找布里，跟他谈论这篇文章。有人说这篇文章很有勇气，有人称赞这篇文章中要求团结的精神。有人谈这篇文章的风格。有些同志称赞他，并跟他谈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悲剧。

这篇文章并没有使得《辩护者报》社的人高兴。珀格德拉姆很着急，因为他知道伯纳尔西达斯很不满意这篇文章。布里对这点并不在乎。他想：伯纳尔西达斯一个人的意见管什么用？

布里为自己写文章的能力和所得到的成功而踌躇满志。他从报社回来后洗了脸换了衣服，按照昨天的计划到牛奶市街去。

六点钟，布里到了甘娜格家里。碰巧奈耶尔和甘达都在这儿。甘娜格站起身来迎接布里，说了一声：“请进！”

甘达只见过布里两三次，没有跟他特别打招呼。奈耶尔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点了一下头，身子一动不动。

布里刚坐下，甘娜格很激动地说道：“今天你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接着问奈耶尔：“你看了布里先生写的文章没有？”

“登在哪儿？”奈耶尔淡淡地问了一句。

“登在《辩护者报》上。”

“我只看《论坛报》。”

甘娜格说：“我念给你们听吧！”但是她想起了奈耶尔与布里的关系，因此没有念。

布里曾经对她说，他很不喜欢奈耶尔，因为奈耶尔瞧不起他。她对布里说：“你不要管他。他哪儿有功夫来管这些文学和艺术的事情？他属于法律和法院，只知道跟金钱和财产打交道。”

甘娜格虽然劝说布里，但是她也对姐夫的行为很不满意。她和姐夫的关系是一种时髦的关系，相互间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因为甘达没有兄弟，所以奈耶尔跟小姨子的关系特别亲近。甘娜格只比甘达小三岁，跟姐夫的思想感情很接近。哪个年青的小姨子不认为自己的姐夫是可靠的，想从他那儿学到谈情说爱的本领？有些秘密甘娜格不告诉别人，只告诉姐夫。而奈耶尔有些事情甚至没有跟甘达说过，却告诉了甘娜格。

甘娜格抱怨奈耶尔，说：“姐夫，你为什么瞧不起布里？他是客人，对我们很好。”

奈耶尔觉得她的话很奇怪，回答道：“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他自己就认为他不应该到这儿来。他跟有身份的人待在一起很不习惯，很拘束……”

甘娜格谈了一些有关布里的事情，认为奈耶尔这样对待他是很不公平的。

奈耶尔瞪了一下眼睛，反问道：“你是在维护自己家庭教师的尊严，还是有别的感情在内？”

“有，当然有！”甘娜格准备大胆地承认。可是一想，这件事情还没有跟布里商量过，不能跟别人说，于是控制住自己，说道：“不知道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想到哪儿去了？”

“要不然为什么这么瞎猜疑？”

“猜疑？”奈耶尔很惊讶，想问个究竟。“为什么会猜疑？猜疑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跟你说了！你这是什么态度！”甘娜格很生气，两天没有理姐夫。她决心在没有跟布里商量妥当以前决不向别人表露，特别是在“臭姐夫”面前，更加要克制一些。

布里静静地坐着。奈耶尔跟甘达一会儿谈谈这个，一会儿谈谈那个，根本就不理睬他。甘娜格很克制自己。她一会儿跟布里说几句，一会儿又跟姐姐姐夫说几句。谈话的内容涉及到冲突骚乱以及奈耶尔的邻居米尔扎等。

甘娜格的父亲还在办公室里工作。他们都等着他。奈耶尔准备用汽车把他们接到模范区去。

布里觉得待在这儿很不舒服，没有意思，想要走。奈耶尔和甘达当然不会留他。甘娜格看到这般情景，也就没有勉强留他。

布里从客厅里走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很明显他们是在故意怠慢他。而这两次甘娜格的态度也有些暧昧。他想：以后再也不来了。可是又一想：还是等以后向她把问题问明白了再说吧！

晚上，甘娜格的暧昧态度一直缠绕着他，使他非常苦恼，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 * * *

三月七日，布里刚走进办公室就遇见珀格德拉姆。对方递给他一个眼色，他们一起走到市场上的屋檐下。

珀格德拉姆十分惊慌地指着格希什的办公室说：“事情搞糟了！他说咱们背叛了国大党和印度教，《辩护者报》社里出了第五纵队^①。他说第一个值得怀疑的是你。你去年在海员起义时就向国大党射暗箭。他很生我的气，说我不应该在这样的时刻把社论交给你写。你知道，我那天身体很不好，你写的文章我又没有看过。如果那天你不写，第二天我会写。……”

“社论是我写的，一人做事一人当。”布里劝珀格德拉姆不要担心。

格希什叫布里。布里走进他的办公室。格希什神情严肃地坐着，头上戴着尖角帽子，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叉在一起。面前的桌子上摆着《辩护者报》。报上布里写的社论下面有一些绿

^① 第五纵队，原为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总称，后成为被收买的叛徒和间谍的通称。

色铅笔划的记号。

布里向他问好。他指着面前的报纸说：“你这是要的什么把戏？”

布里克制住自己说：“潘迪特先生，我并没有耍什么把戏。我只不过呼吁停止教派冲突。我从国大党的政策出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好啊！你真聪明！你表面上是感情冲动，实际上是在国大党和印度教徒背后捅刀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布里仍旧克制住自己，说道：“我相信我写的文章没有一个字是违背国大党的政策和利益的。”

“指责国大党的领导人煽动教派情绪和搞流血事件，说他们不忠诚，不怀好意。这符合国大党的利益吗？”格希什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劝说别人向穆斯林联盟屈膝投降是国大党的政策吗？”

“我写的东西是有事实根据的。我听到他们演说，报上也有报导。我没有要他们屈膝投降，我也指出了联盟的错误。”布里辩解道。

“好啊，你真聪明！你是联盟的领袖，也是国大党的领袖。你到这儿教训上级来了。恕我言语不周，你竟敢教训到老子头上来了！”格希什大声责骂起来。

布里也很激动：“说老实话，我并不想在你这种扼杀真理的地方工作。”

“好吧！”格希什讽刺道，“既然你早就跟联盟谈妥了，就请便吧！我们这儿用不着叛徒！”

布里从椅子上站起来，愤怒地嚷道：“叛徒是你！”

格希什眼睛涨得通红，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钮，门铃响了。

布里继续说：“你在欺骗国大党，欺骗国家，欺骗人民！让你

的工作见鬼去吧！”

旁边屋子里的人不知道这儿出了什么事情，赶紧要听差的过来看看。

听差的还没有进来，布里已经打开门走出去了。格希什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嚷道：“把他赶出去，以后再也不许他跨进咱们办公室的门槛！”

八

布里被《辩护者报》开除的消息其它报社的人也都知道了。但是所有的报纸都没有报导这件事情。因为不同的报社虽然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宗教背景，但是记者应该遵守纪律这一点却是共同的。

纳伦德尔和阿瑟德等人做了很大的努力，想使拉合尔的记者们联合起来为布里的事情向《辩护者报》提出抗议。有不少副编辑和助理编辑对他很同情，想邀集所有的记者向《辩护者报》提出抗议。但是他们知道，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有勇气，都能团结一致。有些记者认为布里的文章虽然从道德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从工作情况来看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布里既然在《辩护者报》社工作，就有责任执行该社的政策。也有一些人认为布里的文章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此同志们想召开记者大会支持布里的计划最后失败了。

三月八日傍晚，由于骚乱扩大，帕迪门，德里门，赛德米塔和默金格等街区都戒严了。两天后的一个傍晚，同志们召开了拉合尔印刷工作者大会。在会上表扬了布里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而做的努力，并通过决议对《辩护者报》的无理行为表示

抗议。

大会是在莫里门附近围墙外面的树林里召开的。在会上发言的人很多。阿瑟德谈到布里的文学天才时说：“只有跟社会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才能成为模范的文学家与记者。”他还当场朗读了布里为《辩护者报》写的社论，并且说：“我们要问，这不是要求团结是什么？怎么能说这是反对别人与诬蔑别人？”

他宣布：“我们要把这篇文章寄给圣雄甘地，请他判决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有罪？我们希望《辩护者报》的老板会接受圣雄甘地的判决。我们的报纸向政府要求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我们要问：报社的老板给了新闻记者自由没有？难道自由只能给报社老板，除了报社老板和出版商外，别人都得不到新闻和出版自由？我们说，这样的出版自由决不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它只能为报社老板或者出版商的利益服务。”

阿瑟德还提出：“不要以为布里同志为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而提出的警告，以及他所做出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拉合尔的工人们应该敦促国大党，联盟和阿加利党，不要讨好英帝国主义，而应该互相协商建立新内阁，从总督手中把政权拿过来。”

希拉辛哈和普尔杜姆纳也都发表了演说。希拉辛哈说：“当然，印度斯坦独立的敌人是英帝国主义。它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制造纠纷，从而把印度控制在自己手上。然而在目前，那些把教派斗争引进印度政治的人是我们的最大敌人。现在印度的独立只有依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一致。如果有人想要依靠教派势力，在英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建立内阁，他们是得不到好下场的。”

普尔杜姆纳说：“朋友们，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阿姆利则今天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这个旁遮普的商业中心被火

烧掉了。在背后唆使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小洋房里下命令。而老百姓们却在烈火中煎熬。布里大哥为了保卫老百姓的神圣事业而勇敢无私地战斗。我们呼吁全国的记者学习他的榜样。有些人企图煽动教派情绪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们决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人民的幸福。工人阶级将永远为团结而奋斗。全国的工人都齐声赞扬布里同志为了恪守自己的职责而做的努力。布里同志万岁！”

布里听了这些演说深受感动，上台表示谢意。他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清了清嗓子说：“你们很尊重我的思想感情。我非常感谢。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的饭碗我宁愿不要。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是我们从外国奴役下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国大党一直为此而努力，今后也将为此而努力。我们的领导人苏帕什·鲍斯^①建立了独立印度军，从而显示了我们团结的力量。我发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大家都热烈地鼓掌。

同志们在得知阿姆利则发生了可怕的冲突和火灾以后，组织了一个和平宣传队到那里去。布里也跟他们一起去了。他看到那些被烧毁的商场心里感慨万分。人们听了宣传队的话以后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一天以前互相斗殴的人现在握手言欢，互道歉意。看到这种情形，布里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拉合尔，共产党人，主张团结的国大党人，社会党人和开明人士也开展运动，想通过团结建立社会秩序。很多地方开了会，铁路工人组织了保卫和平队。布里被邀请参加这些集会。

^① 苏帕什·鲍斯于1938年至1939年曾任印度国大党主席。他不同意甘地的观点，在1941年离开印度，到达仰光，与日本人合作，成立了所谓“自由印度政府”，并组成所谓“印度国民军”。

他也很愿意参加，因为他现在没有工作，闲呆在家里觉得很无聊。他在这些会上成了领袖和英雄。他因为自我牺牲而受人尊敬。对这一点他很满意。但是这种尊敬却不能给他带来生活必需品。自从他丢掉工作以后，他的父母一直很担忧。胡同里的人都很同情他。布里觉得自己就好像一根从树上被砍下来的树枝，上面的叶子和枝条都在慢慢地枯萎下去。

布里在普尔杜姆纳和阿瑟德等人的鼓励下，把自己在《辩护者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该报社如何对待他的详细情况写了一封信，通过挂号寄给圣雄甘地。他希望得到甘地的道义上的支持，从而使自己在政界大放光彩。可是三个星期过去了，甘地先生那儿渺无音信。同志们通过很多报社里党的同情分子出而，想替布里找到工作，可是没有任何结果。

布里现在没有收入了，不得不像没有工作以前那样生活。这使他经常觉得很难堪。前一段时期，他因为有一百卢比收入而赊购了一些东西，现在无法付款。这件事情也使他很揪心。

《辩护者报》社还欠了他二月份的薪金。他不愿意到报社去取。珀格德拉姆和莱克拉姆告诉他：格希什现在不愿意别人提到布里的名字，因此报社不可能把薪金送到他家里。他现在连出门坐马车，洗衣服和理发的钱都成问题了。他工作时把薪金的大部分都交给了母亲。即使那样，父亲和他赚的钱加起来维持家庭生活也不算宽裕。现在既然不能给家里赚钱，当然更不好伸手向母亲要钱。已经是夏天了，拉合尔的白领阶层都换上了白衣裤和白西服，这样就使得布里更加不好办了。

布里在这处境困难，心情不好的情况下经常想起甘娜格。前两次她在奈耶尔面前对他态度很冷淡。他心里很不舒服，想跟她谈谈这方面的事情。可是如果去见她，就得告诉她，自己已经

失业了，每个月一百卢比的收入被无理地剥夺掉了。他现在像暴风中的一片叶子，无依无靠地到处飘零。他想：与其在这种穷酸的情况下到甘娜格家去丢脸，还不如不去为好。

布里有工作能力，也有工作热情。他热切地希望工作，但是工作的机会却被剥夺掉了。没有工作就意味着吃不饱，没有足够的衣服和忍受失业带来的耻辱。他不可能再在拉合尔的报社找到工作了。他想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在没有得到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他没有勇气到别的地方去。他竭力控制住自己。比起没有到《辩护者报》去工作以前，他现在在文学界，新闻界和出版界稍微有些名气了。他决心自己独立地做新闻工作。

他写了两篇讽刺格希什的文章，一篇叫：《杂技演员》，还有一篇题为《大编辑先生》。《明星报》和《女魔术师报》刊登了这两篇文章。他得到了一些好评，但是每篇文章只有十卢比稿费。

他想：难道文学和艺术只值这几个钱？至少有四五千人会念过我的文章！但是他的理智告诉他：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钱。人们看他的文章只不过为了消遣而已。消遣的东西能值多少钱？如果他像一个走江湖耍把戏的人，为了让别人消遣，在围墙外的树林里念自己的文章或者小说，人们也许会把一两个拜沙扔进他的袋子里。这样一来，他的每篇文章或者小说也许能赚五十个卢比。可是作为白领阶层的人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他暗自好笑：没有钱还要讲面子！我就吃了这方面的亏。有了钱才会受人尊敬。我把作品卖给报社，报社把它卖给读者。如此而已。

他很失望，心里想：是不是我选择了挨饿的职业？艺术家和作家好比一只鼓，他的名声很好听，响声传得很远，但是肚子里却是空空如也。可是他面前现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他可以到

学校里或者铁路上找一个四五十卢比的工作。但是这样会使他更难为情。

作家的劳动或者说他的作品的主顾是报纸或出版商。吉尔塔里拉尔是一位出版商。他很尊重布里。但是，布里去他家当家庭教师时为了表示自己在经济上并不在乎而没有向他收学费。如果现在突然到他那儿去承认自己很穷请求他帮助，这对布里来说，还不如自杀来得痛快。

七八个月以前，吉尔塔里拉尔先生曾经向布里提出过，想看看他的小说集。布里由于自尊心的驱使，后来一直没有在他面前提过这件事情。他认为急于发表自己的小说是一种卑劣的做法。可是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想：对其它东西的尊敬只不过是一种客套，只有金钱的力量才真正受人尊敬。

布里认识光明出版社的人。他从那儿接受了一本英文小说的翻译工作。稿费是每一页八个安那。每当他因为戒严或者骚乱而不能出去时，就在家里埋头翻译。他一天能翻译二十几页，晚上一计算，心里很满意。这样做每天能赚十卢比，一个月可以赚到三百卢比。

他翻译了一个星期，译完了半本小说，送到光明出版社去，以为可以拿到七十五卢比。出版社的老板高斯穆哈默德对他的译文很满意，但是他们并不急于出版这本小说。他其所以让布里翻译这本书是为了照顾他这位文学家。布里没有说什么，因为他跟高斯没有什么私人交情。高斯答应过几天给他一些稿费。布里看出来，把这部小说赶紧译完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没有主顾的艺术是没有价值的。

又过了一个多月，旁遮普还没有组成内阁。政权依旧掌握在总督和他的官僚们手上。

穆斯林联盟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运动声势越来越大。达拉辛哈领导的反巴基斯坦联盟的声势也不小。有消息说：东旁遮普的穆斯林由于害怕而往西逃，西旁遮普的印度教徒也由于害怕而往东逃。人们都担心会出现可怕的分裂。在一九四二年的独立运动中，人们一听到刀，枪或者手枪等字眼，就会谈虎色变，吓得浑身冒汗。可是现在有不少人在收集刀子，长矛和枪。有些人把水管锯下来造土枪。有消息说：如果有人要保卫印度教徒和反对巴基斯坦，可以花一二百卢比从拉拉·马托·沙赫和苏克拉尔那儿买到步枪或手枪。要多少有多少。

虽然同志们和维护和平委员会的人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城里仍旧不断发生骚乱，而且还宣布了戒严令。大学里放假准备考试。父亲和哥哥因为外面很乱，不让达拉单独出门。她待在家里很烦闷，心里想：他们这些混蛋闹教派纠纷，互相争斗，让我跟着倒霉。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达拉出不去，布里也出不去。他一天到晚坐在家里写东西和搞翻译。

戒严令取消以后，同志们召集一些大会或者组织一些游行示威宣传团结。这些活动布里都参加。

达拉说她想听哥哥演说，要哥哥带她去参加这些活动。举行这种活动时阿瑟德总是在场，布里演说时他们两个人趁机在一块儿谈谈。大会结束以后阿瑟德总是送他们到波拉邦泰胡同，然后才经过快乐宫回家去。

布里很尊重阿瑟德。但是看到他跟达拉越来越亲近，心里有些不高兴。这使得达拉心里很不安。近几天来她觉得哥哥越来越急躁，非常爱发脾气。她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并不责怪他。她在他面前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达拉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布里已经一个月没有

到甘娜格家里去了。他很想念甘娜格，但是又觉得自己失业，没有脸见她，因此思想斗争很厉害，不知道该不该到甘娜格那儿去。他对甘娜格最后两次的冷淡态度很生气。这使他想起了关于甘娜格非常不检点的传闻。他想：她信誓旦旦地要终身不渝地爱我，而一下子又变得对我如此冷淡！甘娜格的“不检点”他已经亲身领教了。她现在大概又跟姐夫打得火热吧，这样的女孩子怎么靠得住。

布里对女孩子的“不检点”特别反感。他对甘娜格的不检点并不十分在意。他认为这正好说明他自己有魅力，而他还可以从此得到一些经验教训。可是如果他的妹妹不检点，就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耻辱。他必须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达拉也特别小心，生怕会出现什么破绽。

布里失业以后胡同里的人都很同情他，对报社老板的不公正行为表示遗憾。他们很难过，但是在他面前又没有什么话好讲。尔登的弟弟维杰伊很会唱歌，经常唱歌。不管什么歌，他听一次就可以学会。人们把他叫做胡同里的留声机。

布里早上在房间里做事。维杰伊突然高声唱起来：“你登上火车，列车员吹哨向你招手！”

他重复唱这一句。可是唱到“列车员吹哨……”时忽然停住了。他妈妈对他说：“你这个浑小子，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事。邻居的大哥失业了，你还这么大声唱歌。”维杰伊不敢大声唱，只得压低嗓门低声哼着。

这种为了表示同情而保持安静的局面两三天就过去了。他发现尔登、比尔辛哈和迪加拉姆经常避开他坐在台阶上秘密商量什么事情，他一走过去他们就不说了。布里很不高兴，但是他知道他们的秘密。他们都参加了反巴基斯坦联盟，准备阻止在

旁遮普成立巴基斯坦。艾德礼二月十六日发表声明和基杰尔辞职以后，是否成立巴基斯坦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协商和表决来解决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力量的对比。既然布里一直宣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他们当然不会接近他。

布里到高斯那儿去取翻译小说的稿费。高斯说他现在身边没有现款，三天以后一定给他。他还建议布里做另外一件事。他准备付给布里五百卢比请他编一本历史教科书。事情是这样的：大学教授沙赫先生选了三本英文的历史书，要用这三本书的材料写成一本三百页左右的乌尔都语历史书。书上署名的编者不是实际的作者而是沙赫教授。高斯准备付给沙赫教授八千卢比而付给实际作者五百卢比。别的作家都不愿意承担这件工作。

布里觉得这样做很滑稽，笑着说：“先生，教育工作的市场上也有这种黑市买卖？”

高斯毫不在意地说：“亲爱的，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生意。不是我做黑市买卖，而是大学教授要我做黑市买卖。八千卢比再加上署他的名，这就是把这本书定为教科书的价钱。我当然知道，你这样的青年写的书会比他的书好得多。可是我的朋友，如果不把它定为教科书我要它干什么？我不卖知识，我只卖教科书。如果我不干，吉尔塔里拉尔会付给沙赫一万卢比，我也要能够生活下去才行！老兄，住在煤窑里的人身上怎么能不黑？”

对布里来说，两个月能赚五百卢比是很吸引人的。可是写东西不署自己的名字似乎对自己的前途有些不利。高斯说：“好吧，你好好考虑考虑吧！我干脆告诉你得了，默斯乌德已经答

应了。我因为比较喜欢你的文章风格才向你提出来。你可以在星期五以前回答我。如果愿意的话，来取钱的时候把那三本书带去。这本历史书的报酬我会马上付清，一天也不耽搁。”

布里按照高斯约定的时间，星期五傍晚去取稿费。高斯在自己家里办公。他家住在莫里门内的努拉·皮什迪胡同。这儿的居民大多数是穆斯林，卖布匹和糖果点心的商人也都是穆斯林。傍晚时应该生意很热闹，可是现在市场上冷冷清清的，店铺都关门了。

布里一走进胡同就听见高斯的说话声，从开着的窗子里可以看见他。布里把手举到额头前向他打招呼。高斯也跟他打招呼。

客厅的门开了。布里问：“我能进来吗？”接着走进客厅。高斯没有说话，示意要他坐在凳子上。

高斯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怒气冲冲地跟旁边坐着的一个人在说话。布里进来以后那个人站起身来要走。高斯冷淡地说了一声“再见！”就让那个人走了。

今天高斯似乎很不高兴，态度很冷淡。虽然他平时在谈到稿费的时候总喜欢拐弯抹角，但是说话还是很和气。他总是对客人说：“请进，亲爱的！”“请进，尊贵的客人！”“请进，大人！”他白净的脸上飘着花白的胡须，涂着油烟的大眼睛闪闪发光。他经常用糖果、冷牛奶和茶点招待作家。他特别喜欢请人吃本街区弗杰尔丁店铺的冷牛奶和点心。他因为能用这些东西招待客人而感到自豪。客人走时他一直送到胡同口上，然后握手告别。

布里看得出来高斯对他今天的来访并不欢迎。但是他需要用钱，今天非把钱拿到手不可，于是勉强坐在凳子上。

高斯要布里坐在靠近自己的凳子上，捋着胡须低声说：“你是怎么来的？你没有看见市场里的情形吗？”接着生气地骂了一句。看了看布里的裤子，说：“你的这种服装最好了。看不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所以别人没有盘问你。可是我……”他又生气地骂了一句，捋着胡子说：“穆斯林的标记都贴在我脸上了。”

布里问：“店铺都关门了。出了什么事吗？”

高斯说：“愿真主宽恕他们的罪过吧！那边胡同口上有一个修鞋的人。他是北方邦的印度教徒，来这儿已经很久了。他们这些坏蛋把他杀了。我三点钟从那儿经过的时候看到他倒在血泊里，嘴里直哼哼。我心里一直很难过。他的尸体躺在地上四个钟头以后才被警察运走。”

布里问：“没有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吗？”

“我做过这样的好事情，但是没有好结果。这是你写小说的好材料，你可以好好地写一写。你星期一从我这儿走了以后，我为了莫赫辛的事情跟他一起到帕迪门去。我们看见一个不熟悉城里情况的锡克族乡下人被别人捅了一刀子，凶手混在人群里逃走了。我们把那个锡克人抬到马车上，把他送到帕迪门警察局，请他们送他到医院去。

“警察拦住我们说：‘他口袋里的钱和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我们大吃一惊，说：‘我们是为了帮助他才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你反而诬赖我们？’

“警官说：‘先生，这是骗子手为了避开嫌疑经常耍的老把戏。请您坐一会儿，等我检查完了你才能走。’

“看来事情变得有些麻烦了。我于是对警官说：‘好啊！你让我打个电话吧，我想请副市长巴格尔·侯赛因来这儿替我做

担保人！”

高斯笑了笑，继续说：“警官听了赶紧从凳子上站起来，向我赔礼，请我原谅他的鲁莽行为。他说：‘先生，哪儿能送这么多人到医院里去？警察长说过：你们干自己的工作，不要管这些闲事。谁要上医院可以自己去。搬尸体并不是警察的工作。政府部门的工作要正常进行才行。’”

布里说：“很明显，是英国人在挑拨！”

“这个北方邦的鞋匠就是他们的牺牲品。今天中午做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暴徒往清真寺里扔炸弹。没有炸到什么人。你想想：皮什迪胡同里住的都是穆斯林。清真寺周围的十几家也都是穆斯林。难道印度教徒从外面驾着飞机往这儿扔炸弹不成？难道这儿在白日闹鬼？可是这班傻瓜不管青红皂白把这个鞋匠杀了。他在胡同口修了四年鞋，现在突然想出来阻止成立巴基斯坦！真是活见鬼！”

布里静静地思考了一下，觉得这儿的环境实在太可怕，赶紧说道：“先生，我因为有急用，现在特地来取钱。”

高斯捋了一下胡须说：“好吧，这儿的秩序很不好，我送你一段路吧！”

布里等着取钱，说道：“先生，我该走了！”

“好吧！靠安拉保佑，我送你出去！”高斯说完站起身来。

布里提醒他：“先生，钱！”

高斯拍了拍里面衣服的口袋说：“哎呀，老兄，钱在我的口袋里。我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再给你。要不然如果路上有人把你打在地上，不知道钱是你的还是我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又不能从你口袋里把钱掏出来。”

布里觉得毛骨悚然，但还是镇静下来跟高斯一起走出来。

去了。”

“什么时候去的？”布里感到很意外。

“达拉来的时候这儿人很多，他们都一块儿走了。”

布里很恼火。现在非常需要达拉来帮忙，可是她却不在。他转身朝牛奶市广场走去，越想越生气。她怎么能这么干？她说是要来见苏伦德尔，到党部去干什么？

甘达的汽车已经从萨图拉姆胡同开走了。可能他们把甘娜格送来以后就回去了。布里又想了一个办法。他回到牛奶市广场，叫了一辆马车，打算把达拉从党部叫出来，让她到甘娜格家里去。自己坐在马车上等她们。他从家里出来时身上带了四个卢比，本来想带甘娜格到一家饭馆去痛痛快快地谈一次，可是钱都花在马车上了。

他上了马车，很快就来到共产党党部。下车以后，朝矮墙里的小洋房走去。在大门口碰到希拉辛哈和伯尔马南德。

布里问他们：“达拉和苏伦德尔到这儿来了吗？”

希拉辛哈回答说：“苏伦德尔在楼上。达拉来了以后就跟阿瑟德一起走了，说是你要找阿瑟德。”

“什么？”布里感到很惊讶。他迟疑了一下，说：“对了，我来得太晚了！”

布里不想多说话，上了马车。他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里想：我要找阿瑟德？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找阿瑟德？她一个人跟阿瑟德在一起？这是不是苏伦德尔出的主意？事情有些蹊跷！达拉这是搞的什么鬼？

他想：是不是应该上楼去问一问苏伦德尔？可是转眼一想：她也不会知道。

马车夫见布里不说话，问他：“先生，现在上哪儿去？”

布里想：不管他们上哪儿去了，反正达拉最后还得回到苏伦德尔那儿去。他于是对马车夫说：“到阿姆里塔拉去吧！”

马车夫听到吩咐拨转马头，对着马说：“孩子，走吧！你会得到好处！”然后把缰绳一抖，马就放开步子往前赶路了。

马车从维纳斯饭馆门口经过。布里大吃一惊，叫马车夫赶紧停车。原来达拉正从维纳斯饭店出来，走在她后面的是阿瑟德。

* * * *

达拉到苏伦德尔家里去，一踏上楼梯就听见很多人在说说笑笑。她放慢了脚步，上去一看：普尔杜姆纳，哈密德，久贝尔，久贝达，斯内赫和苏伦德尔都在。只有纳伦德尔和阿瑟德不在。苏伦德尔招呼达拉坐在自己身边。

哈密德对久贝达说：“你的包袱放在党部忘记带来，明天再去取吧！”

久贝达很着急，说：“哎呀，大哥，那里面有我的长袍。纳伦德尔要我跟他一起到帕迪门街区去。我非穿长袍不可。请你骑自行车去替我把它取来吧！我的好哥哥！”

“我的好朋友，快点去取吧！”普尔杜姆纳在哈密德背上敲了一下，夸了他两句，要他答应久贝达的请求，接着转过身来对苏伦德尔说：“现在请苏伦德尔妹妹给我们这些穷人每人喝一杯茶！”

久贝达不同意：“现在是喝茶的时候吗？”

久贝尔插嘴说：“他说得对，现在正是喝茶的时候。”

普尔杜姆纳说：“现在正是喝茶的时候。咱们还要到巴格万布拉去。难道让咱们的妈妈和姐姐把茶送到那儿去不成？咱们

要到那儿去建立平静的秩序，可不能把自己搞得很不平静！要死也得喝了苏伦德尔妹妹的茶再死。”

久贝达很不高兴：“你为什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久贝尔拦住久贝达，对她说：“你说你的表姐是自愿服务人员。可是她从伯哈沃尔布尔运来那么多步枪和手枪。难道用这些枪杀鸡不成？”

“好了，不要胡说八道了！”久贝达语气温和地责备他们。

苏伦德尔说：“我去跟妈妈说，要她给你们准备茶。我要跟达拉一起出去。”

普尔杜姆纳说：“哎呀！苏伦德尔，你不在这儿，我们大家喝茶有什么意思？”

苏伦德尔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说：“你是不是想把我当做茶叶泡在开水里？我要跟她……”

久贝达说：“哎呀！你们安静些吧！为什么总是这么瞎吵瞎闹？”

苏伦德尔说：“我不管你们，我要跟达拉一起到党部去。”说完挽着达拉的胳膊走下楼梯。

下了楼梯以后，苏伦德尔对达拉说：“阿瑟德大哥今天下午三点钟也到这儿来了。这些人都要到巴格万布拉去宣传和平秩序。他不能待在这儿，要到党部去值班搞组织工作。他要你到党部去找他。”

党部里，阿瑟德正在跟别人谈话，看见苏伦德尔和达拉来了，对她们说：“你们稍微坐一会儿吧！”

阿瑟德谈完话对大家说：“布里叫我去一趟，我过一二十分钟再回来。”

他跟达拉一起下楼，走到麦克劳德路，对她说：“你好像很着

急，怎么回事？”

“是的，我是很着急。”达拉没有多说。

“我前天和昨天都到苏伦德尔那儿去了，以为你会来，结果你没有来。以前我也去过几次。有一天我从你家胡同前面经过，没有来找你。因为我想：如果布里在家，他会一个人下楼来见我。如果他不在家，你大概不会一个人出来。”

“是的，”达拉清了清哽咽的嗓子，说：“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吧！”

两个人一起朝附近的维纳斯饭店走去。

走进饭馆，阿瑟德把一间雅座的帘子挑起来让达拉进去，然后问她：“要茶还是要咖啡？”

达拉摆了摆手说：“什么都行！”

侍者进来，阿瑟德向他要了两杯咖啡。

阿瑟德坐在桌子对面，伸出头对达拉说：“对了，你说吧！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发愁？”

达拉的全部痛苦与烦恼一下子从脸上和眼睛里涌了出来。“你把我带走吧！我已经从家里出来，再也不回去了！”达拉一下子把话全都说出来。她不能拐弯抹角地说话。因为她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性。

阿瑟德睁大了眼睛，张着嘴问她：“怎么回事？”

“我不能回家去。家里人正在准备嫁妆，想尽快把我嫁出去。伯伯不但不准我参加考试，还不准我出门。索姆拉杰还威胁我，说是如果我不跟他结婚，继续到外面来活动，他就要在大街上或者市场里当着别人的面羞辱我。今天我好不容易才找机会见到了你。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达拉说话时一直看着阿瑟德的眼睛。

阿瑟德咬紧嘴唇，右手抓着头发，胳膊撑在桌上，想了一会儿，说：“布里说什么话没有？他是不同意你跟索姆拉杰结婚的。”

“他没有说什么。自从失业以后他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他现在也积极地帮着家里人准备嫁妆。他的思想完全变了。一天到晚只想着自己的事情。”

“什么事情？”

“他现在失业。可能甘娜格家里人出来拦阻他们。他一直为这件事情很着急。”

“这么一来就更加……”

达拉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咱们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他没有勇气帮助我。以前还有些热情，现在连一点热情也没有了。”

阿瑟德挠着头考虑怎么办。侍者把咖啡送来走了。

阿瑟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达拉，现在怎么可能这样做呢？我一下子把你安排到哪儿去？这样做在其他人和党的同志中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闹得不可开交。普尔杜姆纳和久贝达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党到现在还没有批准他们，要求他们现在不要办事。你要知道，如果党不同意，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如果做了就会违反党的纪律。何况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也是极不明智的！”

达拉看着阿瑟德说：“那么我怎么办？我现在简直无路可走。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阿瑟德对达拉解释道：“我以前答应过你，现在仍旧答应你。但是我得请示。现在工厂里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使我们的工作前功尽弃。在这种时候你离开家能到哪儿去呢？”

“亲爱的，我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阿瑟德接着用旁遮普话说：“我希望现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咱们从现在起一刻也不分离。可是咱们的主观愿望并不能结束目前这场灾难。因此，说不定需要等待多久。四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也许要等一辈子。”

达拉低下了头。

阿瑟德继续劝她：“亲爱的，你要相信我。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索姆拉杰那个混蛋就不必说了。你的父亲和母亲现在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咱们目前陷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不是最大的不幸又是什么？十八小时之内死了九十几个人。有一个青年在工厂里被炸死了。我到他家去慰问。他去年才结婚，把妻子从乡下带到这儿。他妻子手上还有结婚时染的桃金娘颜色^①。他的母亲和新婚妻子捶胸顿足嚎啕痛哭。这一切现在好像还在我眼前。我亲爱的。现在只有忍耐，除了忍耐没有其它办法。鼓起勇气吧！我们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

达拉仍旧低着头，不说话。

阿瑟德问她：“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达拉说：“对我来说，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阿瑟德咬着嘴唇说：“亲爱的，不要这样说。死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死能够解决问题，我会比你先死，或者带着你一块儿死。现在死了反而更糟糕，会给别人带来生命危险。”

阿瑟德的语气变得深沉而严肃：“我相信，我们要得到的是自己的权利和正义。为正义而牺牲生命是一回事，由于害怕非正义而自杀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一定要不断地为正义而斗争。

^① 印度女人喜欢用桃金娘的叶子染手心和脚心。

如果要死，也得为争取正义而死，决不能因为害怕非正义而死。”

达拉仍旧不说话。

“你的意见怎么样？”

达拉揩干了眼泪说：“我不说了。走吧！”

“好吧，走吧！咱们不能在这儿待得太久。他们都在等咱们。可是你要答应我，你以后要忍受这一切。帮助我，也帮助你自己。”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

“亲爱的，你为什么这样说？到处都可以遇到主持正义和保护别人权利的人。我相信，你如果跟布里商量，他会帮助你对付目前这种险恶的处境。”

“很难说！”达拉咬紧嘴唇说，“我已经把家里人的态度和街坊邻居的态度全都告诉你了。他们都认为只有牺牲我才能保住他们的宗教，才能尽到他们的职责。”

阿瑟德考虑了一下，说：“达拉，不要这样说。不要给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跟目前的灾难斗争到底，要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障碍进行不懈的斗争。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坚强起来。”

达拉低头不语。

阿瑟德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用英语对她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勇敢地渡过这个难关。”

达拉摇摇头，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阿瑟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可以去找布里谈谈。他不能不出来说话。”

“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他以前向我下过保证。我因为相信他的保证才没有自己出面说话。现在他已经变了。他帮着别

设法经常跟你见面。”

达拉从椅子上站起来。阿瑟德走到她面前，把手放在她肩膀上。

达拉断断续续地说：“如果我还活着……哎，这是不可能的……”

达拉的眼眶又湿了。但是她咬紧牙关，控制住自己，从雅座里走出来。

阿瑟德到柜台上付款。达拉缓步向饭馆门口走去。阿瑟德付完款大步赶上来，替达拉推开大门。

他们走到人行道上，迎面过来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布里。布里早就看见他们了。马车停下来。布里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们。

阿瑟德大吃一惊，说了一声“你好！”朝他走过去。达拉心里很害怕，勉强控制住自己，低着头。布里从马车上下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阿瑟德问他：“你上哪儿去了？”

布里没有回答，转过脸去不理他。

阿瑟德虽然受到冷落，但还是想跟他谈谈，于是说道：“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喝了咖啡。”

布里仍旧没有说话。

阿瑟德用英语对他说：“达拉心里很着急，我们在这儿谈了一会儿。”

达拉仍旧低着头。

布里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惊讶和愤怒的情绪，斜着眼睛用英语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她是我妹妹，可是好像你比我更了解她。”

虽然他这话并没有直接说阿瑟德，但是阿瑟德听了很生气，说：“我并没有干什么坏事。何况哥哥不如外人了解妹妹也并不

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布里狠狠地说道：“好吧，我以后也要对她加强了解！”说完把脸转过去。

阿瑟德忍住气说：“如果你现在有急事，咱们以后找时间再谈吧！”

布里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说：“谢谢你！”

阿瑟德说了一声“再见！”就朝党部走去了。

达拉默默地站着。布里对她说：“上车吧！”

马车往前走着。布里越想越生气，叫马车夫挂上帘子，用英语对达拉说：“你这是要的什么花招？”

“我能要什么花招？”达拉忍受不了这种侮辱，表示反抗。

“你不是去看苏伦德尔吗？”

“我是跟苏伦德尔一起到这儿来的。”

“我并没有怀疑你跟谁一起到这儿来！”

达拉已经失去了一切，她再也不怕会丢失什么东西，因此不愿意忍受这窝囊气，说道：“你自己找不到人，我有什么办法，我哪儿知道？”

“那是我个人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布里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

“我这也是个人的事情。”达拉想，既然要说，就痛痛快快地说吧。

布里愤怒地说：“你要记住，你是由我负责在我的保护下出来的。”

“你不是为了替自己打掩护才派我到甘娜格那里去的吗？”

“你不是自己说要到甘娜格那里去吗？”

“我没有说过今天要去。”

“你以前说过要去！”布里说话不理直气壮，有点强词夺理。

达拉不说话了，布里也没有继续往下说。达拉坐在马车上，忧心如焚，活像一只被拖向屠宰场的牲口。她想一死了之，跳到来来往往的汽车下面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咯噔咯噔的马蹄声却把她带回家去。

布里怒气冲冲地说：“既然是这样，我以后不能对你负责。”

“那就再好不过了！”达拉顶了他一句。两个人又不说话了。

马车经过牛奶市广场的街道，没有朝萨图拉姆胡同去。在这种情况下布里不可能让达拉到甘娜格家里去。他很愤愤不平，认为达拉欺骗了他。

傍晚时什哈勒米门内市场上行人很多，禁止车辆通行。布里和达拉在什哈勒米门外下了马车。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讲，一直往前走。布里杀气腾腾，好像抓到了一个罪犯；而达拉却垂头丧气，活像一个被人抓住的罪犯。

戈宾德拉姆坐在台阶上抽水烟。拉姆卢帕亚坐在他旁边聊天。布里和达拉一前一后走上了楼梯。

布什巴帮着帕格文蒂趁天还没有完全黑的时候赶制嫁妆衣服上的镶边。乌莎在厨房里做饭。

布里进门后母亲对他说：“这么晚才回来？”

布里答了一声：“噢！”拿着围裙到走廊里去换。达拉进屋打了一个照面就到屋顶上去了。

旁遮普的城市里厕所所在屋顶上，因此从外面回来以后到屋顶上去是很自然的。达拉在屋顶上摆好一张床，躺在露天里。她现在不想继续活下去，也不想跟别人待在一起。

坐在母亲旁边的布什巴对布里说：“大哥，你带妹妹去逛了

一些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带我出去逛逛，好吗？”

布里一边叠裤子，一边回答说：“没有什么，没有闲逛，随便出去走走。”

“你现在嫁妹妹，准备送嫁妆给别人。我倒要问你，你什么时候去拿别人的嫁妆？”布什巴跟布里开玩笑。

布里回答了一声“唉！”语气很冷淡。

布里对达拉的行为很不放心，考虑该怎么办。他怕父母亲看出自己的心事，重新穿上裤子和鞋，说了一声“我很快就回来！”就朝楼梯口走去。

布什巴把线穿进针眼里，用牙齿咬出线头，看见布里又要下楼，忙说：“怎么回事？达拉不是在屋顶上吗？”

母亲对在自己怀里长大的孩子非常了解，正好像天上的飞鸟知道什么时候会起风暴，什么时候会下雨。她对布什巴说：“大概又吵架了。已经这么大了，脾气还跟从前一样。”

“哎呀！有什么事情值得吵架？”布什巴不相信她的话。

“哥哥说：从这边走。妹妹说：不，要从那边走。这样一来不就吵起来了吗？”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吵架。”

“哎呀！他们小时候就爱吵架，常常弄得我很为难。哥哥拼命打妹妹。妹妹也不示弱，用牙齿咬他，骂他。现在他们念了书，长大了，可是脾气还是很坏。达拉表面上很老实，不说话，可是心里可不简单！”

* * * *

自从布里上大学以后，即使很生气也没有动手打过达拉。偶尔打乌莎一个耳光，那也是在她十来岁以前的事。布里入狱以

